

蓬

萊

島

風

雨

打

不

倒

# 我的外青

# 黨春

## 黨外雜誌的故事

《臺灣政治》、《夏潮》、《這一代》、《富堡之聲》、《八十年  
 雜誌》、《在野》、《今日》、《新主代叢刊》、《在野  
 步》、《長橋》、《政治家》、《蓬萊島》、《鐘鼓樓》、  
 《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關懷》、《博觀》、  
 《前進》、《前進廣場》、《前進時代》、《前進世界》、《前  
 進每週一書》、《向前看》、《自由時代》、《先鋒時代》、  
 《民主時代》、《民主叢刊》、《開拓》、《發展》、《發揚》、  
 《民主天地》、《人權時代》、《公論時代》、《新聞時代》、  
 《爭鳴時代》、《新潮時代》、《台灣時代》、《捍衛時代》、

咱

要

出

頭

天

廖

為

民



## 廖為民

台灣雲林縣人，現居新北市三峽。逢甲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畢業。曾任書報社發行經理，出版社行銷企劃，雜誌社發行副理，書報公司總經理，出版社發行人，出版社社長，從事文化工作逾三十年。現在擔任「座家」。喜好讀書，逛書店，聊天，小酌，沉思。目前仍就相關「黨外」查扣與查禁書籍撰述中。



我的  
外青  
黨春

黨外雜誌的故事

廖為民 著

獻詞

紀念 家父 廖金茂 先生（一九二七—二〇〇七）

獻給 我敬愛的同胞

推薦序

# 藏書於民

林世煜

我的黨外青春

三十幾年前，國民黨對內控制，還當盛時。我們辦黨外雜誌，好像在佔領區打游擊，一站一站快跑前進。採訪、拍照、寫作、編輯、打字、完稿，到了天將光，火速送廠，製版、校訂、調色、上機、印刷、摺紙、裝釘。流水工序一廠傳過二廠，像游擊隊一村行過一村。第二天深夜，打包完成，趁著夜黑風高，堆疊裝車，銜枚疾走，穿街走巷轉上高速公路。漆黑的車廂裡亮著兩只火紅的菸頭，兩個單兵互相掩護，展開縱貫線聯勤大作戰。

不能開快車，若被攔下來，就前功盡棄。我們由北而南，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一站一站丟包。子夜前抵達的北部縣份，有些書店尚未打烊，老闆睡眼惺忪相迎，交談甚歡。夜漸深，路漸南，所到之處，大多鐵門深鎖。我們靜靜地泊車，把幾疊雜誌堆在事先交代的某處，好整以暇地，抽支菸再走。如此這般，一路到南台灣的屏東，從子夜到清晨，天都亮了。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還記得幾處抵抗軍的游擊基地。像豐原的三民書局，台中書報社，嘉義紅豆書局……

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台中書報社。印象中是幾名熱情的青年經營的。他們批發黨外雜誌，不像做買賣，比較像搞運動。大家互相看一眼，就覺得對味。其中廖兄為民，是最典型的熱血份子。他不但賣書賣雜誌，進而藏書藏雜誌，甚至自己開了出版社。

所以，得知為民兄寫了這本書時，我一點都不訝異。也該他把自己的藏卷清點一下公諸同好的時候了。為民兄做為一名民間學者型的藏書家，有他身為書商的豐富資源，更在於他有心有意，在國民黨的爪牙和網羅當中，搶救福爾摩莎抵抗史料的堅持。

為民兄也是昔日彼時代的人物典型，無時無刻目光赤赤在吸收空氣中任何反抗威權的訊息。儘可能地，他每一本雜誌都讀，每一場演講都聽，每一件公案都頭頭是道。直到很多很多年之後，他還可以幫政論雜誌校對老照片裡出現的人名。每個人他都記得。

他也記得我寫過什麼東西幹過什麼事，而且還留著紙本，真正鐵證如山。如今重讀，恍如隔世。在國民黨即將覆亡的前夕，翻閱三十多年來我們的世代親身經歷的血汗抗爭，和為民兄等，在人生的薄暮中，更盡一杯，笑看台灣人洗盡百年羞辱，不亦快哉。





推薦序

# 黨外的青春時代

邱振瑞

我的黨外青春

時代的變遷總是毫不留情把受眾推向遺忘的深淵，許多黑暗恐怖的歷史輕易地就被深埋在時間的土層，很少獲得關注和挖掘，更遑論熱烈的共鳴了。當話語者面對沒有共同歷史經驗的世代，他的述說很可能被視為草塘裡偶然漾起的漣漪。或許讀者不禁納悶，現實既是如此，尤其在大眾消費當道的時代，追求美食享樂和日常生活中，出版和撰寫被禁書刊的命運能有什麼影響？又有什麼價值意義呢？從工具理性來看，在這個時刻撰寫這樣的書籍，的確吃力不討好，不符合成本和行銷策略，沒有邊際效應可言，然而從價值理性出發，情況則有不同的發展。不消說，它很難獲得實質的利益，它卻是在展現作者不妥協的硬骨、不容青史化成灰的歷史學家般的精神了。以此角度閱讀這本書，或許將有豁然開闊的發現。

自從文字和印刷技術誕生以來，幾乎世界上所有的獨裁政權都仇視這些創造性的發明，害怕這些力量的批判與反制，他們若不能把它收編全部收平，就要展開逮捕行動，以及查禁銷毀的雷厲手段了。毋庸置疑，台灣知識出版界同樣經歷過國民黨統治的戒嚴時期，長期以來沒有言論自由，出版品受到新聞局嚴格的審查箝制，凡是批評或諷刺政府當局的言論，統統要被打成地下刊物。換句話說，國民黨政權不斷地濫用國家機器在圍砌看不見的高牆，目的在於把知識人困在其專制下讀書，而想獲取統局當局任何動態、時代的思想狀

況的民眾，只能冒險當秘密的讀者了。在這樣的境況中，其實台灣人民與生活在史達林政權下的蘇聯人民毫無差異，台灣民眾不許放言高談，不許借鑑進步的力量，即連家庭成員間的情感交流，只能悄聲或竊竊私語。

以歷史際遇和條件而言，本書的作者自是最符合寫作此書的理想人選了。

作者是資深的書籍流通和出版業者，平時既廣泛地閱讀，有關遭查禁的各類政論雜誌，全被他蒐羅和保存下來，期號刊別齊全幾無缺漏，在這方面，可說遠遠勝過國家級的史料收藏。最重要的是，他是「在場」的觀察者。他親歷過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蔭谷。有了這兩種奇妙的經驗基礎，其展示的歷史圖景自有其特殊的魅力。在我看來，本書的出版有多重的意義。儘管台灣已經進入二次的政黨輪替，民主的風潮方興未艾，轉型正義做得並不徹底，許多歷史罪惡沒有受到深切批判和清算，便走向看似幸福和平的民主社會，這終究沒能達至歷史創傷的超越與克服，頂多只是內傷外癒罷了。若果如此，它的出版在某種程度上，應該可視為是投向未竟的轉型正義的一束亮光。此外，透過他按編年史的史料鋪排和解析，也為我們勾勒出當時的政治風雲，還原出當年為言論自由奮戰的鬥士群像。當在我們考察現代台灣政治史的同時，這些都能為我們提供有用的線索。對於當年被查禁的書刊神奇地變成暢銷書熱潮的現象感興趣的研究者，同樣能夠從中得到某些啟發。

如今，這種歷史體驗已經很難領會，但願邪惡的統治政權以後不再復出。因此，就這個意義上，這本書的刊行如同考古學者般的史蹟發掘，再次引領我們的目光，提醒我們在以滑玩手機為尚的現代，不要忘記我們在作為秘密讀者的年代裡，曾經有過為言論自由的微光拚搏而坐牢的時刻，自由的話語權從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

小時候，因為父母在雲林鄉下小鎮開了家書店，看見警察三不五時都會來查扣禁書；稍長之後，眼見黨外雜誌與書籍，遭到警備總部蠻橫無禮的查禁與查扣，甚至連圖書館等都要清查報繳，因而衍生出一個很單純的想法：「警備總部如此『抄家滅族』式的嚴禁，那我個人就為台灣社會大眾盡一己之力保存一本，給以後的歷史留下一些證據。」

就是這樣的想法——讓以後的人得以知道黨外人士在一九七〇～一九八〇年代極力爭取民主與自由時，他們在精神與物質上為我們承受了多少污蔑與壓力，只是為了傳承民主與自由的香火。

大學畢業、服完兵役，為了蒐集的方便與優惠的折扣（批發價），一腳踏入書報社行業，成為銷售人員，有更多的時間必須面對警總文化檢核小組人員猙獰的面孔及傲慢的態度，令我更看不慣這些人的囂張行為，被迫更同情黨外。

一九八〇～一九八四年舉家北遷之前，我已蒐集了大量的黨外雜誌與查禁的書籍。在台北，仍然在出版社擔任行銷業務，更能齊全的購買、閱讀及保存。就這樣雜誌與書由台中北上，待過板橋、內湖區、中正區、文山區、新店、三峽，像家人一樣陪我過了三十多年。

現在呈獻在各位讀友面前的是，從一九七五年八月《臺灣政論》創刊號起，經《夏潮》、《這一代》、《富堡之聲》、《長橋》、《八十年代》、《美麗島》，「美麗島事件」後由《進

步》、《深耕》系列、《關懷》、《政治家》系列、《千秋評論》、《前進》、《自由時代》系列、《新潮流》等，再受到「民主進步黨」成立、解除戒嚴、開放報禁後，資訊自由傳遞的禁忌消失後，才日漸沒落，最後只能「休刊」的過程。

歷代黨外前輩們努力爭取自由、追求民主的艱辛過程，也已成爲「台灣歷史」的一部份，更期待有心人士能再進一步涉入這塊尚待開拓的領域，使黨外前輩們的奮鬥讓更多新生代們有機會了解與體會，一棒接一棒爲台灣民主及自由奠下更深遠的根基，成爲我們的生活方式，這是我們的共同願望。

回憶從加入書報行銷工作行列開始，我蒙受太多友人的力助，讓我有機會一點一滴成長，如：引我入行的台中書報社翁天培社長；教我「先做朋友，再做生意」的遠流出版公司王榮文發行人；讓我更懂得悲天憫人、疼愛地球的《人間雜誌》創辦人陳映真；賜我機會去實踐理念的流通書報行銷公司陳克寧董事長；三十多年來陪我一路走過坎坷與逆境而不斷鼓勵我的信義書局林家成夫婦、翻譯名家林憲政、前衛出版社林文欽社長；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創會理事長張維邦教授夫婦、洪謙德教授夫婦、黃進藤夫婦、陳文賢教授夫婦、旅日作家黃文雄、作家楊碧川先生，及很多默默助我和家人成長的朋友，您們的愛心，我銘感五內。

本書的出土，要謝謝邱振瑞的提議與應援，百忙之中又蒙賜序，感激不盡。林世煜和胡慧玲夫婦是我敬重的兄嫂，對我助益甚多，而身為《自由時代》週刊第一和第二位發行人的「提頭來見」的勇氣，在一九八〇年代肅殺氣氛中，更為令人敬佩！更謝謝你們的賜序。志峰兄和允晨同仁的幫忙，使得本書順利出版，感激你們的辛勞。

最後，謝謝父母生養之恩及耿直、良善的教育，教導我正直、講理、擇善固執的個性，雖無「大發」，但也平安過日，盡本分做台灣國民。更謝謝我家的太座寶玉及一對可愛的子女，他們是我勇往直前的動力。另外我的兩位妹妹及妹婿，他們在照顧父母上分勞解憂的用心，是我萬分感激的。

謝謝您的耐心閱讀完它。

廖為民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父後八年於三峽



目錄

contents

0 0 4	推薦序——藏書於民◎林世煜
0 0 8	推薦序——黨外的青春時代◎邱振瑞
0 1 2	自序——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0 1 8	引言——民主的啟蒙
0 2 6	1. 《臺灣政論》
0 3 6	2. 《夏潮》、《這一代》系列、《富堡之聲》
0 5 0	3. 《八十年代》與《美麗島》
0 6 4	4. 《今日府會》、《新生代叢刊第一集》、《在野雜誌》與《在野評論》
0 8 8	5. 《深耕》雜誌系列
1 0 6	6. 《鼓聲》、《春風》、《進步》
1 1 8	7. 《長橋雜誌》、《政治家》系列
1 4 2	8. 《蓬萊島》系列
1 6 2	9. 《八十年代》系列
1 7 2	10. 《關懷》雜誌

11. 《博觀》雜誌及《博觀叢書》 178

12. 《前進》週刊系列 186

13. 《自由時代》系列 200

14. 《新潮流》系列 216

15. 李敖系列 220

16. 其他黨外雜誌 226

尾聲 230

附錄一——參考書目 235

附錄二——黨外雜誌簡要年表 241

引言

# 民主的 啟蒙

那一年，我小學四年級，十歲。家鄉在雲林濁水溪畔的小鎮，父母親於街上市場裡開了一家書店。

由於當年的鎮民代表選舉，市場內的叔伯們起鬨，覺得需要有位代言人來為市場裡的大夥兒們爭取福利，便開始尋覓適當人選及評估當選機率。大家認為國民黨提名「婦女保障名額」的警官太太實力較弱，如果推出女性人選較有機會當選。

眾人商議遂推派媽媽出來競選，因為媽媽中學畢業，口齒清晰，待人有禮得人和，加上經營的是文化事業，眾人紛紛向父親遊說。父親一開始不願家人涉足政治，因此對所有說客一概拒絕，直到有人放出「開家小書店，無錢無勢，憑什麼選鎮代？」等侮辱性言語，父親遂決心讓媽媽以「無黨籍」參選。想不到一群烏合之眾的市場助選團，竟讓媽媽以第二高票當選鎮民代表。

當選當夜，鄰居友人恭賀當選的鞭炮聲不斷，國民黨的民眾服務站主任也到書店來祝賀，並邀請媽媽加入國民黨，父親面對民眾服務站主任的邀請答應考慮，待服務站主任離開後，他卻將國民黨入黨申請書直接丟入垃圾桶內，這一幕令我印象深刻，也成為我民主啟蒙教育的第一課。

回想一九六〇年，蔣介石在媒體所營造的全民擁戴的氛圍下，於三月二十一日當選第

三任總統。「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本屆地方選舉研討會」於五月十八日集會台北，決定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籌組新政黨（中國民主黨），並預定在九月底成立。蔣介石遂下令於九月四日逮捕《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兼新黨發言人雷震，十月八日以「包庇匪諜罪」判處雷震十年有期徒刑；十一月二十三日照案覆判維持原刑。再加上李萬居的《公論報》因財務不佳，遭到國民黨籍台北市議會議長張祥傳強買而失去主導權。這是「一石二鳥」之計，一則令《自由中國》停刊，二則使新政黨因群龍無首而不敢貿然成立。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八日，蘇東啟「台獨案」爆發，株連三百多人，使得民間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同年十月份，李敖出任《文星》月刊總編輯，以〈老年人與棒子〉一文（四十九期），引發社會各界及國民黨的文化抓耙子的注意。一九六二年五月《文星》五五期點燃「中西文化論戰」，一直延燒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文星》九十八期後，遭到停刊一年處分為止。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台獨同心社案，「台獨第一烈士」陳智雄被判處死刑，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被國民黨槍決。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台大教授彭明敏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三人因為〈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遭國民黨秘密逮捕，引發國際輿論一片嘩然，蔣介石遂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日將彭明敏特赦，但仍對彭實施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監控；彭教授於一九七〇年一月三日在友人協助下成功偷渡出境。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在「吾三連」之後，當然「照例連」的第四次出任總統。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爆發，台北市議員林水泉等二百四十七人被捕，後來分別判處十五年、感化等徒刑。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康寧祥當選台北市議員，正式踏入政壇。同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增額立法委員、國大代表選舉（終身職），黨外有黃信介、郭國基、洪炎秋等三人當選立法委員。

和許多人一樣，對於上述發生在我年少時期的黨外運動與政治事件，我當時不僅漠不關心，也幾乎毫無所悉。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統治和洗腦下，人民被強迫灌輸「永懷領袖（蔣總統）」及「忠黨愛國」的思想，一切從事非國民黨體制運作下的黨外政治活動及黨外人士，皆被貼上汙名化的標籤。當如今的台灣人都可以享受到民主的果實之際，卻已鮮少有人記起當年的黨外人士，是如何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對抗冷血的黨國機器；如何搖起

手中的筆桿，迎戰國民黨壟斷的媒體與官方蠻橫的干預。當年的黨外人士不分省籍、不分族群，甚至不分統獨，即使理念不一，卻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實現台灣的民主，在此最大的公約數之下，他們時有爭執，但也攜手並進，撫今追昔，那雖是一個艱困的時代，卻也是一個令人懷念的時代。年少的我萬萬沒想到，日後在懵懵懂懂的求知過程中，竟開啟了我長期對「黨外」刊物的閱讀、關注，乃至親身參與並大量的收藏。

從小一開始，放學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寫功課，寫完之後不能下樓玩耍，就開始讀童話故事與成語故事，無形中養成我一生偏好閱讀的習慣。留存的童年記憶裡有：李萬居先生最後一次參選省議員在故鄉拜票時的萬人空巷，人民自動歡迎的鞭炮聲不絕於耳；台灣國臨時政府大總統廖文毅返台投降後，他的母親去世時，出殯儀式冠蓋雲集的空前盛況，在鄉下小鎮也造成轟動。

會知道李萬居先生實屬偶然，因為在父親抽屜中找到一本《鈕司》雜誌（即英文的NEWS）和幾本《自由中國》半月刊，似懂非懂的亂讀，加上耳聞大人們對李萬居先生的高評價，以及對《公論報》被國民黨霸佔而憤恨不平。李先生病逝之時，消息傳到鄉下，大人們盡是不捨及不滿，但也只能將其埋在心頭深處。《自由中國》半月刊則是更深奧難懂，只認識了「自由」兩個字。

國小五、六年級的日子，就在表姑丈水輝老師的國語及算術課上的測驗、小考、月考、期考、班考、年級考、鎮考、縣考等「考試」中，焦頭爛額的度過。每星期最期待的是星期日下午三點到晚上的休息時間。毛澤東在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那一年，我剛好小學畢業，參加台中市初中聯合招生考試，僥倖的考上私立衛道中學初中部。一個鄉下小孩就如同劉佬佬進大觀園般的，由偏鄉小鎮進入花花綠綠的都市。

衛道中學是隸屬天主教會的學校，外籍的神父、修士們遠從加拿大法語區的魁北克省來到台灣，為教育台灣人而努力。他們視學生如子女，除教學外，也輔導學生們的品行，照顧住校學生們的生活起居，他們像父親、大哥般陪伴學生們成長。因為是西式教育，比較不同於東方方式的嚴父教育，啟發學生們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這樣的教育對學生們造成很好的影響。

初中畢業後就直奔衛道高中部，高一下因為急性肝炎，父母親為方便照顧而將我轉學回到西螺高中（今之西螺農工）就讀高二，身體康復後除了愛打籃球之外，也和同學們似懂非懂的讀起志文出版社出版的叔本華和尼采的哲學書。當然，畢業後就只能拿著父母辛苦賺來的新台幣直奔「台大補習班」上課，可惜當年的三專仍以幾分差距落榜。後來回到台中補習，第二年猶名落孫山。幸運的是在兵役上抽到「補充兵役」，遂考上省立台中商



專夜間部企業管理科就讀，白天在台中市稅捐處打工。因為喜愛閱讀，空閒常逛公園路及中華路的舊書攤，買一些自己喜歡的書，更透過好友李文欽介紹而認識了當時宏昌書局的老闆翁天培夫婦，他除了開書店外，同時也在公園路巷口擺攤專賣新書，更擴大了我的閱讀範圍。

舊書攤上買到的《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讓我更勤奮的閱讀，同時更加同情及激賞這些前輩們的努力，因而也更關心台灣未來的走向，從此大量閱讀成為我的嗜好。更因為太平路租屋室友羅子、老古、小林及雅南的鼓勵，陪他們參加當年的中部大學夜間部聯合招生考試，幸運的羅子考上中興大學、老古與小林考上東海大學、我考上逢甲工商學院，雅南則不幸落榜，但他隔年也考上逢甲經濟系。

當時因為台中商專早已註冊開學，遂回鄉秉告父親，家父要我放棄中商學籍，轉赴逢甲修習大一。我在家裡的雜誌找到《臺灣政論》創刊號（封面標示第三版），亦因而展開閱讀黨外政論雜誌的旅程。四十年來，這些政論雜誌陪我由台中、板橋、東湖、古亭、景美、新店、三峽飄移遷居而不分離，只因為當初我以為由於警備總部大量查扣銷毀，所以我應該盡力為台灣人留下一份歷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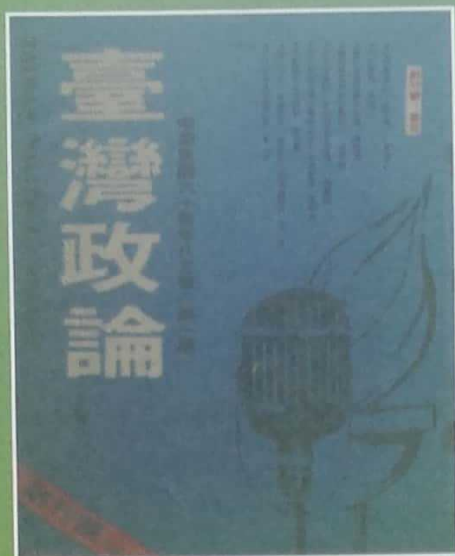
以下就是四十年前開始的故事。



chapter

1

# 《臺灣政論》



《臺灣政論》是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九年遷台後，第一本由台灣本土精英創辦與主導的政論性雜誌，更是以後一系列黨外政論的先鋒。由於《臺灣政論》結合戰後新一代精英從事反對運動，所以被視為黨外運動的起點。

《臺灣政論》由康寧祥立委（一九六九年當選台北市議員，一九七二年當選增額立委）於一九七五年請黃信介立委（一九六九年增補選之終身職立委）擔任發行人，他自任社長，由前《大學》雜誌主持編務的張俊宏任總編輯，姚嘉文律師擔任法律顧問。在當年五月向台北市政府新聞處提出登記申請，七月申請通過，八月《臺灣政論》正式創刊。後來又加入前礁溪鄉長張金策、政治犯黃華任副總編輯。

康寧祥在《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一書中談到：

《臺灣政論》的名稱起先不是這樣，我向台北市政府新聞處第一次申請的名稱是「台灣公論」，希望它將來成為台灣的公共論壇，主管官員聯想力很豐富，說「公論」的東洋味太重了，希望我換一個，我換成「臺灣正論」，公正的正，還是不被接受，直到改成《臺灣政論》才獲許可。

康寧祥在回憶錄中亦提到當時隱身幕後的作者群：

林鐘雄（台大經濟系教授）、蔡政文（台大政治系教授）、蘇慶黎（夏潮雜誌總編輯）、陳鼓應（台大哲學系教授）、王拓（作家）、黃順興（立委）、郭雨新（省議員）、葉榮鐘（林獻堂秘書）、王詩琅（台灣史前輩）、李慶榮（政治犯）、張化民（政治犯）及年輕一輩的作者。

《臺灣政論》創刊號出版不到三天，印刷兩版全部賣光，加印至第五版一共五萬本。筆者手中保留的是第三版（即中南部到第三版才發行下來）。

國民黨政府的中華民國之國際地位，是依賴美國軍事與經濟援助才得以應付中共的壓力。但是到一九七〇年代，尼克森政府上台後，宣佈將與中共改善外交關係，國府失去美國的保護傘，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表決阿爾巴尼亞排我案，結果是：七十六票贊成，三十五票反對，十七票棄權而獲得通過。中共正式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隨後更失去聯合國各附屬機構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席位。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並和周恩來總理共同簽署〈上海公報〉，支持北京的「一個中國」政策，此舉使得國民黨政府失去了「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正當性。同時在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的外交原則下，只要友邦國與中共建交者，立即與

其斷交，蔣政權在一九七一年七月五年斷交四十二國，而只建交東加一國。

黃信介在創刊詞〈我們想做的〉談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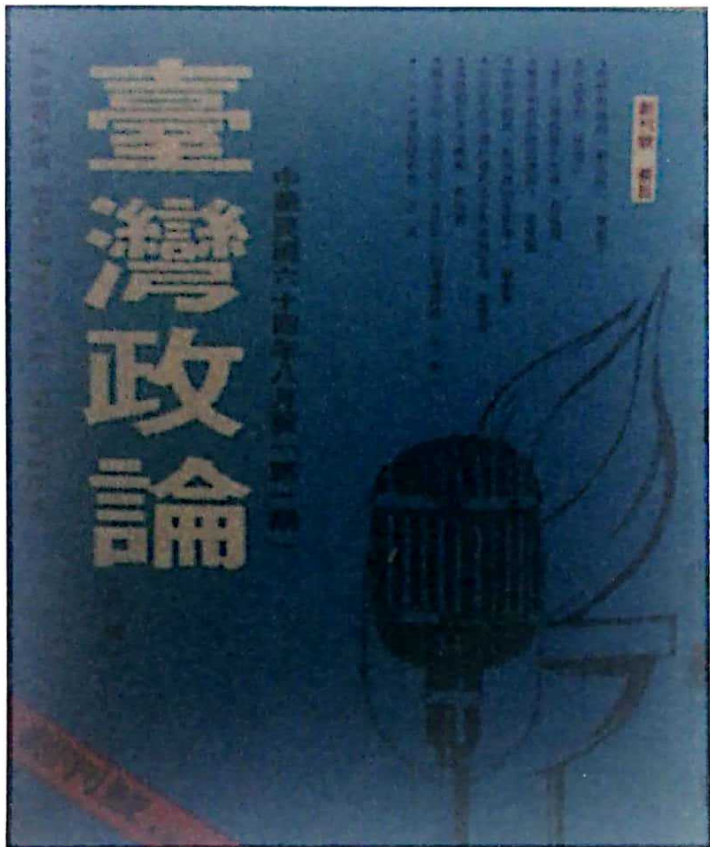
石油危機給予島內經濟沉重的打擊，至今尚無復甦的跡象。蔣公過世，中南半島潰敗，菲律賓、泰國與中共建交，一連串的事件，迫使我們面臨一個新的艱難的局面。在這一新的艱難的階段裡，我們只看到執政方面的想法與要走的方向，而民間方面始終沒有一個園地來反應他們的要求和希望，若能匯聚廣大民眾的意見使官方與民間的反應得以交流配合，這對維持社會的生存發展必定會有好處的。現在該是搭起民間輿論發言台最適切的時候了。

《臺灣政論》是一份立場超然的民間刊物，它雖無任何黨派色彩，但卻可以包容各種黨派的意見，只要有益於國計民生，只要能促進大眾的安和樂利，不同的意見都可以在這裡充分的提出來討論，我們誠心地闢出這一塊園地，希望我們這種開朗的胸襟能博得朝野各階層人士熱誠的參與和支持，共同為我們的處境，為我們的將來，用我們的心血來灌溉它。

《臺灣政論》更宣稱要繼承《自由中國》、《時與潮》、《文星》及《大學》等雜誌批評當道、爭取自由與民主的傳統，「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徑上、在閉鎖的環境中所造成

的諸種不合理的事項」，發揮「掃除髒亂」的功能。

《臺灣政論》每期封面都有一把象徵自由的火炬和一支代表廣播的麥克風，即是表示搭起「民間輿論發言台」，對外傳播「爭取自由與民主」的言論。第二至第四期封底印上「台灣——你愛我愛大家都愛政論——你論我論大家都論」標語；第五期封底則印上「民主·自由·人權永遠放出光芒！」充分展示出「民主」、「自由」與「台灣問題」是《臺灣政論》言論的重心和主要方向。



《臺灣政論》被視為黨外運動的源頭。

它的每期文章大致分為「專論」、「放眼世界」、「政情評述」、「大眾心聲」、「人物介紹」、「草野閒話」、「讀者論壇」等欄目，關心的層面很廣泛。已故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在〈美麗島事件與台灣民主運動的轉折〉一文中指出了《臺灣政論》的言論大致



有六個面向：一、開始思索台灣未來；二、批判大中國意識；三、批判一黨獨大，主張政黨政治；四、主張新聞自由；五、選舉言論可以批判國策；六、主張解除戒嚴。

台大政治系呂亞力教授在〈台灣的反對黨：民進黨的發展〉一文中，對《臺灣政論》有過如下的評論：

《臺灣政論》文章的品質一般都相當高，故該刊的發行不僅給予反對黨影響新興中產階級有效的工具，而且使社會大眾相信其為一個值得信任的負責團體。此外，該刊把政治體系與政策作深刻的檢視，並按民主價值作批評，此使得執政當局承受相當的壓力。

國民黨深知媒體的力量，因而積極管制，將報紙數量控制在三十一家自己人手中，並且透過黨政力量的運作，以正式（法令）或非正式（勸說）的各種手段，來操控各種媒體，壟斷傳播資源。對於黨外雜誌，常透過要求登記、審查、扣押、沒收、勒令停刊、盯住印刷廠、巡查書報攤銷售據點等手段，設法掌控發行量，令其只能有限度的流通在反對人士與少數讀者之間，而使得異議刊物不致因發行量增加、讀者增多，擴張刊物的影響力，更可因此造成黨外人士在財務上的損失。

《臺灣政論》風起雲湧的影響力，加上結合本土人士集體參與政治的力量及舉動，瀕臨蔣經國所能容忍的極限，更是考驗國民黨的耐心。在十二月發行的「選舉特大號」，同時刊登姚嘉文〈憲法與國策不可以批評嗎？〉、陳鼓應〈早日解除戒嚴〉、郭雨新〈被遺忘的社會——人道主義所不能容忍的軍眷問題〉及邱垂亮〈兩種心向——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等極具挑戰性的文章。

一九七五年增額立委選戰結果，當時以「黨外」名義參與而當選的有康寧祥（台北市）、黃順興（彰化縣）、許世賢（嘉義縣）等，黨外前輩郭雨新則由於國民黨縱容提名之候選人大肆買票，加上製造郭雨新大量廢票而落選。台北市政府新聞處則以發表在《臺灣政論》的〈兩種心向——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一文：內容宣傳台灣人要想當家做主，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在台灣本土人民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的獨裁政權；第二是台灣人民團結起來奮鬥爭取早日和祖國和平統一等言論，涉嫌觸犯內亂罪及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情節嚴重，依據「出版法」予以《臺灣政論》停刊一年的行政處分。警備總部、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國民黨社會工作委員會、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法務部調查局等七個單位，成立專案小組處理「臺灣政論事件」，最後決定辦人。

一九七六年一月，《臺灣政論》駐北美地區總代表賴義雄等十五人發起簽名運動，要

求台灣當局保障言論自由。留美學生同時在美國五個城市發動示威遊行，包圍駐美大使館及領事館，呼籲國民黨政府以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處理此事，更寫信給蔣經國，希望撤銷停刊處分，尊重《臺灣政論》成員和作者的人權，不可藉故迫害或拘捕。

這項舉動令蔣經國為首的國府當局有所顧慮，因而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姚嘉文四人遂無事。一九七六年七月，國府以「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情節嚴重」為由逮捕黃華，軍事法庭處以有期徒刑十年。張金策的舊官司又被重新提出，張遂於一九七七年五月在國內外友人協助之下偷渡出境，流亡海外。

蘇慶黎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一書中，受訪指出：

《臺灣政論》雖然只有幾期，但對台灣歷史來講是一個滿大的分水嶺。雷震被逮捕後，台灣只能夠透過每隔幾年舉行一次的選舉，表達一點反對的氣息。到了《臺灣政論》，台灣的民主政治開始進入比較有計畫、有步驟、有策略而且比較有理論系統的反對運動；這種反對運動不只是一個純粹選舉的運動。台灣戰後成長的一代也開始正式介入；我們這一代的意識形態已經跟郭雨新那一代很不一樣，雖然我們的結合點也是對抗國民黨的絕對統治。從《臺灣政論》之後，不管有沒有選舉，這個反對運動都可以透過辦雜誌來持續。

許瑞浩在〈《臺灣政論》的初步分析——以「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為中心〉一文中，指出其貢獻：

一、《臺灣政論》起於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對促進「自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發展產生作用。

二、《臺灣政論》成為黨外雜誌的典範，為以後的政治反對運動定下基調。

三、在《臺灣政論》實際參與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對往後政治反對運動所採取的幾種主要運動方式，如參與選舉、議會問政、發行雜誌、群眾運動及街頭抗爭等，都已充分運用，或預示其運作可能性。也在某些方面顯示了反對運動與國民黨政府互動關係的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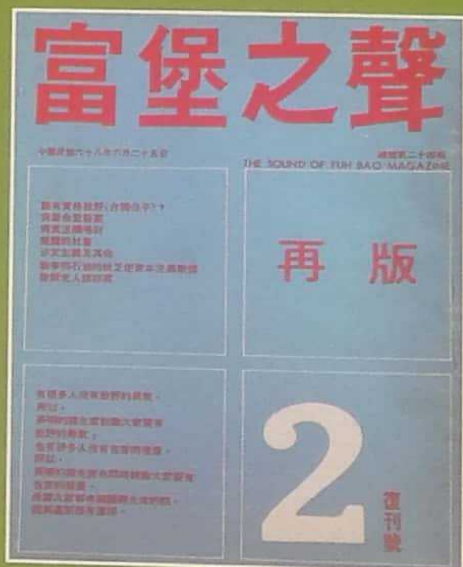
四、對於政治反對勢力與反對運動而言，《臺灣政論》證明黨外雜誌除了宣傳、啟蒙的作用外，還兼具招募人才、訓練成員、籌措財源、組織動員等功能，並提供一個可資團結凝聚的組織核心，使反對運動能夠發揮集體的力量。

《臺灣政論》就像一把鎖匙，雖然小，卻可開啟一扇重要的門，通往充滿各種可能的廣大領域，而這個領域不只是政治的，更是知識的。艱困的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已呈「大江東流擋不住」的趨勢了！

chapter

2

《富堡之聲》、《夏潮》、《這一代》系列、



## 《夏潮》

真正接觸並長期閱讀《夏潮》，是經過友人介紹的一九七八年八月的第二十九期開始，一直閱讀到一九七九年一月的三十四、三十五期的合訂本（警備總部查禁並處停刊一年），同時也從台中的舊書攤，尋找到《夏潮》、《大學》、《文星》及《自由中國》等的舊雜誌，購買回來閱讀。

《夏潮》的靈魂人物蘇慶黎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口述歷史中，談到辦理《夏潮》雜誌的緣由：

辦《夏潮》是一種機緣。……觸發我接辦《夏潮》的原因，是《臺灣政論》垮了，人又被抓了。我辦《夏潮》的最大心願，是藉此刊物把整個台灣的社會跟歷史展現出來；另外，要進一步介紹世界局勢，像東西方的鬥爭、南北關係，以及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和公平正義等問題。當時我認為，雜誌的內容不能只停留在言論自由的層面，應該更深刻地挖掘



問題，所以我想找一批思想比較深刻的人一起做這個工作。

在我的概念裡面沒有中國與台灣的對抗。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不可能不關心你腳踩的這塊土地跟你周圍的人群；如果你還關心更遙遠的人，或者一個抽象的統一，而這抽象的統一裡面沒有你周圍的這些人群命運的變動，是不可能的。我當時思考到整個台灣的民

夏潮三十四期、三十五期合刊號，終因「美中建交」被停刊一年。



主化，應該要把台灣的歷史、鄉土展現出來；我認為這是民主的一個基礎。我們社會應該縱向地知道它的整個歷史，同時也應該展開一個橫的了解。我認為抹煞一個地方的歷史就等於抹煞一個地方的人民，就是徹底抹煞那個社會；這是國民黨的統治方式。在當時，談台灣史是一個很大的忌諱，我認為談台灣史本身就是對這種統治的一種對抗。

《夏潮》標榜「社會的、鄉土的、文藝的」，因而專欄分別為「社會·經濟·政治」、「世界之窗」、「文化思潮」、「歷史·鄉土」、「文學·藝術」，展現了明顯的社會主義傾向。它突出台灣和中國的民眾抵抗史，對外國資本在台灣扮演的買辦角色提出批判，指出農民及工人所面臨的困境，號召建立更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同時將台灣和第三世界的命運聯結在一起。

包澹寧 (Daniel K. Berman) 在《筆桿裡出民主：論新聞媒介對台灣民主的貢獻》一書的第七章〈黨外政論雜誌〉將《夏潮》和《臺灣政論》作了比較：

回頭看去，政府能允許《夏潮》出版兩年半，而不是像對《臺灣政論》那樣只許其生存短短六個月，可能有以下幾點原因。第一，《臺灣政論》強調外省人與台灣人的區別，

已經模糊地透出了台獨氣息，而《夏潮》則強調兩個中國應該統一。第二個理由是，《夏潮》對政府的批評大體上是學術性的和抽象的，極少像《臺灣政論》及其先驅那樣猛擊要害。最後，《夏潮》主要是一本學術雜誌，並不認真組建民眾性的組織，這使得政府官員覺得它不像《臺灣政論》那樣有威脅。

《新生代》月刊第九期（一九八三年一月）刊載的〈又見「夏潮」——與蘇慶黎談「夏潮」復刊〉，蘇以一九八〇年時沒有復刊是因為當年的政治氣壓太低的緣故（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發生美麗島事件，一九八〇年二二八發生林家滅門血案）。加上《鼓聲》與《春風》都很快被停刊，後來有類似的《大地生活》及《暖流》發行，遂無理由再辦同性質雜誌。如今，它們相繼休刊，為了廣大讀者需求，我們決定《夏潮》復刊。但礙於法律規定的時效限制，只能用《夏潮論壇》登記。

《夏潮》一貫的政治立場是民族主義、反對帝國主義，主張中國應該統一。她仍然保持堅定的立場，毫無動搖。

至於對台灣史的探討能否在新刊物中延續，她給了肯定的答覆：過去《夏潮》為了保衛台灣人的正確形象而積極推動保衛台灣歷史的正確性，的確花了不少功夫，比如刊登日

據時代的文學作品、文獻等。在今天，當「台灣史」還處於被歧視、被歪曲的情況下，還我台灣歷史真面貌的責任，身為台灣子弟，可以說是責無旁貸的。因此，在未來的《夏潮論壇》，我們一定會繼續探討台灣史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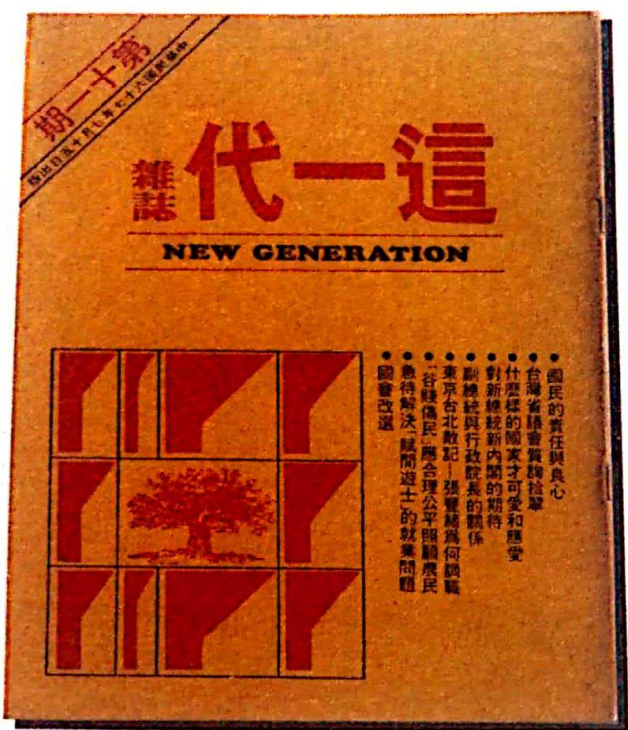
《夏潮論壇》於一九八三年二月創刊，蘇慶黎仍擔任總編輯，但在發行十一期之後，於十二月休刊。一九八四年三月，《夏潮論壇》革新版出刊，蘇慶黎擔任榮譽社長，至十一月號出版九期後又休刊。最後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出刊六期至七月號停刊，從此走入歷史。

## 《這一代》系列

《臺灣政論》的繼承者是一九七七年七月創刊的《這一代》，緣起於張俊宏有一次在黃信介家中認識了手持雜誌登記證的陳黎陽（軍人出身），由張俊宏出任總編輯；黃信介從第十三期（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開始出任社長，編輯工作主要由林正杰與賀端蕃負責。第十六期一篇〈特權向法律挑戰〉的社論，令其遭到停刊一年的處分。

《這一代》雜誌的文章來源比較廣泛，有黨外的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林義雄、邱義仁、林正杰等人，加上孫亞夫（民社黨）、李璜及李公權（青年黨），及受人敬重的陶百川等人，可以說是當時非國民黨人士抒發理念的刊物。

《這一代》的備胎刊物——《青雲》雜誌於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創刊，已經由陳黎陽問空檔的重要黨外雜誌。



主導言論走向，至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行第十一期後遭到查禁，一九八一年三月

永久停刊。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五日，《這一代》第十七期復刊，陳黎陽主編，雖然標榜是月刊，但是出刊日期非常不穩定，到第三十四期（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後自動停刊。

## 《富堡之聲》

一九七八年二月，新聞局宣佈雜誌暫停申請登記一年（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富堡之聲》原本是屬於農業方面的雜誌，該雜誌創辦人洪

誌良透過立委黃順興的介紹，找來陳菊、林正杰等人負責編務。陳菊等人為了讓黨外可以

多一個發言管道，遂協助其轉型為政論雜誌。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正式推出「革新號第一

期」，由〈編者的話〉一文，充分展現陳菊等人主導該刊物的走向，強調幫助民眾認識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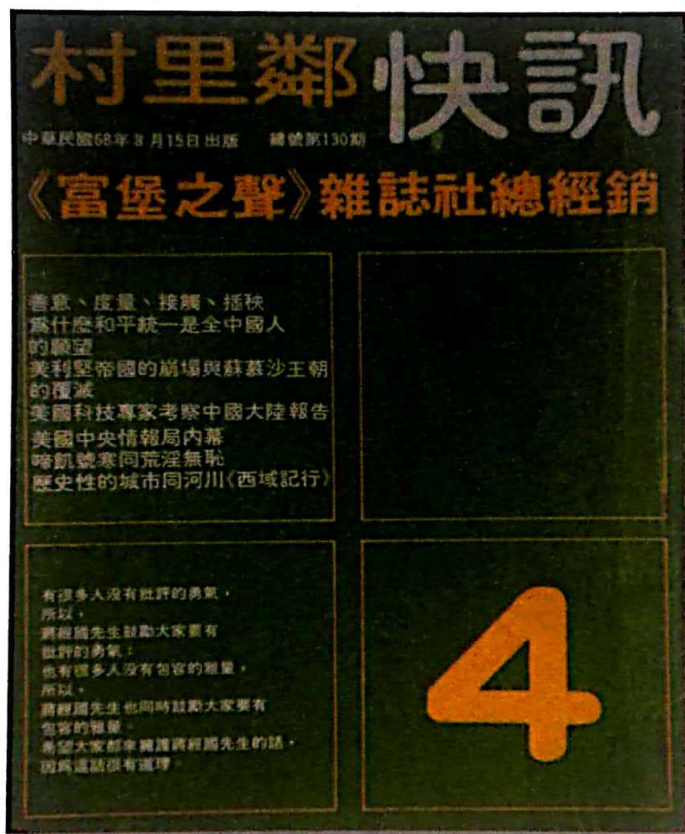
讓人民了解自己的權利與義務，除了依憲法來監督政府以外，也坦誠指出辦刊四大宗旨：

一、護衛憲法。二、打破一切惡勢力。三、挖掘社會問題。四、加強經濟建設。但在五月十二日遭警總查禁，五月二十五日被以「與發行旨趣不符」遭停刊一年處分。

雖然遭停刊處分，洪誌良仍然於六月出版《批評的勇氣》雜誌書，卻一樣遭到查禁。他仍以黨外名義投身參選一九七八年立委選戰，再出版《良心之聲》雜誌書募集選戰費用，可惜選舉因「美中建交」而延期。

停刊一年期滿，洪誌良找來《中國時報》記者李慶榮擔任執行總編輯，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推出《富堡之聲》復刊一期，六月二十五日推出復刊二期，七月二十日出版復刊三期。復刊三期後又被停刊，八月十五日再以《村里鄰快訊》（雜誌名下標示斗大的《富堡之聲》雜誌社總經銷）之名義出刊第四期，同樣遭到停刊處分。

復刊後的《富堡之聲》的特色



《富堡之聲》擬藉《村里鄰快訊》還魂，但仍被查禁。

是：除了為中下階層的弱勢族群講話，更高舉「統一」大旗。洪誌良在復刊一期的〈復刊詞〉一文中，大談其與警總間的來往，由後來觀之，早已部署好引黃信介進入陷阱的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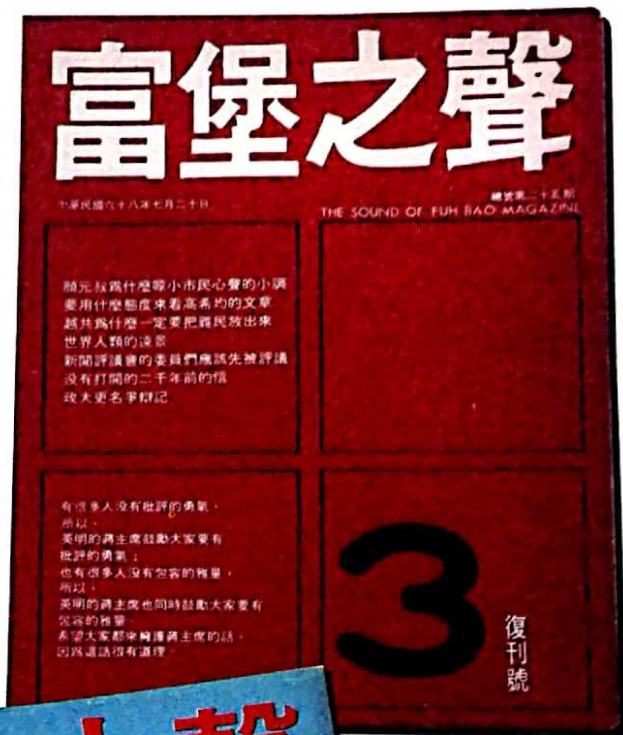
洪誌良在一九八五年七月出版的《洪誌良歷劫歸來》一書中，自曝法務部調查局如何吸收他當線民，鼓勵他參選立委之外，更要他向調查局提出計劃書，如何「以雜誌為掩護，俾便於為調查局工作」。因為他不滿一九七九年私赴中國，為求自保而咬出黃信介亦投資購買鰻魚苗，應是大功一件，卻仍遭牢獄之災，因此將內幕公開。

康寧祥在《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一書中，對洪誌良有如下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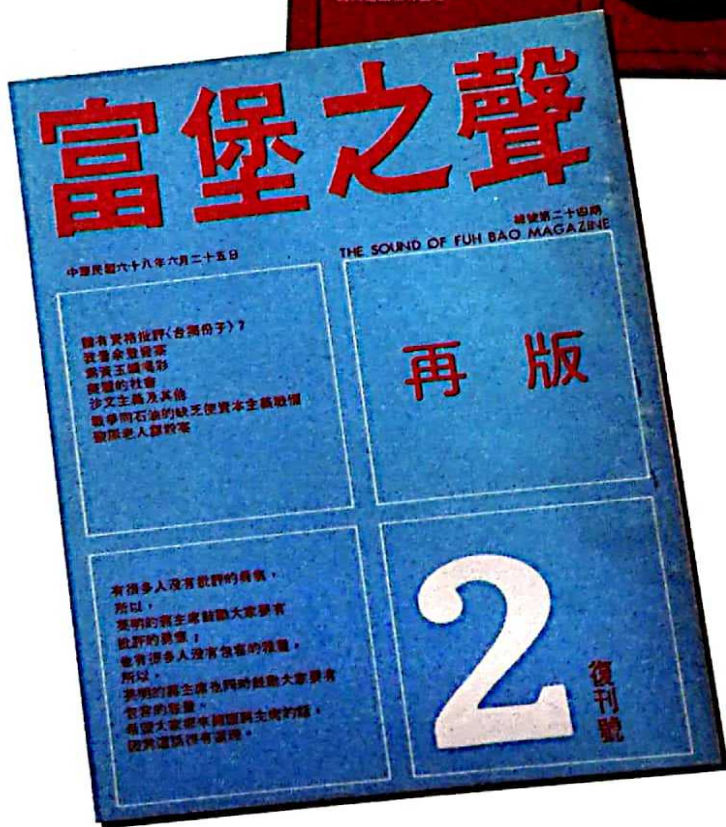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八月八日，警總主持的「一二一〇安和專案」檢討會中充分顯露出來，那場會議由調查局主任秘書翁文維提出報告，歸納「突破案情的關鍵」有如下的敘述：「本案偵辦之初，從外表觀察，僅係群眾性之暴力事件，由於上級之正確政策指導，辦案人員旺盛之工作精神，僅憑洪誌良、多喜彥次郎二人有限之證據，予以有效運用，細密追查，終使黃信介供承，確藉洪誌良與匪勾搭，利用《美麗島》雜誌社合法之組織，掩護其顛覆之非法活動，妄想假借群眾暴力事件之逐步升高，以達到推翻政府之目的，本案由於突破此一案情關鍵，而使『美麗島』集團份子不法活動之陰謀，真相大白，奠定全案法辦之基

礎。」

原來破案的關鍵是先有「上級之正確政策指導」，才從一九七九年八月三十日（「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前三個月又十天）就被抓的《富堡之聲》負責人洪誌良身上找到捏造黃



《富堡之聲》是情治單位找人投入黨外，再利用其來出賣黨外人士的「典型」特務手法。





信介「與匪勾搭」的機會，而將一件「從外表觀察，僅係群眾性之暴力事件」，升高為「意圖顛覆政府」之「叛亂」行為，這樣的「政策指導」是誰的政策？沒有蔣經國點頭誰敢有這樣的政策？

洪誌良被抓的時候，《美麗島》雜誌才創刊第三天，什麼分社、服務中心，什麼活動都還沒開辦，但在調查局這些蔣家爪牙的論罪腳本裡，已經是黃信介所領導的「叛亂集團」了，之後《美麗島》雜誌相關的群眾性集會、座談、茶會等總共十四場，幾乎都是在填補他們的腳本留白罷了。

類似這樣將黨外與「共匪」胡亂拼湊在一起的腳本，還只是蔣經國佈局的一部份而已，他的「安基專案」不只要抓黨外人士，還要抓得讓人民信服支持，而且還由外交單位提供情報，警總配合辦案輕重，讓友邦雖不滿意但也不得不諒解，以至於讓那些在美國國會為台灣人權、民主仗義執言的議員愛德華·甘迺迪、李奇等，無法對國民黨政府形成足夠的政治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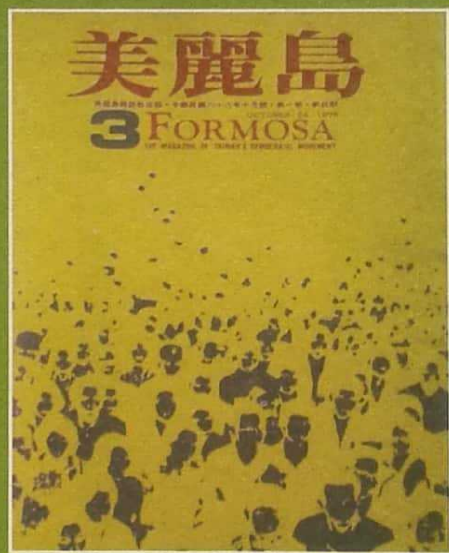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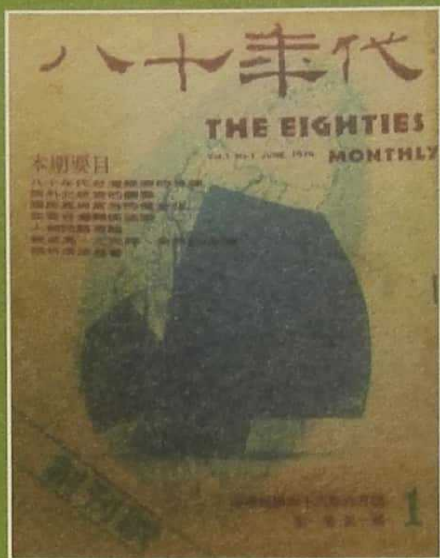
洪誌良早就是被調查局吸收的外圍份子，不管他後來做何辯解，他作證，讓黃信介成為勾結共匪、陰謀顛覆政府是事實，他跟黃信介怎麼搭起鰻魚苗生意，我不清楚，不過我差一點就走入他背後情治系統預設的圈套，則是至今無法忘懷的記憶。

這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案例，國民黨政府的情治單位找人投入黨外，等取得信任之後，再利用他來出賣黨外人士，由此可見蔣經國如此細膩的特務手法。你說這恐不恐怖？

chapter

3

《八十年代》  
與  
《美麗島》



## 《八十年代》與《美麗島》

我的黨外青春

52

一九七八年年底，因「美中建交」而臨時喊停的選舉，並未削弱黨外凝聚的力量；黨外人士於十二月十六日，聯名發表「社會人士對延期選舉的聲明」與「一二二五黨外國是聲明」，要求從速恢復選舉活動，以及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軍隊國家化、解除戒嚴，堅決主張台灣的命運應由一千七百萬人民來決定。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余登發、余瑞言父子以「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之名，遭警備總部逮捕；黨外人士於二十二日緊急集會，並發表〈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指責國民黨當局「在全民一致要求改革聲中，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素為民眾所敬重的余登發先生父子，這種軍事統治與特務統治傾向的加強，以及政治迫害的手段，都是我們絕對無法容忍，而堅決反對到底的。」以許信良（桃園縣長）為首的黨外人士齊聚余老故鄉（高雄縣橋頭鄉），更步行抗議、分發傳單、張貼標語，成為國府遷台實施戒嚴後，首次的政治性示威遊行。

國民黨政府遂以許縣長擅自前往南台灣，參與示威遊行，廢弛縣長職務，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送請監察院察查。監察院於四月二十日通過彈劾，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遭處分停職二年，七月一日生效。

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雜誌登記申請暫停一年的行政命令到期，康寧祥提出《八十年代》月刊的申請獲准，於當年六月一日創刊。黃信介以「聖國」雜誌為名，被以發行旨趣籠統而退回，後再改名為「台灣風雲」、「美島」仍不被同意，最後改用《美麗島》申請才獲准，並於八月創刊。陳鼓應申請《鼓聲》雜誌獲准，但於九月六日創刊號出版不久，即遭停刊處分。王拓以「努力」為名提出申請，但因其《健康與衛生》月刊被處分停刊一年，不得另行申請，他改用詹朝立為發行人申請，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才創辦《春風》雜誌，甫出刊二期，即隨「美麗島事件」而陪葬了。

《八十年代》創刊號提醒讀者：「大家還記得《臺灣政論》所造成的震撼人心的熱潮嗎？」「請大家來參與、批評、指導和支持。」更邀請《臺灣政論》未收到退款的老訂戶與它聯繫，可以要求退款，也可以用那筆錢訂閱《八十年代》雜誌。它告訴讀者，新雜誌基本上是老雜誌的復活，只是改了個名稱而已。《八十年代》由康寧祥任發行人兼社長，總編輯是江春男（筆名司馬文武，前中時國會記者、自立晚報專欄作家）。陳永興醫師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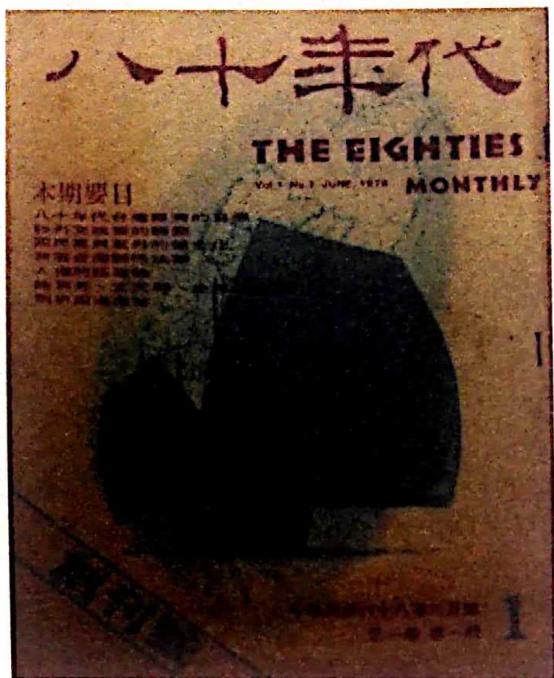
結合一批大學教授（林鐘雄、鄭欽仁、李永熾等人）任雜誌幕後智囊及撰稿人；法律顧問有張德銘、姚嘉文、林義雄，後來加上蘇貞昌、謝長廷等人。海外總代理是賴義雄，石秋洋任海外發行執行秘書。康文雄長期擔任發行經理，他是政大外文系畢業，文采機靈，幽默而令人深思，是《八十年代》的老大哥及核心領班。

參與編輯工作者，多屬新生代：李筱峰、劉守成、田秋堇、廖仁義、林濁水、徐璐、謝明達、蕭裕珍、林蒼祥、陳浩等人，可說是群雄並起，個個才學飽足，富理想有熱情，對時代關懷，充滿使命感。

《八十年代》雜誌登記獲准後，鄭欽仁、李永熾以為光辦一份雜誌是不夠的，應該再辦出版社來出版叢書，才能完整傳達言論自由、政黨政治的道理，於是再辦了《八十年代》出版社，找來陳忠信、周渝、范巽綠、賀端蕃等人，編輯「自由中國」選集：《地方自治與選舉》、《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反對黨問題》等四本書。其中最荒謬的是《反對黨問題》一書被查禁，其內容完全採自己出版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當時未曾有一篇被查禁，後來編輯成書，反而被禁，真是荒唐至極。

一九七九年六月，《八十年代》創刊號的〈發刊詞〉闡述：

八十年代就在眼前，我們要撥開雲霧，迎向前去，以我們的智慧共同來塑造這個新年代。……我們深信，這是一個集體參與的時代，是一個群眾智慧的時代，不是一個敲鑼打鼓、捧拜英雄的時代。在變動的世界中，我們不願被任意擺佈，我們必須爭取生存的權利。在不利因素加劇的時節，我們不能因驚慌而退避，我們必須開創安全生存的機會，這種權利和機會不屬個人，而是全體國民的。我們必須覺悟到，只有透過參與才能把許多個人對權利和機會的主張，融合成整體的權利和機會的主張……。



《八十年代》在「美麗島事件」爆發前的七期雜誌裡，發揮專業編輯能力，有計劃的對台灣當時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分別製作了專題，如創刊號「人權報告」、第二期「禁書大觀與言論自由」、第三期「專訪許信良」、第四期「談台灣的前途」、第五期「民主教育的危機」、第六期「台灣經濟發展的回顧與檢討」、第七期「回顧與展望——台灣發展的歷史」等。此等編輯格式與專業程



度，為後來的黨外雜誌立下一個好典範。

同年八月中旬，《美麗島》雜誌創刊，黨外龍頭黃信介擔任發行人，發行管理人姚嘉文和林義雄，社長許信良，副社長是黃天福與呂秀蓮，總編輯張俊宏，總經理施明德，編輯委員會成員有魏廷朝、王拓、蘇慶黎、呂秀蓮、謝三升、謝秀雄、黃天福、黃煌雄、姚嘉文、林義雄、許信良、施明德、張富忠、陳忠信、陳博文等人。另外以社務委員形式，網羅全國各地重要的黨外人士六十餘人，組成社務委員會。

黃信介在發刊詞〈共同來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一文中，說：

今年是決定我們未來道路和命運的歷史關鍵時刻，動盪的世局和暗潮洶湧的台灣政治、社會變遷，在在逼使我們在一個新的世代來臨之前，抉擇我們未來的道路。歷史在試煉著我們！

玉山蒼蒼，碧海茫茫，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是我們生長的家鄉。我們深愛這片土地及啜飲其乳汁長大的子民，更關懷我們未來共同的命運。同時，我們相信，決定我們未來道路和命運，不再是任何政權和這政權所豢養之文人的權利，而是我們所有人民大眾的權利！

我們認為：在歷史轉捩點的今天，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讓民主永遠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在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對中華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貢獻，更是我們新生代追尋的方

向。



《美麗島》雜誌銷售突破十萬本，締造黨外雜誌銷售的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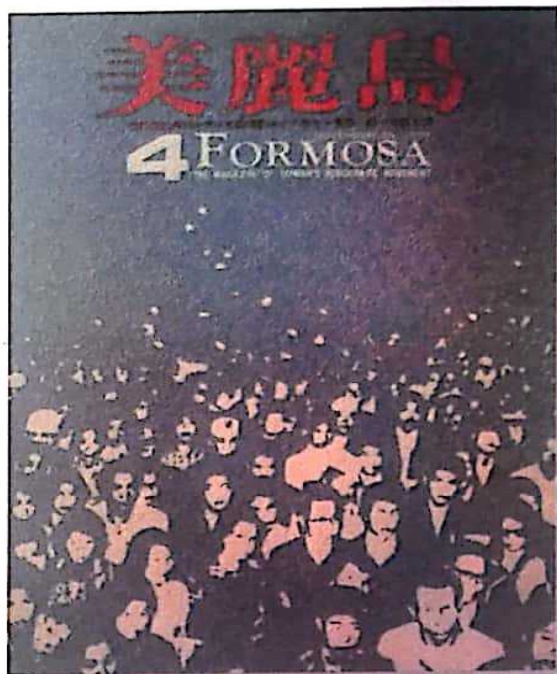
《美麗島》的最大特色，不在其為文論政，而在於其結合黨外公職人員和非公職精英人士，將之組織化的企圖心。它的台北總社，就是「黨外黨」的總部，各地的服務處則是分支黨部，因而有「美麗島政團」之名。施明德在「美麗島案」審訊過程中，即承認：當初成立《美麗島》雜誌，就是要搞一個「沒有黨名的黨」。

《美麗島》雜誌在編輯上，從「黨外政論」、「國是」、「省市政情」、「國際時事」、「財經」、「農工」、「法治人權」、「海外專欄」等的多元內容，不比《八十年代》遜色。

它多次登載黨外立委或省議員質詢內容與動態及當時的黨外活動，更針對時事舉辦座談會並刊登其內容（如第二期「選罷法草案」、第三期「中小企業問題」、第四期「勞工問題」等）。

《美麗島》雜誌創刊號發行達六萬五千本，第二期發行八萬七千本，第三期發行近十萬本，第四期發行達十一萬本。這種空前的銷售量，反映的是人民求新求變的心態，難怪國民黨政府會膽戰心驚。它的封面是以私辦政見發表會時人山人海的群眾為構圖，象徵《美麗島》雜誌不只是黨外人士的機關刊物，同時也是一份走群眾路線，引領群眾追求民主的雜誌。

《美麗島》雜誌是份黨外宣傳性刊物，黨外五人小組以雜誌社作為發展組織的基礎，大眾則將其視為推動選舉運動的刊物。短短數月之間，它成立十一處雜誌服務處，用來推



《美麗島》雜誌要搞一個「沒有黨名的黨」。

銷雜誌、擴大美麗島政團勢力，建構全國網絡；同時在海外的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設立經銷點。

九月八日，《美麗島》雜誌社在中泰賓館舉辦創刊酒會。極右派《疾風》雜誌社與反共義士等在會場外的敦化北路上發表「聲討叛國賊陳婉真」宣言，高呼「愛國有罪嗎？」等示威口號，抨擊陳婉真在美國絕食

抗議官方取締《潮流》是叛國行為；更以愛國者自居，批評美麗島人士的叛國意圖。警方只將雙方隔離，姑息《疾風》雜誌社的惡意行為，拖到晚上八點，黨外人士才自組自衛隊保護弱小，方得以脫困。其後，十一月十六日美麗島高雄市服務處遭五名青年惡意搗毀；十一月二十九日，黃信介北市服務處和美麗島高雄市服務處都遭人襲擊。十二月四日，美麗島總社接到恐嚇信函；十二月七日，美麗島屏東縣服務處遭到利斧襲擊。一連串的跟蹤、襲擊、破壞，加之警方辦案遲緩拖延，破案遙不可及，更令黨外人士人人自危，憤恨難安，與國民黨衝突對立的態勢，已經一觸即發。

十二月九日晚上，為宣傳十二月十日在高雄市舉辦「人權之夜」活動，宣傳車四處廣播；當宣傳車行至鼓山二路和綠川街口時，被警方攔阻，美麗島義工姚國建、邱勝雄與警方理論，反遭警車衝撞，只好趴在擋風玻璃上以求自保，卻被警方抓往鼓山分局，遭到一陣踢打。後來經由黨外人士與鼓山分局長宋國璋談判，拖延至凌晨一點多，警總南警部才同意放人。黨外人士對警方的蠻橫作風，早已憤恨不平，心生不滿。十日一早，已擬妥「為一二〇九事件告全國同胞書」，控訴國民黨政府藐視人權的暴行。

十二月十日是世界人權日。美麗島雜誌社選定在扶輪公園舉辦「人權之夜」的演講，但申請一直未獲批准。軍警單位在當日下午已在公園四周架上拒馬和鐵絲網，不讓黨外人士出入。

南區警備司令部司令常持琇中將到高雄火車站等待黃信介搭乘十八時五分抵達高雄的自強號火車，兩人在火車站貴賓室溝通，准許「人權之夜」舉行。黃抵達美麗島高雄市服務處時，群眾點燃火把正準備出發。十八時五十分，先頭車隊和群眾沿中山一路前往大港埔圓環，進入圓環後，憲警封鎖中山一路、中正四路與南台路，車隊動彈不得，只能就地開始演講，安撫人心；二十時十分，姚嘉文、施明德等人身披寫有姓名的彩帶進入圓環邊新興分局中山路派出所，要求憲警讓出一條路，使他們能到達扶輪公園舉行晚會，但憲警

單位虛與委蛇遂至談判破裂；二十時四十分姚、施等人離開派出所。

姚、施等人回到車隊，發現已被憲警包圍在圓環內，動彈不得，加上憲警打出催淚瓦斯，現場更加混亂，形成「未暴先鎮」的情況。姚、施遂決定將人車帶回美麗島高雄市服務處，就沿著中正四路至南台路口與一批包圍憲兵發生衝突，後轉入瑞源街，再左轉大同二路，途中小摩擦不斷，回到服務處，就地展開演講、呼口號、唱歌，來控制群眾情緒。二十二時二十分，當群眾靜下心來聽演講時，憲警開始再打催淚瓦斯，因而爆發群眾奔逃、造成與憲警互毆局面，到凌晨才告平息。這是俗稱的「美麗島事件」或「高雄事件」。

十二月十一及十二兩日，國民黨政府利用媒體大肆偏頗報導「美麗島雜誌社」人士具暴力傾向和叛國意圖，偽造憲警人員被毆傷、住院的慘況，用來激發社會大眾的憤慨，醞釀逮捕、更製造抓黨外人士正當化的理由。

美麗島人士雖然也在十二日下午在台北總社召開記者會，說明群眾並沒有動手打人，而是憲警封路包圍，使用催淚瓦斯，造成群眾情緒激動與之發生衝突；但面對國民黨政府排山倒海般的媒體抹黑，輿論已經一面倒，遂成強弩之末。十二月十三日清晨五點，展開全國大逮捕。在信義路林義雄家及二樓施明德租屋處，逮捕陳菊、呂秀蓮、林義雄三人，施明德則趁混亂之際逃離現場。另外姚嘉文、張俊宏、魏廷朝、王拓、張富忠、陳博文、

陳忠信、楊青矗、周平德、紀萬生、邱奕彬、蘇秋鎮等近百人均遭逮捕或約談。

十二月十四日，警備總部行文立法院，經老立委鼓掌同意後，再至民族西路拘捕黃信介立委。施明德經過近一個月的逃亡，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八日被捕，協助他逃亡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長老林文珍、張溫鷹、林樹枝、許晴富夫妻等都受牽連入獄。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日，警備總部在經過二個多月與世隔絕、漫無天日的偵訊調查後，發佈將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呂秀蓮、陳菊、林弘宣等八名主犯軍法起訴；其他楊青矗、陳忠信等三十七人交付司法審判。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林義雄妻子方素敏赴警總軍法處參加第一次調查庭。中午時，方素敏打電話回家都無人接聽。方遂請田秋堇回家看看。田在二點前抵達林家，入內發現林家大女兒奂均受傷，立刻連絡父親田朝明醫師並打一一九呼叫救護車，將奂均送到市立仁愛醫院急救。

《八十年代》雜誌社離血案現場較近，接獲田醫師通知，林濁水、康文雄、司馬文武、林世煜先後趕到。可惜，林母游阿妹及雙胞胎女兒亮均、亭均三人都慘死刀下。三十五年來，國民黨政府一直無法破案。民間均認為應是國民黨鷹派所為。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清晨，陳文成博士被人發現陳屍在台灣大學研究生圖書館後方地上。陳文成熱心參與公共事務，《美麗島》雜誌創刊，他號召同鄉捐款贊助，毫不畏懼的以個人名義匯款給施明德，因而被國民黨派駐美國的職業學生盯上。他和妻子及未滿一歲的兒子於五月二十日返鄉探親，六月底欲返美參加學術研討會，出境證卻遲遲不下來。七月二日上午八點，三名警總人員手持約談傳票至陳家，當著妻兒的面，帶走陳文成。不料，從此天人永隔。

警總發言人徐梅鄰對陳文成命案說法前後不一，先是說當晚將陳文成送到公寓樓下，撇清警總與命案的關係，接著又改口說是「畏罪自殺」。由此引發一陣在美國清理國民黨派出的職業學生的風潮。命案至今已經三十四年，而真相仍飄盪在風中難以捕捉！



chapter

# 4

《今日府會》  
 《新生代叢刊第一集》  
 《在野雜誌》與《在野評論》



## 《今日府會》

《今日府會》於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出刊，刊頭下一排大紅標題橫書「本刊竭誠擁護蔣院長競選第六任總統」，封面目錄中又有一直排「無黨派人士選舉檢討特刊」，毫不排斥的同時出現。刊物內容有新任桃園縣長許信良的〈縱然「違紀」但未背叛〉、新任台南市長蘇南成的〈違紀？開除？退出！〉；但更多的文章是諸如省議員黃玉嬌的〈失敗為成功之母〉、蘇洪月嬌的〈我的看法與做法〉與〈個人的一小步·台灣民主的一大步〉、何春木與蘇洪月嬌的〈閩南語不是中國話嗎？〉、林義雄的〈打破地域觀念·追求崇高理想〉、邱連輝的〈縱違黨紀但順民意〉、陳金德的〈「三公」雖有進步仍需更上層樓〉、傅文政的〈投票櫃應改為透明體〉、周滄淵的〈嚴禁學校介入選舉〉，張俊宏的有〈一次劃時代的選舉〉、〈二十五年來台灣選舉史的檢討〉、〈放眼看選舉〉、〈談現代選舉的意義〉；台北市議員康水木的則是〈選舉「三公」猶待加強〉；此外還有一篇譯自香港《遠東經濟評論》（英文版）劉美遠的〈二十年來第一次秩序井然的暴動——美國記者劉美遠小姐對「中壢事件」的公正報導〉；以及陳鼓應〈這樣的「詩人」余光中〉、張化民（《今



日府會》主編)〈一個「外省人」對張俊宏的了解〉、〈知識份子的墮落為傳統政治敗壞的主因〉、〈錢穆的「傳統士人典型」〉等。

這份刊物之所以查禁，是因為張化民主編的緣故。張是山西人，昔日在中國是一位與中共鬥爭的學生領袖，後隨國府來台，曾任《公論報》記者，因撰寫政論而被判刑八年。出獄後一度執教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亦曾任職《自立晚報》。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警

政治犯張化民主編的《今日府會》雜誌僅出刊一期，就被逼迫關店。

備總部以「出版《中國文化之診斷》、編輯《今日府會》及撰印《中國統一與中共統戰問題之探討》等刊物及文字，其內容極盡為匪宣傳及進行統戰之能事」的理由，逮捕了正在台北中山堂附近賣冰維生的張化民。

筆者在一九八七年曾和友人開辦圖書行銷公司，張化民透過朋友介紹，請我幫忙銷售他的作品——數種三十二開本書籍及二套大書，而開始了忘年之交。張先生為人極為坦率，有話直說，從不拐彎抹角，雖然我倆在生意上的合作沒賺錢，但更大的收穫是交到一位好朋友。張先生幾年前在山西故鄉去世，我們應感謝他對台灣追求民主自由的奉獻與堅持。

## 《新生代叢刊第一集》

《新生代叢刊第一集》是因為一九七七年五項地方公職選舉後，要求民主改革的浪潮

席捲台灣之後，國民黨政府再次反撲，先是查扣《選舉萬歲》，繼而雜誌停止登記一年，《這一代》雜誌在休刊邊緣掙扎，《富堡之聲》遭查禁，再來更查封何文振的《給國民黨的諍言》。春風出版社乃在低沉的壓力之下，奮力一擊出版集刊，遊走在法律邊緣，如同在本集的〈這一代雜誌啟事〉所言：

為了堅持和平民主改革的信念，為了

證明和平的途徑仍有寬廣坦蕩的前程，《這

一代》同仁不得不挑起一個正常的社會所

不必忍受的折磨、非難和屈辱，我們所以

忍辱負重的目的無非期待度過那坎坷的過

程之後，能使我們社會裡潛存的保守和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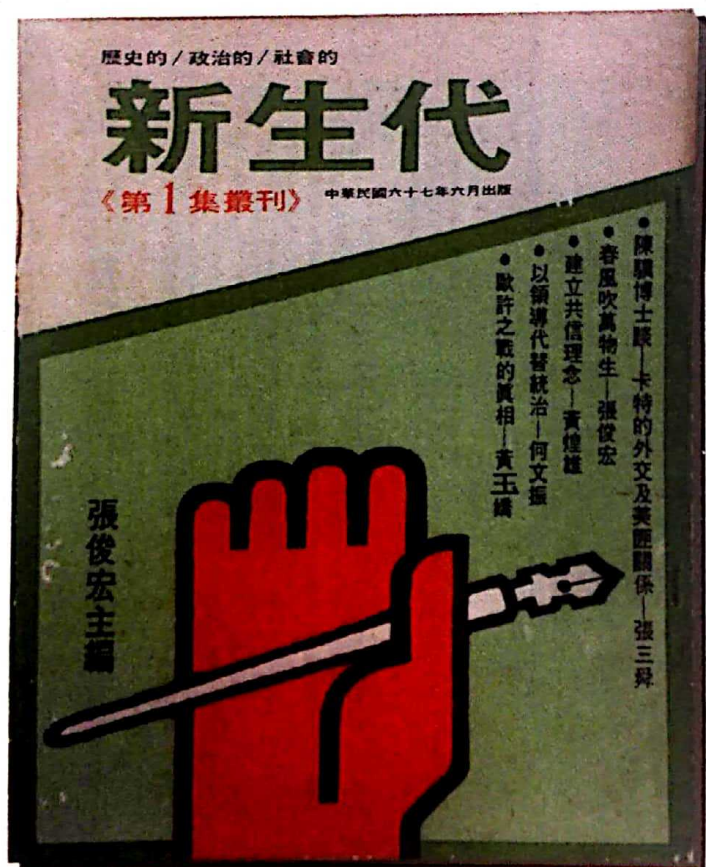
進的力量不致於各走偏峰，而使得本來還

可用和平途徑來救治的社會，弄得無可救

治，使得當可寄託希望的社會，重新使大

家都感到無力、無助和無望。

張俊宏出版《新生代叢刊》遊走在法律邊緣。



翻譯自《時代》週刊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日的〈台灣的政治動向〉，表明新總統蔣經

國在外交上：美國終將與台北斷絕邦交，而和「北京」建立外交關係。在內政上：一股反對力量正迅速增長，國民黨應該給予較多的參政機會。

〈中壢事件餘波及民主前途〉，源自一場座談會的紀錄，出席者有：張俊宏、何文振、姚嘉文、張德銘、黃煌雄、黃玉嬌、林正杰、許信良等人，目的在探討群眾暴動何以發生？對事件的處理不能給人壞的暗示，因為它本身是原始的救濟。如果不能以公權力救濟處理，只能淪為更原始的救濟（暴力自救）。期待以領導代替統治，言論尺度標準一致，這是今後台灣政局演變中，大家關心注目之所在。

黃煌雄的〈建立共信理念〉，對當前爭議的民主，提出重要的理論概念，說明民主政治應該具備的特質，國家主權本來就是屬於全體國民所有。

何文振的〈以領導代替統治〉與陳允中的〈戒嚴法副作用·民主化副產品〉都是從民主概念出發，為當前國家處境分析戒嚴法等一大堆「禁令」，不只是對民主思潮，更使執政黨必須為這些禁令背負沉重的副作用，二篇文章均能給執政黨參考。

蘇洪月嬌從「一案雙破」談起，指出警察不應該是專制時代的捕快，而應是民主時代老百姓的保姆才對。周滄淵犀利的評論有關移產設籍、公務員拿綠卡的問題。台北市議員

康水木主張勞工應有抗議權才能保護勞動者，並徹查工程發包營私舞弊、收取回扣者。張俊宏批判公營事業不能做庸庸公職的分贓，民眾服務站有人事權？治安比人權重要？如果選舉靠作票，治安靠刑求，只會使國家悲劇一再上演而已。

雖然是第一次嘗試收錄各類文章的集錦出書，難免失之雜駁，但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細細捧讀，卻讓人更肯定當年前輩們努力付出身家與生命是值得的；沒有他們當時的堅持及奮戰，何來台灣今日的民主與自由？在歷史面前，黨外是成功的。

## 《在野雜誌》與《在野評論》

### 一、《在野雜誌》

一九八三年元月，《在野雜誌》悄悄的上市，創刊辭〈砸爛政治花瓶〉像是捅了馬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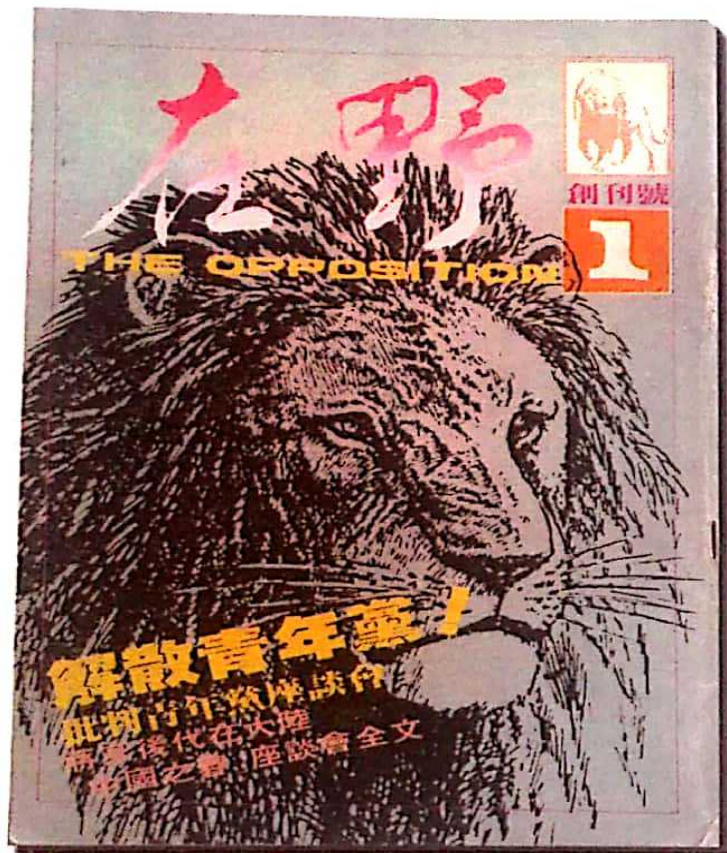
窩似的，逼著青年黨主席李璜貫徹他自己所提出的三個主張：言論自由、政黨政治、議會政治。要求李主席「做為一個在野黨的領袖，就不要奢望國民黨政府會為自己旌忠敘功，而應努力盡到『反對』的責任，把在野黨整頓齊一，這樣，台灣的反對黨運動才有開展的餘地。」

可笑的是：《在野雜誌》是青年黨員自己籌資創辦，編務完全由青年黨員負責，封面題字是青年黨主席李璜親筆落款，主要內容更是探討青年黨內的問題；更荒謬的是，《在野雜誌》的停刊也由青年黨大老們首先提出「自行撤銷雜誌登記」的要求；然而實際執行「停刊處分」的竟是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局。

李明發（本名劉一德）的〈解散青年黨——給李璜主席的一封信〉一文，具體而翔實的提出如下要求：

六十年來，前輩為中國、為憲法付出了多少代價？但惡勢力的排斥壓迫不曾一日中止！三十年來我們同志到底努力了多少？堂堂一個政黨竟淪為人民茶餘飯後的笑料！

既不「反對」，又不「黨」，晚輩不知道我們青年黨的角色是什麼？代表的是什麼？角色不明，又缺乏所代表的利益基礎；這根本沒有資格稱為政黨！



青年黨黨員創辦《在野》雜誌，要求「解散青年黨」，卻被國民黨停刊。

一個沒有「聲譽」和「地位」的黨，鐵定收不到品質一流的黨員，沒有品質一流的黨員，就註定永遠要屈居人下、要做國民黨的跟班；而「跟班黨」是朝廷殘羹剩菜的撿食者，不是在野黨。

國民黨並沒有因為尊重「國家至上」的原則而退出軍隊，更不因為高呼中國統一而不參加台灣的選舉，所以不管是革命時代還是民主時代它都能坐享其成。由此看來，我們青

年黨沒有實力，實在是自找的，要由領導人員不務實際的觀念負責！如果不是因為不務實際的觀念害了青年黨，三十多年來，我們雖然沒有槍桿子，也早該累積許多選票的實力了。

我們的存在，害老百姓和外國朋友受騙，讓事實真相受到扭曲。讓老百姓對於支持真正的政黨政治裹足不前。這些難道還不算對民主政治的負面影響嗎？這是晚輩主張解散青年黨的第一個原因。

我們這個空殼子的存在，使得在野勢力多了一項被分化的機會，大老們破壞了在野的團結。這是晚輩主張解散青年黨的第二個原因。

諫得不好、諫之不從，我們就應該「去」。所謂「去」，大概有兩種情形：一種是青年黨集體出國，另一種就是自動解散。集體出國實行起來有困難，所以「自動解散」是我們唯一的選擇。誰要我們這種書生政黨偏偏生在這個邦無道的時代呢？這是晚輩主張解散青年黨的第三個原因。

國民黨七十多年來，革命老是受阻撓，老是沒「機會」實行民主憲政，看來我們青年黨的存在要負很大的責任。要不是我們這些小黨、在野黨「分散國家力量」，也許國民黨早就領導我們先完成革命、再完成憲政了。所以，本黨實在是民主憲政的絆腳石；繼續存在下去，將會使國民黨的復國大業延後五十年、一百年，也就是說，民主憲政要遲到五十

年、一百年。這種罪名，我們這個小黨怎麼承受得了？這是晚輩主張解散青年黨的第四個原因。

康寧祥的〈康寧祥對「反對黨」的看法〉一文，強調：

「主權在民」之意義，是強調沒有任何政黨可以憑恃權力成為永久的、絕對的權威，統治者的合法性來自全民意志的共同認可。

在此民主的前提下，反對黨的存在，正是在執政黨以外，為人民提供一個可能選擇的機會，使得政治權力可以輪替，防止有名無實，有選無競的所謂民主政治，確保人民憲政權利的完整實現。

未來三、五年內，將是台灣的經濟與政治結構，面臨升級的瓶頸時期，而且政治能夠升級，台灣的經濟才能找出一條生路。對執政黨來說，往後的問題變成是：不是執政黨要不要容許反對勢力的產生；相反的，是執政黨應該而且迫切地培養一個正常的反對勢力。

## 二、《在野評論》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日，由程福星、劉一德、黃嘉光編著的「在野評論1」《我還有話要說！》投入市場，立即引起迴響。黃嘉光的〈十萬火急——請青年黨主席李璜即刻清黨〉，延續《在野雜誌》創刊號的火力，請李璜出面主持正義，然而幾位年輕小伙子的訴求，老人家會在乎嗎？劉一德繼〈解散青年黨〉一文之後，再以〈不要花瓶，給你神燈——論黨外與青年黨的聯合戰線〉，向黨內大老們建議和黨外人士聯合作戰，但誰會在乎？一切的努力如同狗吠火車罷了。瘦思的〈中國讀書人的命運〉一文，慨嘆兩岸讀書人在國共兩黨的治理之下，竟然有著相同被當成「臭老九」的命運，殉道者如台灣的陳文成、林義雄對比中國的胡風、丁玲、魏京生；失落的書生如台灣的馬璧、梁容若、范壽康的落葉歸根、返回中國，對比中國的李根道夫妻、李天慧為追求自由民主而投向台灣。他不禁慨嘆：讀書人啊！中國讀書人啊！為什麼你們都有悲劇的演員？你們的悲劇什麼時候才會演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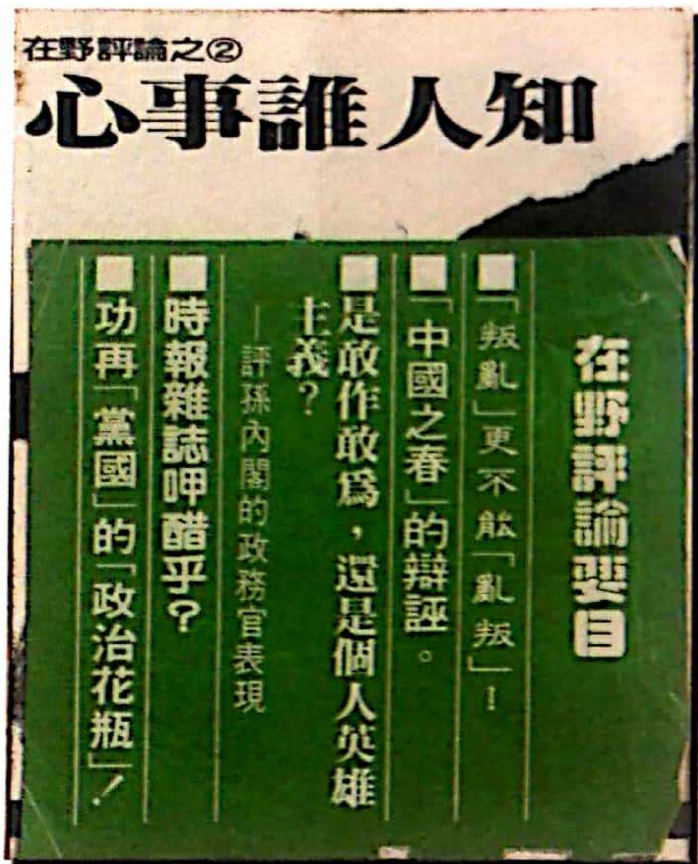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日，由程福星、蘇多、劉一德編著「在野評論2」《心事誰人知！》在屢遭查禁聲中，仍抬頭挺胸，大步跨入市場，接受考驗。程福星在卷頭語〈心事誰人知？〉之中，從頭表白創辦《在野雜誌》與《在野評論》的緣起與經過，大嘆三十年來台灣經濟的確有長足進步，而相對的言論尺度的網罟卻越來越密了。對邦交小國疼愛有加，而對在野勢力視如寇仇。因而他期待，在野人士的心事，若要台灣老百姓知道，應該勇敢

地站出來：

台灣的在野勢力，聯合起來！

江鵬堅律師在〈「叛亂」更不能「亂判」〉一文，以其法律專長，指出國民黨政府向外界強調只有「叛亂犯」，並無「政治犯」，其實這是一句謊言。因為「政治犯」用語早已見之官方文書，如行政院四一、八、十六台四十一（法）字第四四九一號代電內就說：「現時治安機關對罪嫌輕微之政治犯，所施之感訓教導與刑法所定之保安處分，不盡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日出刊的《心事誰人知！》  
仍難逃「查禁」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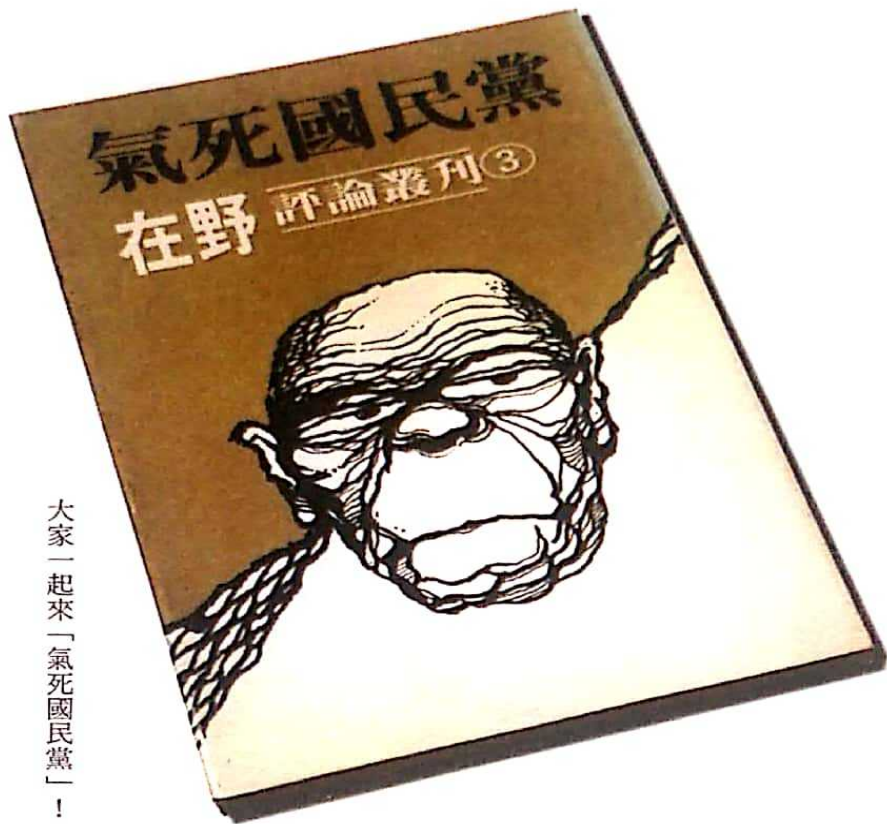
相同。有僅因犯罪嫌疑而送感訓者，有因罪情輕微而送管訓者，有因惡性未深而送管訓者……。」江鵬堅主張應對同胞視實際狀況寬大處理，並對國防部五十七年二月十四日從百字第四四五號令所頒行「戡亂時期預防匪諜與叛亂犯再犯管教辦法」的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十七條等均違憲違法，並有任意蹂躪人權之虞，國民黨政府應儘速改正。

「在野評論3」《氣死國民黨》仍由程等三人編著，封底文字如此說：

「住在台灣是一件爽快的事」，縱橫宇宙，環顧世界，再也沒有任何地方會出現像「國民黨」這樣不世出的寶貝，來給我們消遣、調戲、痛罵、甚至臭罵；來讓我們聲名大噪，揚名海內外！

「在野」自行走江湖以來，屢出奇招，險象環生，令國民黨為之跳腳，黨外各大門派為之絕倒。繼在野第一式「瓶功」——「砸爛政治花瓶」、第二式「軟功」——「心事誰人知」之後，在野第三式「氣功」——「氣死國民黨」又出招了！有志與「老K」過招，而苦無一招半式的青年朋友，請到在野來！

徐復觀的〈流產的國民黨「國民革命」——是誰擊潰了中國社會反共力量〉一文，說明：



大家「一起來「氣死國民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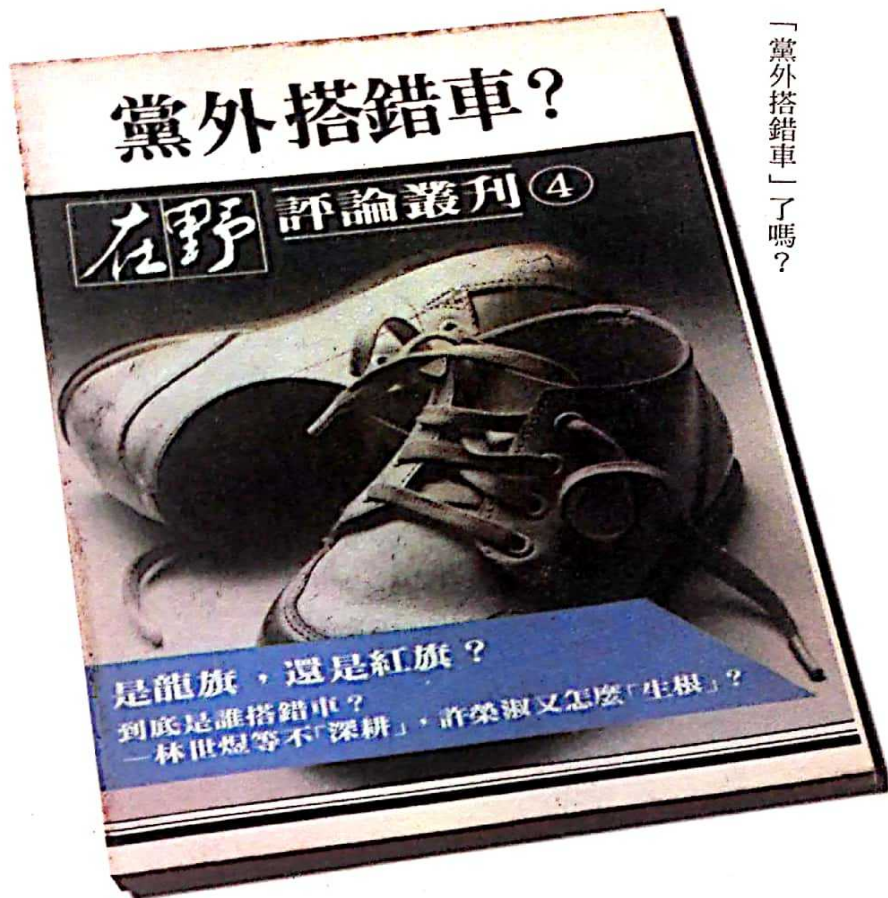
社會反共力量具備三種條件，分別是：一、在生活上可以獨立自主，不接受任何奴役。二、有廣大的社會性，可以在社會上發生主動的作用。三、生活不流於驕奢，不陷於萬分窮困，容易接受理性，追求理性。而具備這三條件者是中產階級。

中國社會是「中間大，兩頭小」的社會，中國中產階級有過於投機的性格。而擊潰中國中產階級信心的東西，一是「孔宋財團」所代表的財政金融；二是國民黨內派系所表演的「派系政治」。

在「孔宋財團」的財政金融政策之下，最明白的告



「黨外搭錯車」了嗎？



訴社會，凡是奉公守法的，一定叫你吃意外的苦頭。凡是為非作歹的，一定叫你得到預期的好處。社會一切的道德、法制、信用等等，所有賴以維繫人與人正常關係的精神因素，都破壞無餘。

當各派系互爭之際，不斷地截取中山先生的遺教中的一言半句，或社會流行的名詞口號，以拱衛自己，打擊別人。實際，他們什麼也不是，什麼也不想，而只是想分得國家的權位。國民黨員，好像也知道這是最後的一次機會，所以分得更公開，分得更徹底，分得人之所以為人的起碼面子也不要了。

「包辦」的時代早已經過去了。何況「包」的一定「不辦」，也一定「不能辦」。中山先生所倡導的天下為公，這應該是每一個忠實的國民黨人反省的第一課。

「在野評論 4」《黨外搭錯車？》一書，仍由程等三人編著。封底介紹文字如是說：

近一個月來，在國民黨的瘋狂大進擊、大封鎖之下，黨外雜誌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前進》在屢遭查扣之後，復被停刊一年，物質上損失慘重；《關懷》二十期也遭到同樣的苦難命運。另一方面，以「絕不妥協」的抗議精神自我標榜的《生根》，竟登報向陳守山道歉，使黨外的熱心支持者心力交疲，面子「盡掃落地」！

在這種危機中，「在野」決定再度出手了。《黨外搭錯車？》這本書，不但要揭穿國民黨極右刊物的反動本質，也要對黨外運動發展中的一些盲點，作深入的思考；特別要對成天喊「戰鬥」，喊「打拼」，臨事則先豎白旗，高掛免戰牌的「盲動情緒」，展開毫不留情的批判。

李念台的〈黨外沒有省籍矛盾？〉主要在探討「省籍矛盾」的問題。他以林正杰用「黨外」外省人的身份，在大安區打破省籍隔閡，贏得該選區第二高票當選。然而，黨外的省籍隔閡，還是非常的嚴重。

原來的始作俑者是國民黨，因為在國民黨執政之下，是主張以原籍來劃分省籍，而不是以出生地劃分省籍，證之國民黨內軍警及情治單位的高級主管幾乎全是外省人，而一般政府機構主管也少有本省人。

黨外也在公開場合要求講台語、唱台語歌，對使用國語者強加羞辱，因而希望黨外的有識者，能公開呼籲，更努力來弭平「省籍隔閡」造成的間隙。

汪立峽的〈是龍旗，還是紅旗？〉揭穿了《龍旗》雜誌（其前身即《疾風》雜誌集團）認定的公式是：「黨外」∥「台獨」∥「中共」。《龍旗》雜誌創刊號聲稱民主政治的「有形無形障礙」來自：一、中共；二、台獨；三、民主政治的理想主義者。

而且，《龍旗》在雜誌中公然替政府訂下三項判定「分歧言論」的標準：一、違反中華文化之正統者；二、違反三民主義建國路線之道統者；三、違反中華民國之法統者。更可笑的是，《龍旗》的文章，凡是批判「台灣民族論」，而能說出道理的，全是抄自海外左派刊物《七十年代》、《南北極》等；連批判李敖的文章，都偷自香港的《南北極》、《新晚報》。

因而看來，即使《龍旗》不承認是極右派，也絕不是什麼「正派、硬派、中國派」，而是「邪派、軟派、美國派」，這是「天下有識之士」不難分辨的。

「在野評論5」《美麗島後的黨外》是由程等三人合編，封底介紹如此說：

最近黨外一連串的「精彩表演」，嚇壞了一些過不慣民主生活的人，也樂壞了國民黨；

他們一致認為：黨外分裂了！

黨外是不是分裂了？這是一個連羅大佑都解不開的問題！

但誰都無法否認，美麗島後的黨外社會是一個精彩絕倫的萬花

筒。

我們有——康寧祥的溫和穩健

周清玉的超級旋風

林正杰的改革體制

謝長廷的柔性政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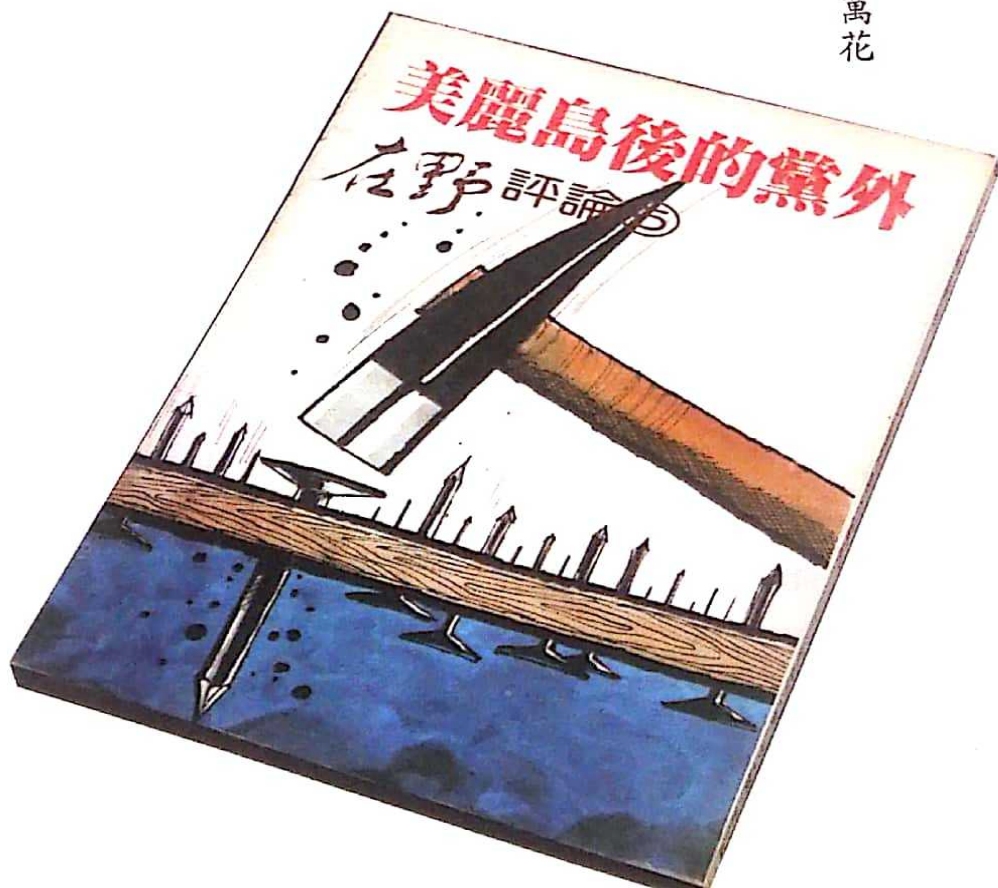
陳水扁的議事規則

李 敖的千秋評論

有批康的猛烈炮火；也有像李敖帝國主義質疑的怒吼……

這就是美麗島後黨外的魅力。

美麗島後的黨外魅力在這裡。



〈「美麗島」事件前的黨外〉一文指出，台灣由一九七〇年代國際形勢激盪，經濟社會變遷，知識青年湧現，進入「參與的時代」。此時期，有：一、一九七一至七三年間〈大

學雜誌》集團的革新運動。二、一九七七、七九年底，以黨外為主所推動的「民主運動」。其目標在爭取民主自由的權利，包括：（一）爭取參與權。（二）要求開放言論。（三）抨擊輿論壟斷。（四）呼籲解除戒嚴令。（五）呼籲保障人權。

內文詳述《大學雜誌》集團在一九七一年十月，由十五位成員聯名發表〈國是諍言〉及〈國是九論〉（一九七二年一月），加上陳鼓應的〈開放學生運動〉文章，引發當權者於《中央日報》連續六天刊登〈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反駁陳鼓應對學運的論述；同年十月，台大校園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陳鼓應與王曉波的民族主義立場，被認為有「為匪統戰之嫌」，最後導致《大學雜誌》分裂，更引爆「台大哲學系事件」。

一九七五年八月，《臺灣政論》創刊，是第一份由戰後成長的台籍青年所創辦的政論雜誌。雖然只有短短五期，卻奠定往後黨外雜誌的基礎，繼而由《夏潮》、《這一代》雜誌接棒。

一九七七年底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因為舞弊作票而引爆「中壢事件」，許信良高票當選桃園縣長，使得黨外勢力開始集結。

「美麗島事件」後一年，即一九八〇年年底，美麗島受刑人家屬周清玉、許榮淑等都高票當選公職，黨外的心恢復了。一九八一年，美麗島辯護律師也投入省市議員選舉，

黨外更提出「推薦名單」，紛紛高票當選。黨外雜誌也「打斷手骨顛倒勇」，大量出籠，百花齊放，國民黨禁不勝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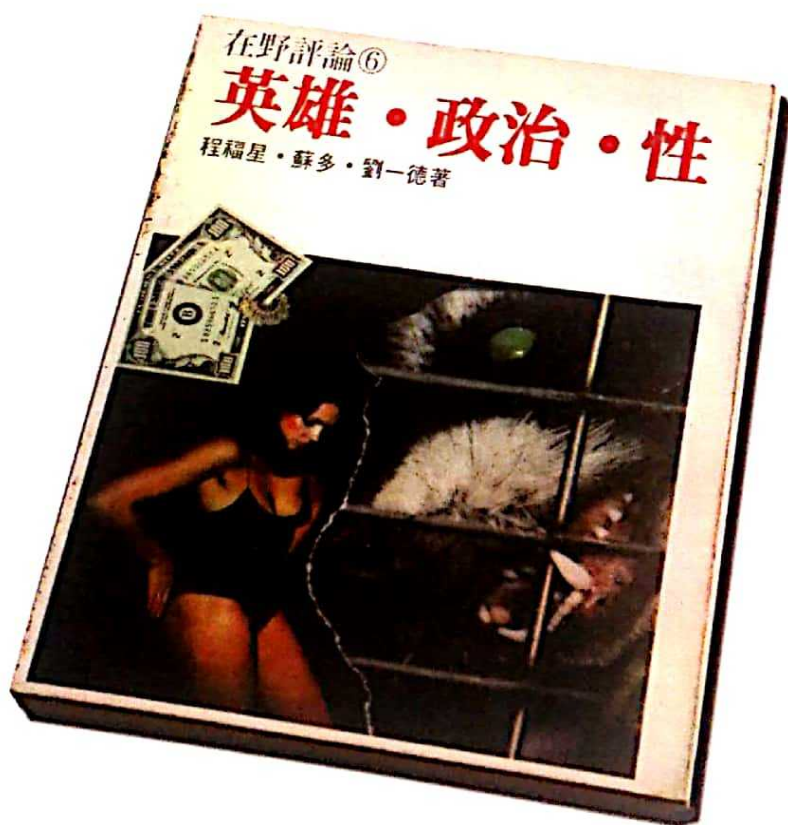
康寧祥、尤清、黃煌雄、張德銘四位黨外公職人員的訪美外交，將黨外的活動提升至國際舞台。《深耕》雜誌揭發康寧祥等立委，在立院集體杯葛行動中，「涉嫌放水」，引發眾說紛云。

尤清的《博觀》雜誌第二期（一九八二年十月）專門探討「組黨」，國民黨政府利用「印刷廠查扣」方式，重申「不准組黨」的政策。

黨外要繼續走下去，唯有現有公職與黨外新生代，各自捐棄己見，真誠為台灣的前途考量，「合則雙贏，分則兩敗」。

「在野評論6」《英雄·政治·性》封底文字如此說：

有性，就有人，有人，就有政治，有政治，就有英雄。



由「性」↓「人」↓「英雄」。↓「政治」

台灣，這個統治者眼中的邊界荒陬，四百年來從未出現過成大功立大業的英雄，有英雄胚子的人至多以小小格局的悲劇收場！

台灣，這個統治者跋扈的地方，沒有真正的政治運動！

台灣，這個假道學做主的地方，性也是一項禁忌！

要讓台灣活起來，請跟我們鼓吹：英雄、政治、性！

吳俊聲的〈從「倒康」到「康倒」〉一文，主要是談論一九八三年立委選戰，「康系」（康加張德銘與黃煌雄）全面落選一事。這跟《深耕》從一九八二年六月持續「批康」有關。深切寄望黨外人士在此次慘敗中能進行反省與檢討，再穩健的跨出下一步。

韋名的〈陳映真的自白〉一文，原刊登在香港《七十年代》月刊，「在野評論」特別轉載，其目的無非讓大家可以從訪談中去瞭解陳映真的「左統」思想的來龍去脈，並從其作品〈山路〉贏得一九八三年時報文學小說推薦獎的觀點延伸，認為台灣的言論自由是真的有進步，還是依然糾葛在進退之間，其實仍待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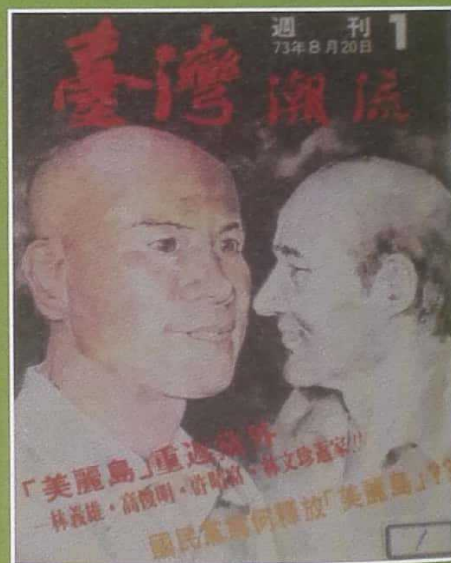
筆者曾於一九八六年進入「人間雜誌社」擔任發行部副理，有機會近距離觀察陳先生的作為，他是位正人君子，「統一」是他終生追求的志業，比起一般職業政客，他擁有高

尚的人格與無私的精神，值得尊敬。他於二〇〇六年因中風而陷入昏迷，現仍臥病在床，祈願他身體早日康復。



chapter 5

# 《深耕》雜誌系列



《深耕》、《生根》、《臺灣年代》、《臺灣廣場》、《臺灣潮流》、《臺灣展望》、《伸根》等

《深耕》雜誌是黃石城於一九八一年六月創刊，出刊至第五期（十一月），由於黃石城當選彰化縣長，遂將它交給立委許榮淑接辦。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日，許榮淑在第六期發刊辭〈理想的代價〉中表示：

一個被迫站在抗衡立場的改革者，不斷的為這個千古的心願付出心力——在有朝一日他不能再走，自然會有同樣年輕，同樣熱誠的人接下棒子。他的前輩曾經這樣期待他，他對再來的人，也滿懷同樣的期待。千古的心願，自有其綿延不絕的追求者。

她將《深耕》當做是給新生代揮灑的舞台，深信「雖然早已斗換星移，人事全新，但是青年的理想和熱誠永遠不變。」

《深耕》的社長林正杰與總編輯林世煜，原是《進步》雜誌社的社長與總編輯，因《進步》創刊號在裝訂廠即被警備總部查扣，後又處分停刊一年。於是，黃石城透過尤清、林二、顏尹謨介紹，將二人網羅。許榮淑接辦之後，除原來編輯組合外，再加入邱義仁、吳乃仁、林濁水等，這批新生代是以辦雜誌方式來從事黨外運動，是「編輯者」也是「批判者」的角色。



即將「解嚴」前出版的《深耕報》周刊。

社長林正杰是政大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一九七五年為郭雨新、康寧祥助選、發傳單，開始參與黨外民主運動，因為作風積極，成為新生代的領袖。一九八一年當選台北市議員。

總編輯林世煜是建中畢業、政大政治研究所碩士，曾任職《八十年代》，林正杰形容他是位不圓滑取巧、道德感十足，敢於拒絕人情

稿的人，他的貢獻在於刺激黨外展開內部的反省。《政治家》創辦人鄧維楨說：林世煜是個自由主義者。整本《深耕》雜誌充滿林世煜的風格，林世煜對於刊登哪些文章或不刊登哪些文章，具有一定的堅持，因此得罪了許多人。如果林世煜不願得罪人，這本雜誌就會變得很奇怪，成為沒有個性、缺乏水準的雜誌。

《深耕》每期的〈編輯手記〉都由總編輯林世煜執筆，主要是報告該期內容、編輯動機與雜誌社近況；創刊號以〈深深的耕耘，熱切的期待〉作為「發刊辭」來表達創刊理念。第二期之後是〈編輯室筆記〉；第七期改以〈給敬愛的讀者〉；第十期因編輯室搬到地下室，而成為〈地下室手記〉；第二十三期由地下室搬遷至十一樓，而一變為〈閣樓手記〉。

黨外雜誌是黨外公職人員的發言平台與選舉的文宣武器，因而黨外公職的質詢稿及配合黨外的選舉造勢與黨外動態報導，均是重要的工作。

李敖的文章是早期《深耕》的重點文章，如第八期〈你蓋棺，我論定——國民黨與徐復觀〉，引發正反意見熱烈的迴響；第十期的〈為老兵李師科喊話〉，以極為感性的筆觸而感動許多人，但該期雜誌也遭警總查禁。第十一期特別報導「放棄杯葛，黨外還有什麼？」李敖的〈放火的，不要變成放水的〉，將黨外立委一刀切成「放水派」與「放火派」。雖然屢屢遭到警總找碴，《深耕》編輯部以為李敖一向特立獨行，他的極端意見，是社會的

稀有資源，因此樂意為李敖開一扇窗。直到林正杰抽掉李敖批康的一篇〈戰鬥是檢驗黨外的唯一標準〉，李敖於是宣布與《深耕》斷交，並提出再為《深耕》撰稿的條件是：道歉、賠款、懲兇；雖然林正杰特地寫了〈為李敖離開《深耕》道歉〉，但此文仍無法挽回李敖的心意，自十五期後，李敖文章在《深耕》便成為絕響。

在社會議題上，《深耕》報導過「李師科案」、「王迎先案」、「錫安山事件」等等。「鄉土與人物」單元中，連載日本人著、廖祖堯翻譯的《台灣武裝抗日秘史》與《日本統治台灣秘史》等。「漫畫」專欄則由美編羅聖和署名R.C.的漫畫家，創作政治嘲諷漫畫。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四日，為審查警總預算而提出「邀請警總備詢案」，遭國民黨黨團先表決停止討論，再否決議案，引發黨外立委不滿；五月二十一日，黨外九位立委開會決定三點決議：一、從五月二十五日開始採取反對行為；二、任何法案或預算都提出反對意見，要求表決；三、不接受協調，且沒有任何人可以代表其他人接受協商或邀宴。五月二十四日，國民黨立委黨部書記長周慕文立委，先與康寧祥和張德銘溝通，晚上與費希平、黃天福見面；五月二十五日，黨外八位立委在立法院圖書館，接受周慕文溝通，杯葛行動以「沒有充分準備」而暫停。此一局勢的發展，引起《深耕》編輯部的不滿。他們認為政治民主化運動的過程，不只是在選舉期間才發生；黨外團體在國會裡，也不該為了一求生

存」而「為國民黨的合法性背書」。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出版的《深耕》第十一期，推出「放棄杯葛，黨外還有什麼？」專題的四篇文章，針對「杯葛行動中止」提出批判，認為少數人的妥協已經喪失黨外的原則與立場。張明雄（邱義仁）在〈批評黨外，刻不容緩〉一文批評：

在某些黨外立委的天平上，取得國民黨的諒解遠比取得黨外同仁的諒解更重要。這種「分不清立場」的勢力眼，怎麼有資格稱之為「有政治風度」？「怎麼對得起正在受苦苦難的黨外人士」？又有什麼「民主、自由」、「尊重人權」的理想？

李敖的〈放火的，不要變成放水的〉文章，呼籲黨外要「認清不合作主義的重要性」及「認清理想主義的價值」，如此妥協是「黨外主流派」的墮落。李稱此事件為「放水」風波，這成為黨外後來區分「放水派」與「放火派」的開始。

林世煜在第十二期〈地下室手記〉即以〈都是《深耕》惹的禍〉為文，解釋這只是「《深耕》和康寧祥委員有歧見，費希平和張德銘委員意見不合，並不等於『一團分裂』」，要學習與歧見相處，而不是與歧見對立；因為「唯有制衡才是黨外存在的價值」。原來只針

對「杯葛事件」妥協態度的批判，在黨外人士對康寧祥不滿的情緒引發下，卻擴大成為對康寧祥個人的批判。

田朝明醫師（田爸爸）曾為文指出：有一位資深立委曾邀林義雄南下高雄參加世界人權日紀念會，「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林義雄被捕，康卻脫身事外。黨外人士認為康接收別人入獄的果實，成為別人犧牲的受益人。康寧祥一向走溫和路線，認為應遵循合法途徑，在既有體制之下逐漸擴大活動空間，通過辦雜誌、教育群眾及選舉來造成國民黨政府不得不讓步的局勢，從而達成組織反對黨的目的。至於街頭運動容易造成國民黨政府鎮壓的藉口，對反對勢力是不



解嚴前的一九八七年五月出版的《深耕報》周刊，成為《深耕》系列的結束作品。



利的。康在一九八〇年選舉活動中，向群眾說：「美麗島諸人所犯的錯誤是『吃緊弄破碗』」，指責美麗島人士的激進盲動，而造成歷史錯誤。如此言論更招致美麗島人士及家屬和其他黨外人士的不滿。

《深耕》發文「批康」時期，康透過「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邀請，和黃煌雄、張德銘、尤清，從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作了一次為期四十天的美、日訪問之行。這是康策劃的一次黨外人士的外交行動。但黨外人士不表認同，原因是：一、國外邀請單位並未指定人選，康也沒有將邀請名單照會黨外團體，便擅自決定出訪人選。二、四人行出發前，先拜會行政院長孫運璿，更徵詢外交部意見，此親政府的態度，讓黨外人士不滿。

黨外四人行回國後，《深耕》基於「四人行應該先向黨外選民報告，再向國民黨報告」之原則，在未經他們同意，即向新聞界發布召開說明會消息，但是兩次說明會的外交報告也沒什麼實質內容，引起更多人的不滿，認為四人有所隱瞞。

《八十年代》在第二十四期針對四人行刊載社論（一）：〈國家不是國民黨的〉一文，是為這次出國提出辯護，指出國防外交問題，不僅是國民黨的事，也是一千八百萬人民的事，黨外也有一份責任。社論（二）：〈老康的功夫招式〉一文，則稱讚康的政治身段招式遠勝於國民黨，指康處理世台會年會一事的高明手腕正是表現出他的「功夫招式」已可

登堂入室，「連精通中國功夫的國民黨人都自嘆不如」，而黨外應有各種人才，當然也要有人懂得中國功夫。

《深耕》第十五期以專題方式，直接針對《八十年代》的上述論點提出批判：

林世煜的〈迷惑、迷戀、迷霧、迷惘——幾個基本觀念的商榷〉一文，表示追求民主人權的立場，不應該依賴美國的軍售與國民黨的統治；而《八十年代》這篇社論，不但充滿「國民黨的憂患意識」，而且是在抨擊沒有出國的黨外人士。

鄭南榕則以〈《八十年代》的「憂患意識」〉一文，抨擊《八十年代》以「國家生存受到威脅」的憂患意識來合理解釋，正當國內人權被「合法地」剝奪之時，黨外主流派四巨頭卻在美國關心台灣國防外交。

張明雄（邱義仁）則針對〈老康的功夫招式〉一文，以〈別再玩弄中國功夫吧〉提出批判，指出「中國功夫」根本不可能為善，在本質上與民主文化格格不入，若有誠心為民主奉獻，就別再玩弄「中國功夫」！

張明雄在《深耕》第十六期發表〈黨外應放棄冒進機會主義〉一文，表明：「杯葛事件」使他們疑慮加深，「黨外四人行」讓他們更加肯定自己的判斷。為了不重蹈當年《美麗島》和《八十年代》彼此「私了」的錯誤，他們說出自己的判斷，更向黨外冒進機會主義者提

出嚴正警告。

因為《美麗島》雜誌走群眾路線，從事民主運動，它是雜誌與活動緊扣在一起；而《八十年代》雜誌以「參與觀察」的立場，走「旁觀」的政論路線，此風格與康的溫和黨外路線是一致的。林世煜因此將《美麗島》稱為「黨外的《中央日報》」，而稱《八十年代》為「黨外的《中國時報》」。

對於《深耕》諸君與康寧祥間之私人恩怨，眾說紛云。有指稱在《八十年代》時與康共事即有心結；有稱《深耕》諸君是為了與康爭奪黨外領導權。林正杰反駁此說，他認為《深耕》所談的黨外運動，已不是傳統黨外的思考模式，黨外新的政治文化正在成型，對於政治行為應該用更高層次去批判，不可以有傳統黨外那種爭搶風頭的想法。

謝長廷在《深耕》主辦的「訪海外談國是」座談會上，主張台灣民主運動必須與海外台獨劃分界限，並進一步強調，黨外人士的政治目標，是以三條路線——議會路線、服務路線、選舉演講路線，進行「體制內的改革」。

《深耕》第十六期開始探討此問題，林正杰在〈體制內改革與改革體制〉一文中，認為「改革體制」就是依照憲法，重新改革國會，省市長民選，允許組黨；他強調許多黨外同志在「體制內」太久，忘掉了改革的意義。而「體制內改革」則是一種自欺欺人的主張，

是一種妥協和倒退的主張，現有體制本身正是改革的對象。他並比喻：「革命」是拆房子，「改革體制」是大修房子，「體制內改革」是小修房子，他也認為「改革體制」才是正途。此文一出，引發一連串的「體制論述」討論達四個多月之久。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深耕》第十七期以「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為專題，登載八篇文章。該期〈地下室手記〉公開主張「改革體制」的理念：

三十多年來，對於民主的追求，海內外的台灣人陷入了兩極思考的困境——「體制內改革」與「革命建國」……《深耕》經過深度的思考，進一步提出了第三條路線——「改革體制」的主張。

林世煜更指出：「《深耕》雜誌主張改革體制，並結合願意與『國民黨體制』劃清界限的人士，推動政治民主化的實踐。」

「體制論述」已發展成為對整個黨外路線的探討，《深耕》為此舉辦一場座談會，邀請許多黨外編輯，就「黨外運動的目標與路線」，用座談會方式進行討論，因而將「體制之爭」推至最高點。

謝長廷為詮釋他所主張的「體制內改革」，在《深耕》第十八期發表〈現階級黨外制衡路線的困境與突破〉一文，強調黨外的政治目標，應是在合法的原則中進行「體制內改革」，並提出對改革體制說法的缺失，更再度肯定所謂的「制衡」路線。張明雄（邱義仁）在《深耕》第十九期以〈改革體制與制衡神話——敬答謝長廷議員〉，批評謝的「制衡」路線根本就是「神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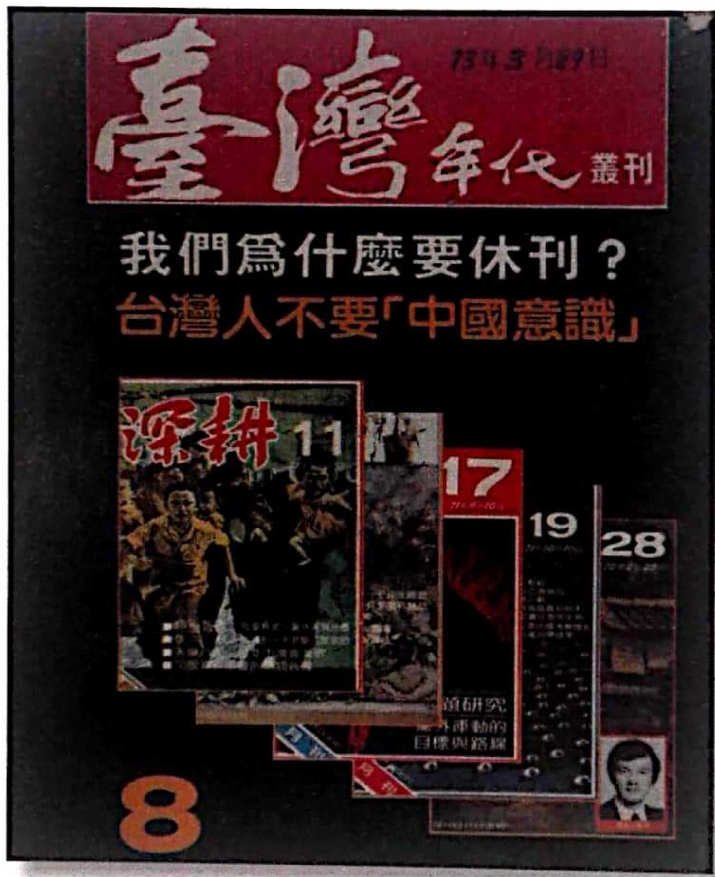
但在康的眼中，則認為「改革體制」與「體制內改革」只是字面之爭，而無實質的對「同一個體制」的分歧。康以為「改革體制」是要改革戡亂臨時體制；「體制內改革」是要在憲政體制之內從事改革。此看法與費希平不謀而合，費認為不需要改革體制，只要恢復體制，因為國民黨根本就沒有體制，憲法公布後的戒嚴令與臨時條款，把制度都破壞掉了，現今只要恢復體制，因為沒有體制，又怎麼改革呢？

《深耕》的停刊，除了第二十八期遭到查扣之外，雜誌社內部亦承受到不小的壓力，一是來自雜誌社內部成員凝聚力的消逝；另一則是其他黨外人士對《深耕》的不諒解，使得發行人許榮淑受到很大壓力。許榮淑因此宣布停刊，改以《生根》取代，並由許榮淑出任創辦人，許國泰任發行人，吳乃仁擔任社長，邱義仁任副社長，林世煜任總編輯，雖號稱台灣第一份黨外週報，但實為半月刊，從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以革新版第一期出刊，

發行至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第十四期遭停刊一年處分。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創辦人許榮淑、榮譽發行人許國泰、發行人張明宏、社長吳乃仁、副社長邱義仁、總編輯林世煜的《臺灣年代》週刊正式登場，但第六期出刊後（一九八四年三月）遭停刊一年，第七與八期改以《臺灣年代叢刊》出版。一九八三年底，康寧祥等人紛紛落選，編輯群飽受責難，許榮淑亦深受壓力。第八期即在第一頁發表〈為總辭敬告讀者〉，表明：

自從一九八一年六月一日創刊迄今，我們歷經《深耕》、《生根》、《臺灣年代》三代，一共發行六十七期。其間，被停刊三次，查禁、查扣達十五次之多。在對國民黨的批判上面，我們的表現仍然不算很理想，但是相信也絕不亞於其他任何黨外刊物。



深耕工作同仁歷經《深耕》、《生根》及《臺灣年代》三刊物後，提出總辭。

在這漫長的日子裡，我們也曾對黨外人士的某些言行公開批判，同時提出我們對「黨外民主運動」的看法。……

一九八三年的選舉，康寧祥先生等幾位黨外人士落選，「內部批判」頓時成為「黨外落敗」的筆事主嫌，對我們的責難與中傷紛至沓來。我們認為，只有當黨外認真思索意識形態的問題，黨外才能吸引到一些不是認同個人，而是認同理念的幹部；才能確定訴求對象，建立動員的孔道；屆時，黨外才算得上是一個「團體」，而只有以組織化的團體從事公共政策研究，政策主張才具有代表性，才具有運動上的意義。……

於是，責難與中傷更是與日俱增，本刊負責人許榮淑女士首當其衝，感受到無與倫比的壓力。為了免除這些不必要的困擾，也為了讓所有關心黨外的朋友能夠冷靜下來思考一番，我們全體工作同仁決定提出總辭。

總辭並不表示我們失望、要退出黨外。我們會繼續以各種方式推進台灣民主運動。我們虔誠地希望，仍在發行中的其他黨外刊物，繼續本著不偏不私的精神，批判國民黨，也監督黨外。讓我們共同為促成一個有希望的、能為台灣人民爭取出頭天的黨外而努力。

最後，我們要向許榮淑女士深致謝意。這些日子以來，她賦予我們充分自由發揮的空間，也為我們長期承擔了太多太多的困擾。這種氣魄與雅量，當今黨外公職人員之中，找

不出第二人。

接著登場的是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臺灣廣場》

週刊，發行人是許榮淑，總編輯于良騏。其中七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第七期與七月二十九日出刊的第八期內容完全相同，第七

期因刊登《雷震回憶錄——

我的母親續篇》（香港

「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一

書內的〈蔣經國給媽媽的一

封信〉（第二二〇—二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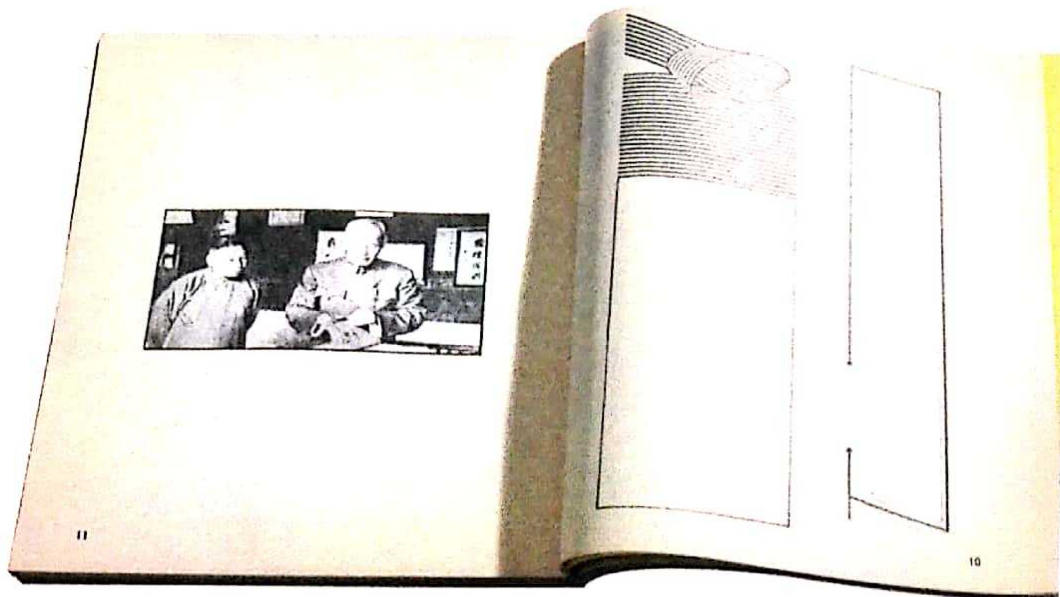
頁），因而遭到警總查扣；

不料，雜誌社於二天後出版

第八期，只將該文刪除（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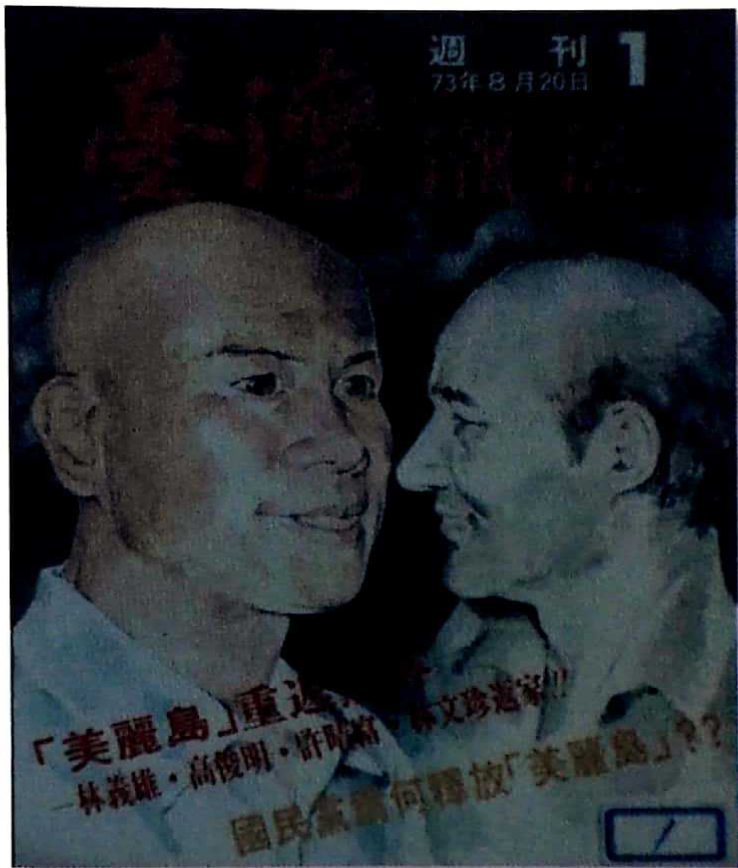
第八期第十一—十三頁），這

成為戰後查禁、查扣黨外雜



《臺灣廣場》周刊第七期原文（上圖）；第八期則開天窗（右）。





《臺灣潮流》關於假釋林義雄、高俊明的專題報導。

十七日第十八期後又被處分停刊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十九期以《臺灣潮流叢刊》出版後結束。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許榮淑為創辦人、廖志良任發行人出版《臺灣展望》週刊，發行至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六日第九期（總號一〇九）後休刊，並預告《生根》即將復刊。

《生根》以許榮淑創辦人、許國泰發行人，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以《生根》復刊號（《深耕》系列總號一一〇）上市，發行至七月三十日第十八期（總號一二七）後遭到停刊一年處分。

接著至同年十一月四日，推出《伸根》週刊，第二期才刊登創辦人許榮淑、發行人江蓋世、總編輯黃乃光，至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第七期出刊後（總號一三四）又遭停刊一年處分，週刊發行時間已不穩定，也多次出版專輯或專書。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深耕》週刊發行，創辦人許榮淑、名譽發行人許國泰、發行人陳慶順，至四月二十八日出版第九期後（總號一四三），自行結束。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及三月三十日開辦《生根週報》試刊一號及二號（報紙型），後來於五月十八日再出版《深耕報週刊》第零號、五月二十五日出刊第一號，六月一日出刊第二號，六月八日出版第三號《深耕報週刊》後，結束全部雜誌業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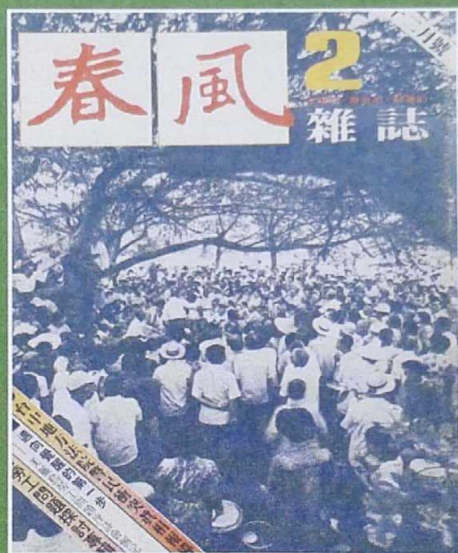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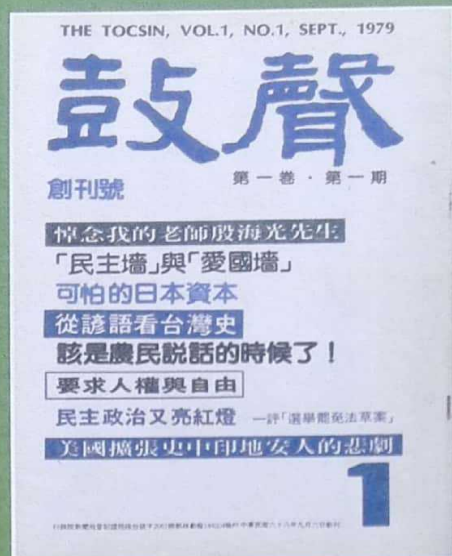
chapter

6

# 《鼓聲》

# 《春風》

# 《進步》



## 《鼓聲》月刊

我的黨外青春

《鼓聲》月刊是發行人陳鼓應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六日創辦的，榮譽社長黃順興，社長張春男，編務由蘇逸凡（蘇慶黎）負責。在〈創刊的話——植根鄉土·心懷中國·放眼世界〉一文中，陳鼓應這麼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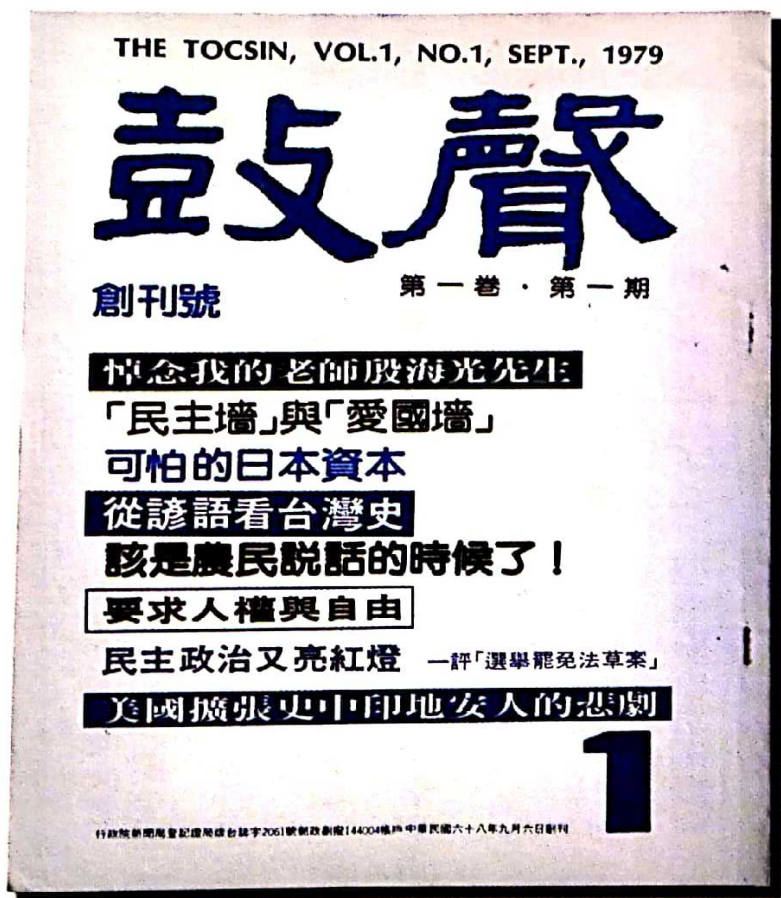
今天的世界，仍然停留在「人壓迫人，國壓迫國」的階段。中國人的苦難，來自兩者：從內部說，有「人壓迫人」；從外部看，有「國壓迫國」。若不能解除帝國主義的壓迫，而使帝國主義得以操縱中國，則永遠無法解除或減輕內部的壓迫。要解除內部的壓迫，也要爭取到中國和中國人民的自由平等之地位。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團結所有中國人民，進而團結所有被壓迫民族及被壓迫人民，共同奮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是我們的基本信念；「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是孫中山先生的最後遺言，也是我們的基本構想。

我們深知台灣的問題與中國是不可分的，中國的問題又與世界問題有著密切關係。但

我們認識到一切的努力必須由近及遠。所以，本刊的抱負，簡而言之就是「植根鄉土·心懷中國·放眼世界」。我們將以最嚴肅的態度，最熱切的心情來探討這一系列的問題。

秦始皇的時代一去不返了，義和團的悲劇也一去不返了。歷史已經為中國人民指出最後勝利的道路：那就是國家的和平、統一與獨立，人民的自由與民主，經濟的平等與富足。《鼓聲》是屬於民眾的一面鼓；是一面勝利的戰鼓。它將以知識和力量驅逐黑暗，迎接光明。我們願與同胞們共同擊出中國人民的宏聲，為中國人民的明天鳴鼓前進！

創刊號刊登了唐大宗（李日章教授的筆名）的〈「民主牆」與「愛國牆」〉一文，說明了「一九七八年選舉，陳鼓應與陳婉真兩人脫離國民黨，參與國大代表與立委；雙陳在新生南路三段台大書局門前推出「民主牆」的兩片看板，貼上



《鼓聲》出刊一齊，即被查禁。

雙陳的政見、文宣及傳單。因不敷使用，遂在附近加長，而民眾正反意見分歧，熱鬧異常。

等到國民黨提名的葉潛昭在隔壁豪華書局前，成立「愛國牆」，呈現雙方大打對台的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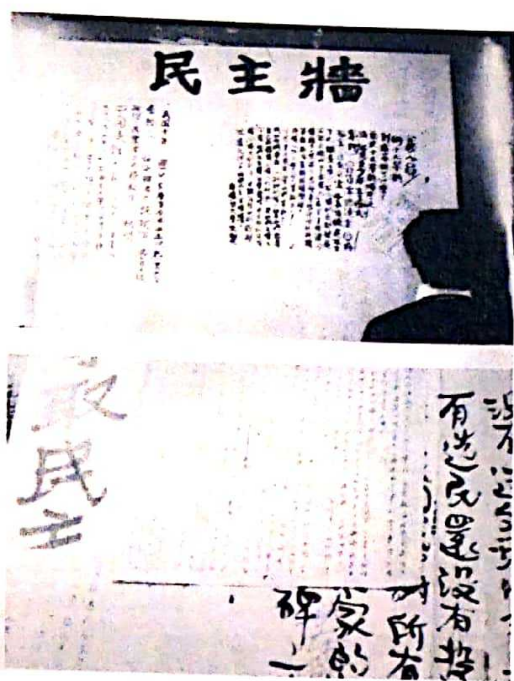
「民主牆」出現的重要主題有：一、戒嚴問題。二、違警罰法問題。三、言論自由與

壟斷問題。四、越南淪亡問題。「民主牆」還

有一項值得稱道之處，是它始終騰出相當空間給不同意見的人張貼意見，而「愛國牆」則否。

宋澤萊的〈該是農民說話的時候了！〉一文，是他特意返鄉，和一些老農就有關農村的稻作問題、果菜問題、畜牧業問題、農業機械化問題、農民貸款問題、農會組織問題、水利會問題的討論。不知道國民黨政府是否聽到農民們的心聲？

許達然教授的〈從諺語看台灣史〉一文，說明福佬與客家拓殖台灣一開始就是歷史的諷刺。因為在故鄉他們為了避免受經濟壓榨與政



治迫害而渡海，但在台灣島上，他們一面反抗外來殖民者，另一面卻成為殖民者欺負原住民。這些人民過去的奮鬥直接或間接都表達在諺語裡。這些諺語有來自閩粵，有島上創造，都總結了人民開拓掙扎的歷史經驗。如：「萬世不拔基業」、「有一個某較好三個佛祖」、「食人一口報人一斗」、「孤貧苦三字全」、「五年一大反，三年一小反」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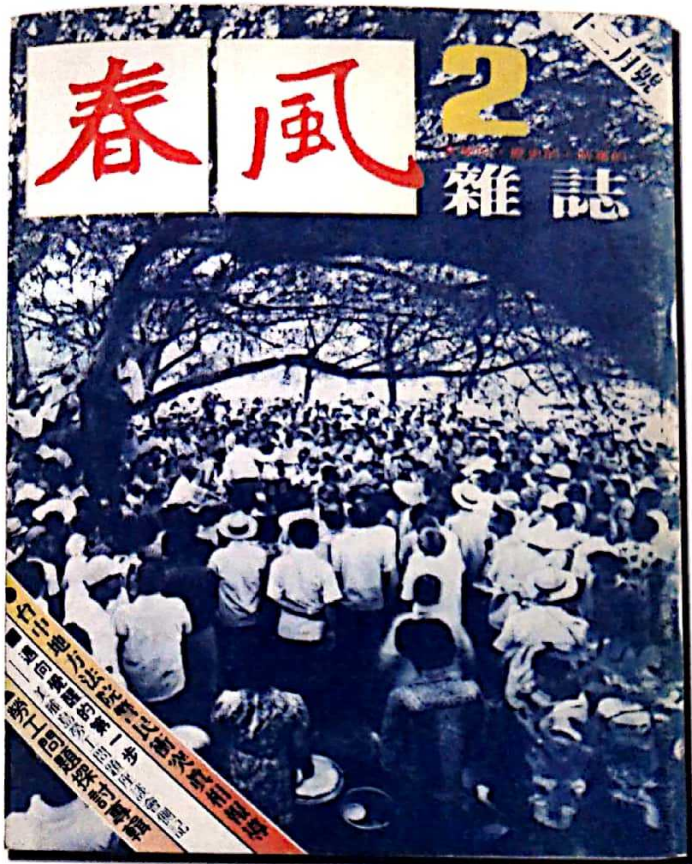
台灣的諺語總結人民創造的智慧與批判的能力，表達漢族移民從經驗中所凝聚的思想與意識，也慨嘆島上互助拓荒，刻苦奮鬥，抗議不平社會及反殖民反暴政的傳統。台灣諺語裡的人民勇敢剛毅，堅韌不屈不怕死——因為事實上，島上的原住民與漢族一向是如此的。

然而《鼓聲》創刊之後，卻隨即夭折的結束了。

## 《春風》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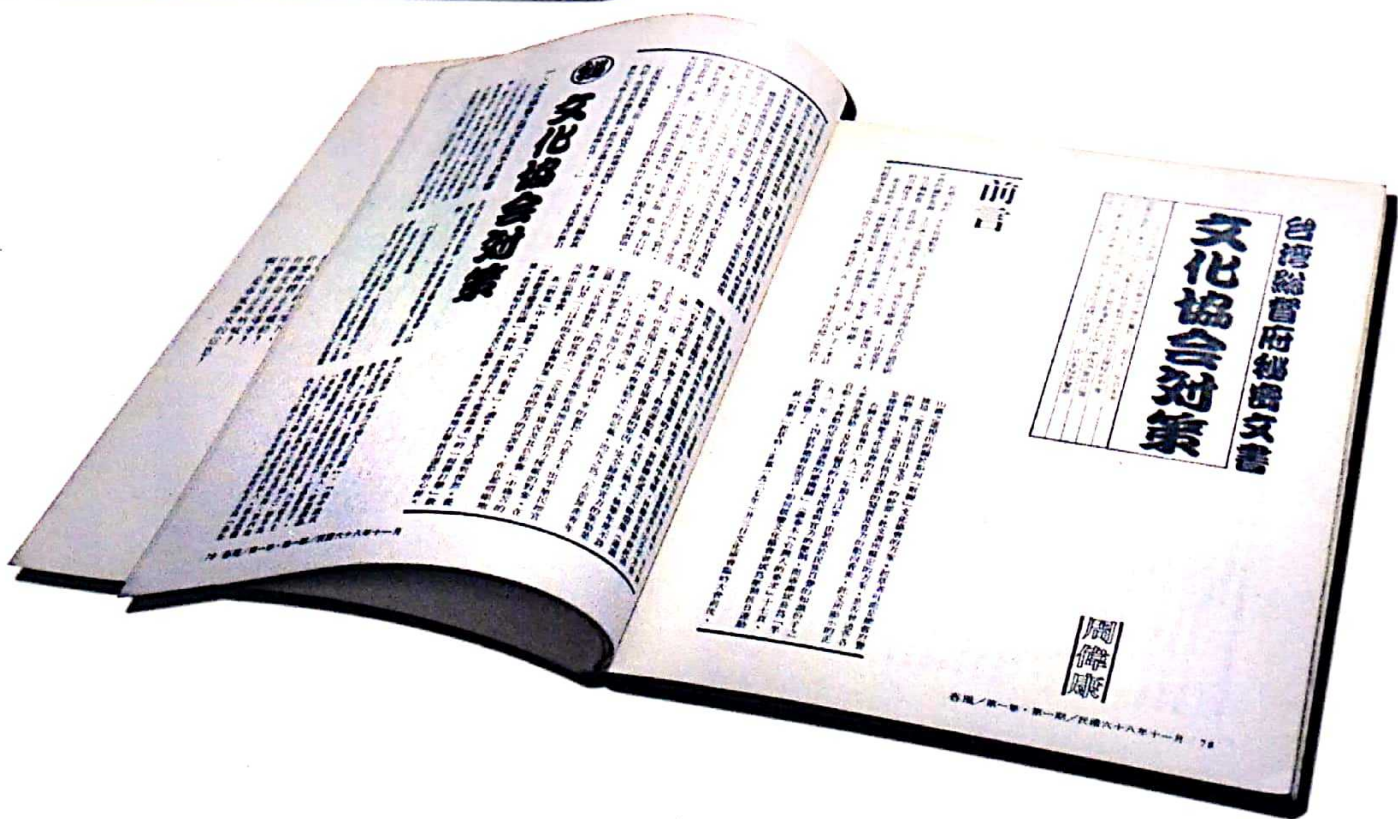
《春風》雜誌和《鼓聲》雜誌一樣，都是黨外統派人士提出申請登記的刊物。《春風》





雜誌榮譽發行人黃順興，榮譽社長張春男，發行人詹朝立，社長王拓，總編輯蘇逸凡，與《鼓聲》堪稱姐妹刊物。《春風》申請登記的時間比原本規畫的時間晚，那是因為王拓的《健康與生活》因「與發行旨趣不合」遭停刊一年，停刊期間不得另行申請登記之故。

《春風》創刊號標示出版日期是一九七九



《春風》猶延續《夏潮》風格，努力搜集台灣文獻。

年十一月一日，事實上筆者在十月二十五日已經在台中買到這本創刊號，〈發刊辭〉如此表示：

春風誕生在這樣的歷史時刻，只有一個愷切的期盼：永不妥協地站在自由民主的一邊，義不容辭地承擔起自己的一份社會責任，和大家共同努力奮鬥。基於這樣的信念，我們切實地自我要求：以理性篤實的態度，從文學、歷史與時事等方面著手，建設一個自由討論的開闊園地，藉著這塊園地，和社會大眾一起來努力發掘問題，認真探求答案。

春天，是所有生命的旺季；而「春風」，預報了春的訊息，也將吹醒沉睡的靈魂，更將吹綠台灣的大地！

《春風》的專欄大致分為「我們的社會」、「認識世界」、「歷史」、「文藝」等區塊，「我們的社會」主要為勞工、漁民及農民說話，追求社會公平；「認識世界」則以第三世界為主，報導一些反帝國主義、反社會主義的時事。通篇可說是《夏潮》的翻版。

它的發行單位實際上是攀附在《美麗島》雜誌發行部，藉著《美麗島》的行銷通道營運。可惜，出版第二期即因「美麗島事件」而遭到停刊處分。

## 《進步》雜誌

黨外新生代主流派刊物——《進步》雜誌創刊號於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在裝訂廠遭到警備總部查扣，不准發行上市，備受各界關注。

警總的查扣公函主旨是：《進步》雜誌創刊號，內容不妥，依法應予查禁。在函文說明中指出：《進步》雜誌創刊號〈閣樓手記〉、〈民主的實踐就是進步的里程碑〉、〈人間的座標——進步運動的思想基礎〉等文，其中部份內容嚴重混淆視聽，影響民心士氣，核已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六、七兩款，依同法第八條之規定，予以查禁。

警總這次查禁《進步》雜誌，係採取事前查扣方式，亦即不待雜誌上市，即在裝訂廠先一步查封，是自《選舉萬歲》、《鐘鼓樓》雜誌創刊號在裝訂廠被查封以來所僅見，因而招致社會各界議論紛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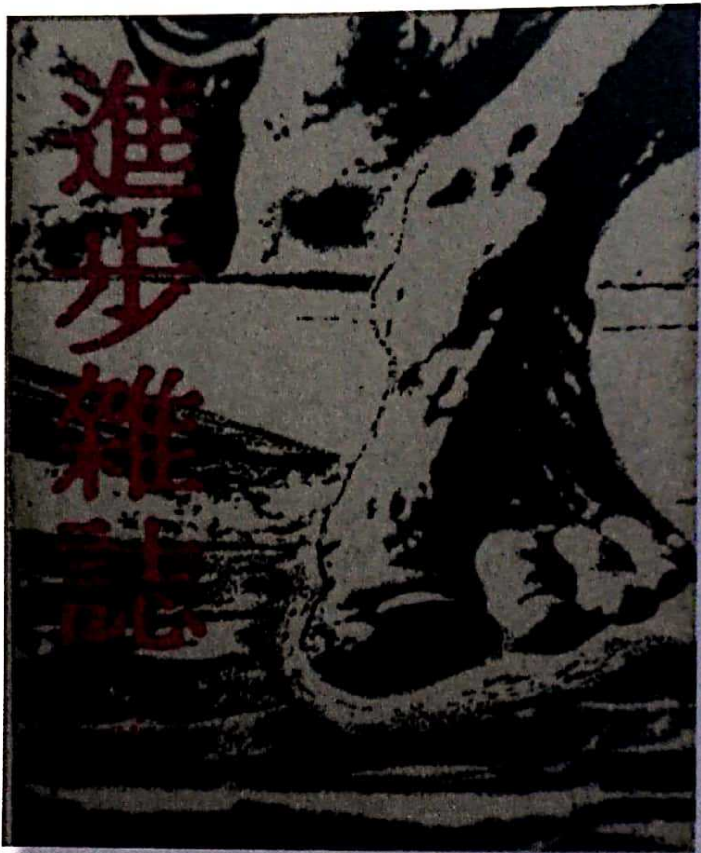
《進步》是由「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鄭勝助擔任發行人，社長林正杰，總編輯林世

煜，副總編輯林濁水及堅強的編輯群所組成的團隊。他們或是參與策劃過黨外人士的選舉，或是撰寫立場尖銳的書籍遭到沒收（《選舉萬歲》、《選舉立法記》），或是擔任過《八十年代》、《亞洲人》、《這一代》的編輯，素質水準相當整齊，也極具發展潛力。

雜誌登記證核准下來以後，設在北市和平東路三段的《進步》編輯部，每天都高朋滿座，不斷的有各路人馬前來拜訪，自然惹得情治單位大為緊張不安。而《進步》諸君子，由於活動頻繁引起過度的注意，此注意不論是警戒性的或崇拜性的，都容易使他們的人格

產生自我膨脹；於是少數幾個人的相互質疑詰責，經由少數幾份雜誌的報導推波助瀾，就儼然蔚成風潮，具備了理論基礎，在群眾中落實生根，但事實真相往往並非如此。

《進步》創刊號的封面是一幅黑白底的木刻版畫，一雙粗獷剛健的赤足踏在土地上，使人意



被封殺於裝訂廠的《進步》雜誌創刊號。

態感受極為生動，象徵著奮勇邁進的大無畏精神，左方血紅色的《進步雜誌》四個大字，使得色調對比相當鮮明。目錄的編排極具匠心，它將每一類同性質的文章，以一本過去遭查禁停刊或現正出版中的雜誌名稱，來做為某一類專欄的刊頭，如以《民主評論》來表現社論；以《政治家》來代替人物專訪；以《今日府會》來涵蓋議會問題；以《暖流》來為民請命，表達勞工及農民利益；以《文星》來展示文藝作品等；假使你靜心細數專欄的內容和主標題的稱謂，倒也十分妥當貼切。

然而《進步》創刊號政治漫畫的取材，針對戒嚴法、出版物管制辦法等問題加以發揮，隱隱然已觸及了戒嚴執行單位警備總部的虎鬚，這種「政治升段」、「勇氣晉級」的大膽作風，似乎已替它的查禁佈下了伏筆。

《進步》的編輯群年輕、有活力、極富衝勁和批判性，這是它的長處；但相對的也可說是年輕氣盛、思考不夠穩重周延，例如有些批評的話是不必講滿講絕的，保留幾分的含蓄有助於減低別人的敵意及厭惡感。無黨籍監委宋英就曾替《進步》題了幾句話加以勉勵——「新生代要進步不要心浮氣傲」，黨外的老前輩吳三連也曾反覆叮嚀——「不要衝，要留後步，不要像放煙火一樣，講六、七成就好」，從這個穩健角度看《進步》，它是不及格的。

〈閣樓手記〉裡的吶喊「進步是無法被查禁被停刊的」，「進步不死，民主也不死」（是否意味著進步查禁了民主就寫下休止符了？）「進步是解放，解放束縛人生迫害人性尊嚴的嚴重桎梏」、「解放於極權獨裁，解放於封建專制，解放於保守封閉，解放於野蠻殘暴，解放於愚昧怯弱」（是否暗示現政權具有上述屬性，〈進步〉要加以解放？）這些逞一時之快的情緒性字眼，含意既曖昧，指涉又不明確，很難讓執法單位不產生「聯想」。

基於上述種種跡象解讀，〈進步〉雜誌創刊號果然就這樣被警總封殺於上市之前，筆者也是費盡工夫，才從台北友人手中找到一本，並且保留迄今已經三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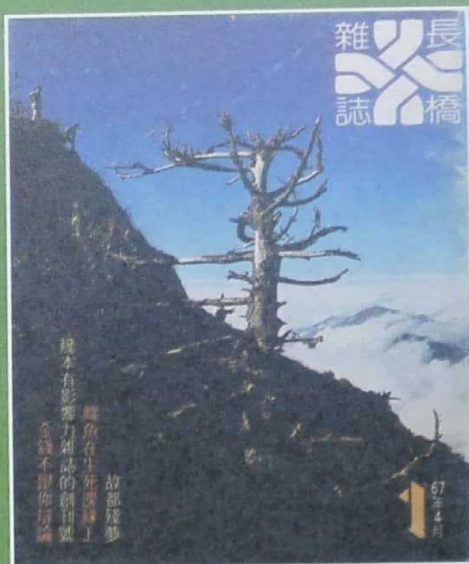
chapter

7

系列

《長橋雜誌》

《政治家》





## 《長橋雜誌》

《長橋雜誌》創辦人鄧維楨先生，是我尊敬的文化前輩。他從台大心理系畢業後，即創辦《大學雜誌》，在一九七〇年代造成「革新保台」的風潮。隨後又創辦《太平洋雜誌》，旋遭停刊。一九七八年四月創刊的《長橋雜誌》已是鄧維楨創辦的第三本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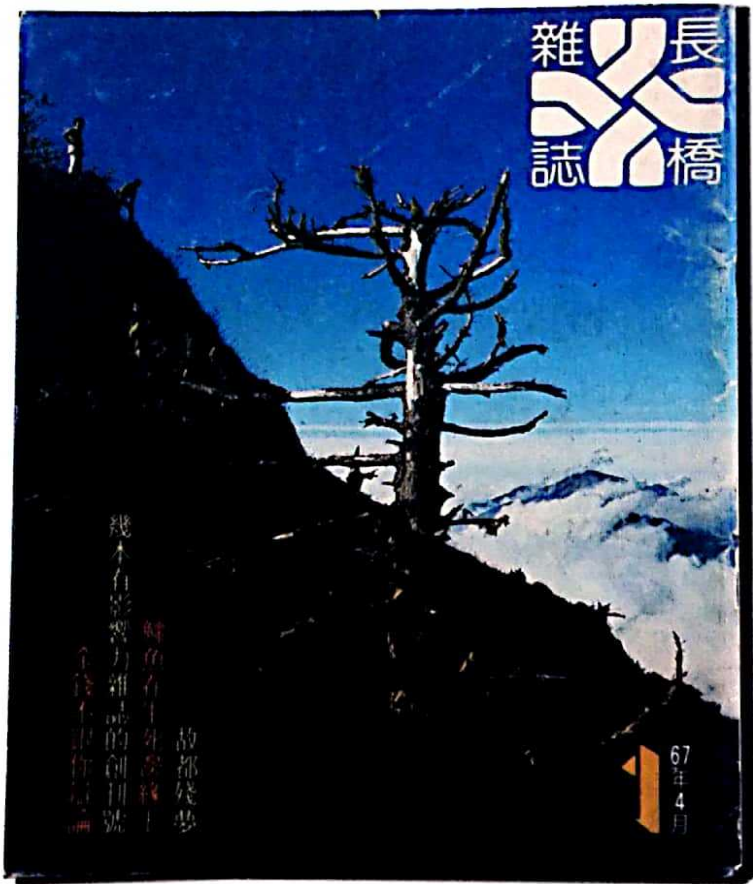
《長橋雜誌》創刊號有他自撰的一篇〈幾本有影響力雜誌的創刊號〉，介紹了（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號胡適撰寫的〈《自由中國》的宗旨〉及雷震撰寫的〈發刊詞〉。（二）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文星雜誌》創刊號的〈不按牌理出牌——代發刊詞〉，是由《聯合報》專欄作家何凡撰寫的，他的夫人林海音女士是《純文學雜誌》與《純文學出版社》創辦人，提攜造就不少作家。（三）《中華雜誌》月刊是胡秋原創辦於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日，創刊詞是胡秋原自撰，但是他的文章特色是「太長了」。（四）一九六八年元旦創刊的《大學雜誌》由鄧維楨自費創辦，何步正是總編輯。創刊號用〈編者的信——讓我們來做一個實驗〉，用以表明鄧先生「是在怎樣的心情下辦這個雜誌」。（五）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夏潮》創刊，創辦人是鄭泰安醫師。《夏潮》

並無創刊詞，但是鄧先生以為封面上寫了一行字，也許就是《夏潮》的創刊詞：「我們期望許多人和我們一起熱愛自己的國家。」（六）《仙人掌月刊》由許長仁於一九七七年三月一日創刊。《仙人掌月刊》創刊詞由王健壯以〈中國的出發——代發刊詞〉，題目意氣磅礴，內容也如浩浩長江，雄偉而壯麗。

一九七八年八月，《長橋雜誌》第四期才發表創刊詞〈沒有偉大的個人，就沒有偉大的社會！〉表明：

《長橋雜誌》的基本精神  
就是自由主義。

本期特別刊登胡適的〈自由主義是什麼？〉、黃炳煌的〈民主的五大特質〉、彭懷恩的〈對民主荒謬認識的舉例——觀念阻礙了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愛賓斯坦的〈民主——生活方式的一種〉。同時，自由



《長橋》是鄧維楨先生創辦的第三本雜誌。

主義也是共產主義的死敵。孫中山、胡適和殷海光三位是對中國自由主義發展最有貢獻的人。

一九七八年九月出版的《長橋雜誌》第五期，刊登陳婉真的〈一位離職女記者的自白〉，這是陳當了六年《中國時報》記者之後，揭發國民黨官干涉新聞自由的實況記錄。劉仁傑採訪許信良縣長的〈許信良論台灣的農業問題〉，指出台灣農業的困境乃是人為造成，他也誠懇的提出解決之道。

《長橋雜誌》第六期刊載陳婉真的〈立法院急待輸入新血〉，她已決定在台北市競選立委。許信良的〈我們需要更多的陳婉真！〉是陳婉真的新書《勇者不懼》的序文。宋國誠、黃宗文的訪問〈青年鬥士——林正杰〉，是為了瞭解《選舉萬歲》被查扣之後，林正杰的動向，更期待政府能多用心瞭解年輕人的想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長橋雜誌》第七期以江放的〈「黨外」黨立法委員康寧祥印象記〉、〈康太太心中的康寧祥〉、〈康寧祥閒談各種問題〉三篇文章為重心，輔以王拓參選國大代表的講詞〈打破政治的獨占，恢復憲法的精神〉及李柏文的〈張德銘為什麼競選立法委員？〉等。

《長橋雜誌》第八期（十二月號）刊載江放、彭懷恩、許鴻源三人合作的十頁精彩篇

幅〈攻守易勢的選戰〉，很可惜的是因為「美中建交」，蔣經國將選舉延期，使得他們的觀點永遠無法印證。另外還有康寧祥、彭懷恩、朱雲漢、黃榮村對談的〈康寧祥談選舉〉、江放的〈陳婉真談「報備競選宣言」〉、陳婉真的〈展望當前國際情勢，論我國外交因應之道〉、許鴻源的〈黃天福為什麼在壓力之下出來競選〉。

《長橋雜誌》第九期延至一九七九年二月才出刊，第八頁出現〈發行人的話〉說：

許多讀者一定會敏感：長橋是不是受到了壓力？我們誠實地告訴大家，長橋從創刊到今天，沒有受過任何壓力。長橋決定改變是在中（台）美斷交之前。值此國家遭遇巨大衝擊之際，我們認為大家更應該關懷國家的前途，為國家盡一己的力量，現實政治問題也應該由更專門的人作更深入的討論，我們知道立法委員康先生已經開始做了，讀者且拭目以待。

這一期內容已無一篇政論文章。

一九七九年三月《長橋雜誌》第十期封面改版成上半段四大字的長橋雜誌與 logo，下半段則標出本期重點文章的篇名與作者。本期重點文章有：李鴻禧教授的〈黨外國會議員

與增額國會議員應扮演什麼角色？〉、陶百川的〈人權宣言、我國憲法、中共憲法有關人權條款的比較〉、姚嘉文的〈由余登發父子案件談新聞報導〉、許鴻源的〈許信良有沒有助選？他為什麼示威抗議？〉、葉蔭〈我對救國團主任宋時選的印象〉等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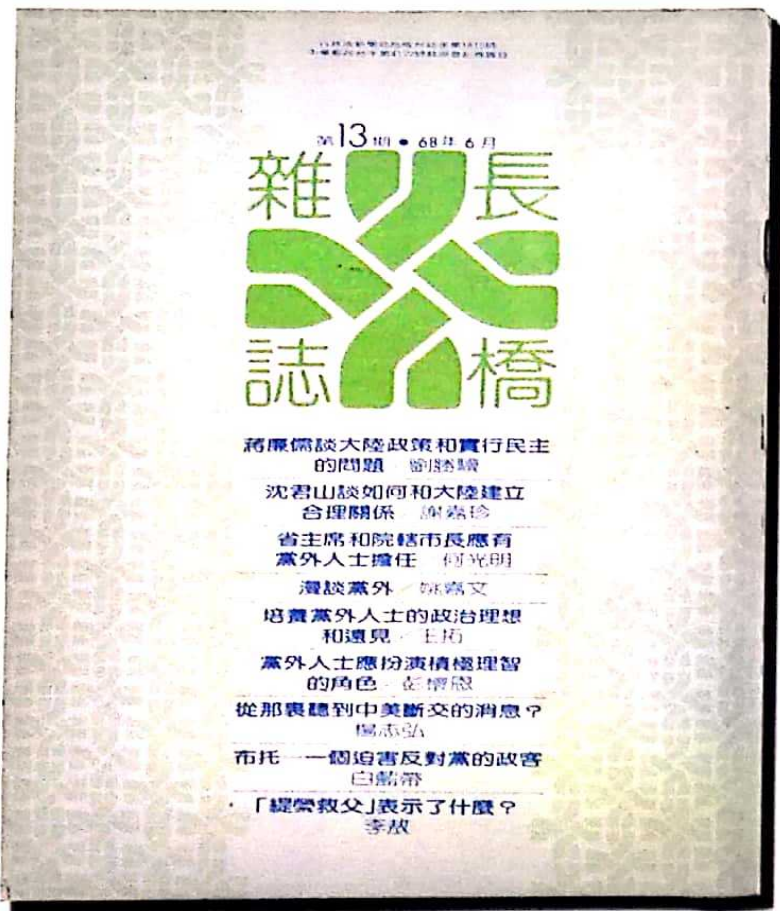
四月的《長橋雜誌》第十一期鄧維楨的〈長橋雜誌是愛國的雜誌〉一文，明白表示：「我既愛國家，也愛國民黨。」「要了解我辦雜誌的態度，必須清楚我對政治和人性的基本認識。第一，我認為政治和其他行業一樣，不能被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所壟斷。第二，不管是商業活動也好，政治活動也好，我不信任自動自發的利他行為——因為這不能預期。」「重要的是，他們（黨外人士）目前的努力，正迫使國民黨在許多方面改進。團體和個人一樣，沒有壓力就不知改進，不求進步。」「愛國家，具體地說，就是愛人民。我們考慮問題處處以人民的利益為前提，而不是以個人或政黨的利益為前提，就是愛國。」

其次，有陳士文的〈余登發有罪還是無罪？〉、姚嘉文〈知匪不報？為匪宣傳？〉及本期重點文章——司馬文武的〈雷震——「反攻無望論」者的一生〉，用以對在三月七日病逝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創辦人雷震表達敬意。

五月第十二期，鄧維楨以〈我們需要彈性的大陸政策〉一文，作為本期的開篇，他主張國民黨政府應該改變過去「漢賊不兩立」政策，採取務實的現實政策，更需要彈性的大

陸政策，先由民間開始交流，官方再循序漸進。相關觀點可參考本期沈君山〈台灣屹立不搖的重要意義與任務〉、蔡政文的〈民間團體與彈性策略〉、許鴻源的〈黨外四一二國是聲明的內容及意義〉、劉勝驥的〈中共能生存到公元二〇〇〇年嗎？〉等文。

六月的第十三期是終刊號，有李敖的〈「緹縈救父」表示了什麼？〉、劉勝驥筆記〈談大陸政策與實行民主問題——鄧維楨訪問蔣廉儒之一席對話〉、謝嘉珍的〈沈君山談怎樣與大陸建立合理的關係〉、楊志弘的〈從那裡聽到「美國與中共」建交的消息？〉、姚嘉文的〈漫談黨外〉、彭懷恩的〈黨外人士應扮演積極而理智的角色〉、王拓的〈培養黨外人士的政治理想和遠見〉、何光明的〈尊重三分之一的民意〉。最後，第七十二頁，鄧維楨以〈揚棄以武力強求統一的觀念！〉主張：我國政府可以主動採取漸進的方式，以期有利



〈長橋〉第十三期成為「終刊號」。

於雙方合理關係的自然發生和發展。

首先，我國政府可以從降低敵意著手。其次，我國對大陸的諜報活動當然要照常進行，但是破壞活動必須停止。對雙方人民的接觸，政府不需提倡，但也不禁止。人民間的接觸有重大意義：提供比較的機會，比較共產制度和自由制度那一個更能使人民幸福；比較生活在共產社會的人和自由社會的人，那一個更有尊嚴。

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和中國實際上也可以組成華人共同市場。這五個地區經過長期的、經濟的、文化的和社會的交流和合作，會很自然地形成共同體，這就是統一。我國政府應該主動，力促其實現；因為，在這一方面，我國比中共更有能力，更有影響力。

當年，年少氣盛的我，曾因缺少一本《長橋》第六期而寫信給鄧先生，並請教一些問題，他的回信充滿熱情，並要我投稿《美麗島雜誌》，同時更送我《長橋雜誌》合訂本（一—六期）一冊。雖然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但我猶滿心感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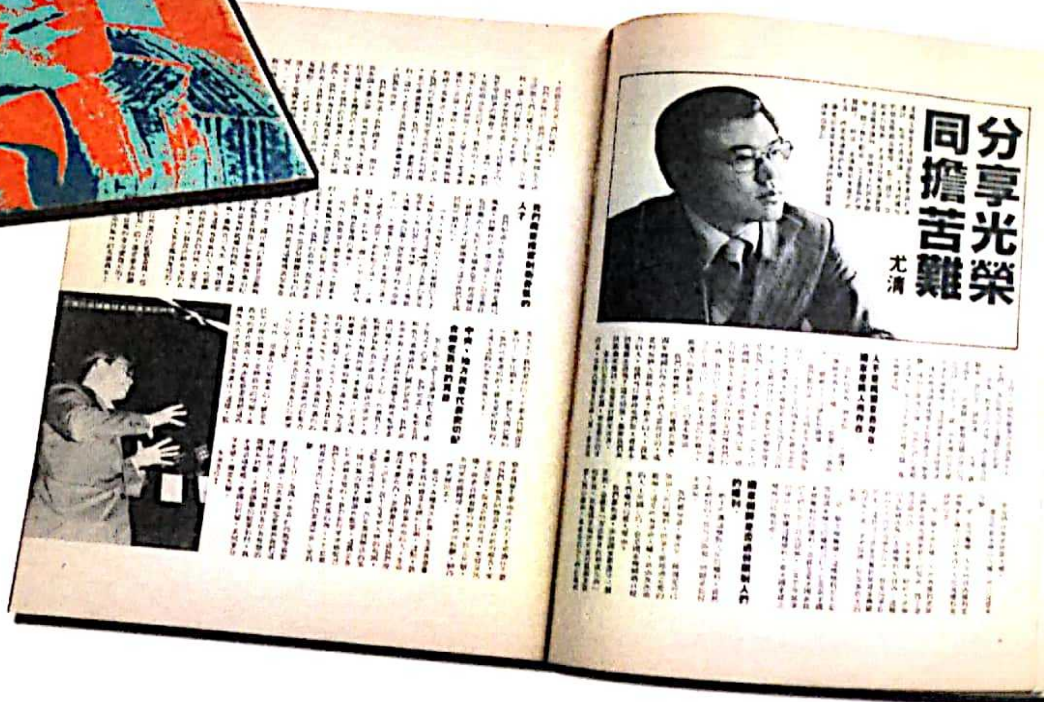
## 《政治家半月刊》

《政治家半月刊》是鄧維楨創辦的第四本雜誌，創刊於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四日。首頁「發行人的信」，即標榜《自由主義的政治家雜誌》一文，他夫子自道說：由於黃導群這位成功的商人之鼓勵，願意出錢出力幫忙雜誌社，他衝動的辦理雜誌申請手續，並和《暖流雜誌》及《鐘鼓樓雜誌》同時核准下來。但前兩本雜誌也都一期就陣亡。他找了林正杰、林世煜和林濁水試辦，但雙方的做法和觀念並不一致。一個月前，他下定決心要努力把《政治家半月刊》辦成我國最具水準的政論雜誌——當然不是這一期，也不是最近幾期，但是也不是二、三十期之後。他以為「自由主義論者，強調每一個人應為自己的言行負責，應受自己的承諾約束。」

創刊號封面人物是監察委員尤清，當時他



鄧維楨標榜《自由主義的政治家雜誌》於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創刊。





因為競選監察委員，而將〈分享光榮·同擔苦難〉演講錄音帶文字化與大家分享。魏廷昱的〈尤清五票當選監察委員〉一文，採訪投票支持尤清的邱連輝、周滄淵、何春木及傅文政，而余陳月瑛因眼疾開刀，不便接受採訪。他們能夠拒絕一票千百萬元的金錢誘惑，而堅持選賢與能，頗令人尊敬。林進坤的〈尤太太談尤清〉，則是由太太眼中看尤清這個人。

鄧維賢的〈周清玉旋風〉所描寫的是：美麗島受刑人及黨外大護法的姚嘉文律師的太太周清玉，因為先生被拘捕，代夫出征，而在台北市以十五萬多高票當選國大代表的內情。

許長仁的〈和黃天福共進早餐〉一文，讓我們了解黃信介、黃天福兄弟成長的背景，其實也是和台灣一般的家庭一樣，只是更多了一份熱心公益及俠義心腸而已。鄧維楨在最後又重刊一九七九年四月的《長橋雜誌》第十一期〈長橋雜誌是愛國的雜誌〉一文，強調「愛國家，具體地說，就是愛人民。我們考慮問題處處以人民的利益為前提，而不是以個人或政黨的利益為前提，就是愛國。」

《政治家半月刊》第二期準時於三月一日出版，封面人物是康寧祥，社論〈黨外需要不自私的領袖——對立法委員康寧祥懇切的期望〉，針對康的溫和路線提出批判；鄧維賢〈康寧祥的思想、感情和政治事業〉介紹了康的中心主張等。

《政治家》第五期於四月十六日出版，封面主題是包括林正杰、林世煜等十五位「黨

外新生代」的報導，鄧維賢〈民主——黨外新生代的事業〉描述了這一批黨外新生代的起源、發展和目標。

六月十六日出版的《政治家》第九期以費希平立委為封面人物，鄧維賢〈費希平——大義凜然的立法委員〉、〈費希平談民主政治〉二文，讓大家都系統的了解費委員對台灣的土地和人民的付出，只因他熱愛民主自由。

十二月一日出版的《政治家》第十八期，鄧維楨以〈我怎樣辦政治家雜誌？〉一文再度表明：

「政治家雜誌的目標：思想上，鼓吹自由主義；政治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要評估政治家雜誌的成就，有幾個參考點：第一，政治家雜誌的發行是否有助群眾認識黨外的政治人物；第二，是不是因為有了政治家雜誌，有個



以康寧祥為「封面人物」的政治家第二期。

性的政治人物受到了鼓勵？第三，政治家雜誌有沒有幫助了黨外政治活動的發展？黨外政治人物有沒有因為做錯了受到警告和教育，做對了受到讚賞和勉勵？第四，政治家雜誌有沒有給讀者正確的民主政治觀念？第五，政治家雜誌有沒有給讀者堅定、講理、誠實、正直、勇敢、心胸寬大的印象？」

「民主政治顯然是『行』的問題，不是『知』的問題！」

一九八二年元旦出刊的第二十期，「鄧維楨的信」宣布《政治家》第二十一期起由鄧維賢接辦。他的〈國民黨不要坐失解除黨禁的良機〉一文，再度苦口婆心地勸告國民黨開放黨外組黨：

統治台灣三十年了，為什麼還遲遲不允許人民自由組黨呢？

目前，這些人正有意組織反對黨，國民黨是不是應該幫助他們達成願望呢？

他們憂慮的是怎麼樣的政局變化呢？第一，中國共產黨佔領了台灣，個人的自由和私有財產將受到嚴格的限制；第二，台灣的極端份子成功了，對外省人和曾經和國民黨合作的台灣人採取無情的政治報復。

國民黨要怎樣消除這些憂慮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識：團結。團結才能有效抵抗外來的侵略；團結才能根本解決內部的問題。

實行民主政治一樣會做錯選擇、做錯決定，但是人民之間絕不致因而產生不滿和仇恨。對政治上的彬彬君子，鼓勵他們組織反對黨才是高明的策略！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出刊的《政治家》第四十期，因為登載胡佛、張忠棟、謝長廷、林正杰、鄧維賢的〈「台灣民主化問題」座談〉，討論大綱為：

- (一) 台灣民主化的迫切性。
- (二) 執政黨與黨外如何推行民主改革。
- (三) 黨外的組黨與改革策略。
- (四) 繼承人問題。

因為在繼承人問題上大做文章，所以，國民黨政府「查扣」的動作就出現了，隨即以「內容不妥」處分停刊一年。《政治家半月刊》終於無法跨入一九八三年！

## 《民主人半月刊》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六日，《民主人半月刊》正式出刊，發行人陳淑美，總編輯鄧維賢，法律顧問陳水扁律師。鄧維賢在「代發刊辭」〈忠於民主的理想〉一文中表明對《政治家》第四十期遭查扣，被停刊一年的處分，除了感到不滿、遺憾和無奈之外，也不知該如何去對他人說明原因。

他提到，明眼人都看得出：

台灣實施民主政治的基礎仍然十分脆弱。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

《民主人》的再出發，是希望在這方面貢獻一份心力。

《民主人》的所作所為、一言一行，都必須忠於民主的理想。

三月十六日，《民主人》第四期刊載「《深耕》停刊事件專輯」，分別由當事人林正杰、林世煜、許榮淑提出看法，再由顧問顏尹謨、《政治家》創辦人鄧維楨分別給予公允的評

價。

五月一日，《民主人》第七期以「康寧祥與黨外前途」專題，刊登了八篇文章，是繼第六期社論〈康寧祥應放棄競選第四任立委〉一文後的深刻探討。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晚上，中央增額民意代表選舉結束，康寧祥只得到三萬多票落選，同屬康系的張德銘、黃煌雄亦遭滑鐵盧。十二月十六日出刊的《民主人》第二十二期封面以「康寧祥下台——黨外運動

的轉捩點」專題，登載李敖、鄧維賢、趙鳴、陳敏、張宗元的五篇探討老康落選事件的文章。選後檢討專題也刊登顏尹謨的〈七十二（一九八三）年選戰總檢討〉來自我鞭策。

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民主人》第二十五期出刊，鄧維賢

〈回顧與展望〉文中，向讀者報



〈政治家〉停刊，〈民主人〉接棒。

告了《民主人》有驚無險的度過平安的一年（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六日—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並預告在春節過後，將以被禁足一年的《政治家》週刊來復刊。

他回想《政治家》創刊於「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元氣正待調濟之時；《民主人》則創刊在黨外元氣恢復之後，黨外正開始深刻的自我檢討之時。並且表示：

我們認為，肩負「改革體制」重任的黨外運動或黨外人士，就必須率先實踐「犧牲」、「奉獻」、「殉道」，否則就不配稱為「黨外運動」或「黨外人士」；黨外須如此被苛求，是無可奈何的，因為在台灣要建立民主政治，就必須付出這樣的代價；不願付出這種代價，就不要自欺欺人地炫耀什麼「民主運動」。

## 《政治家》週刊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四日，《政



《政治家》半月刊停刊一年後，以周刊復刊。

治家》週刊（右上角以紅底白字標示「復刊號」）正式上市，以新當選的八位黨外立委作為封面人物。鄧維賢在「發行人的信」中，以「政治家」的故事表明他自己十分意外地，從《政治家》的記者和主筆身分變為《政治家》的經營者。

「所以，《政治家》週刊的發行，除了秉承過去《民主人》和《政治家》半月刊信仰自由主義及追求民主的精神外，我們還打算在『關懷鄉土』這個方向上盡心盡力。

《政治家》週刊將繼續是一份黨外雜誌。」

《政治家》週刊發行人鄧維賢、主編金可風、副主編李寧、法律顧問陳水扁、社務顧問顏尹謨、史非非。

《政治家》週刊第二期於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早上剛上市，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即於二月二十二日十四時填寫好「查禁通知」，內容如下：

受文者：政治家週刊

日期：73年2月22日14時

行文單位／正本：有關單位

字號：（73）隆徹字〇七〇八號



副本：有關單位 駐地：台北市

主旨：「政治家週刊」第二期內容不妥，依法查禁，請查照。

說明：

一、該刊本期刊載〈外電有關蔣經國連任的報導〉、〈謝下李上的曲折過程〉等文，其中部份內容涉及詆毀國家元首，為匪宣傳，扭曲事實，嚴重挑撥分化，核已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三、四、六、七款，依同法第八條之規定，扣押其出版物。

二、請依權責轉知各級學校、圖書館、警察單位、社教機構、各工（礦）廠及所屬有關單位清查報繳。

總司令

陳守山

陸軍二級上將

《政治家週刊》第十一期（四月二十四日出刊）為因應美國雷根總統於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一日訪問中國大陸而製作「雷根為何去中國大陸？」專題，在封底彩色照片採用「世

界地理雜誌社」出版的《進入中國旅遊》這本書內的圖片，標題為「滿載行李的腳踏車沿天安門前的池邊而行」，警總以內容為匪宣傳而「查禁」，這本書在市面上迄今並未遭受查禁。因而好意認為這是警備總部行政作業上的一次失誤。

不料，第十三期（五月八日出刊）因為報導「美麗島受刑人自五月四日起無限期絕食」的消息，受刑人家屬和黨外公職人員組成聲援會，在義光教會同步絕食聲援。警備總部於民國七十三年五月八日以（七十三）隆徹字第一七七五號通知第十三期刊載〈分擔苦難〉等文，內容扭曲事實，嚴重淆亂視聽，影響民心士氣，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並刊載經本部查禁在案之傳單，核已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六、七兩款，依同法第八條之規定，扣押其出版物。警總並派人員到裝訂廠查扣相當於五千本未裝訂完成的雜誌。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政治家週刊》第二十期出刊上市，警備總部即在六月二十七日以（七十三）隆徹字第二五七一號通知「部份內容歪曲事實，挑撥分化，嚴重淆亂視聽」予以查禁。鄧維賢於第二十一期〈發行人的信〉一文中，猜想應該是指〈蔣緯國——宮廷中的尷尬人物〉一文的「部份內容」。

七月十七日，《政治家週刊》第二十三期以〈會不會出現「第三代蔣總統」？〉為封

面故事出刊，雜誌社在七月二十一日收到警備總部於七月二十日簽發的查禁公文，理由是「部份內容詆毀國家元首」。雖然警備總部通知查禁，但是上市的雜誌並無沒收情況；本來還為此而高興，但很快就傳出令人失望的消息：本刊可能遭「停刊一年」的處分。

果然，台北市政府出版品行政處分書以：

73、7、23府新一字第三一六四九號

處分事由：貴刊第二十三期（73、7、17出版）所刊載多篇文字，內容肆意挑撥分化，影響團結，顯與貴刊原登記發行旨趣「闡揚基本國策，激勵民心士氣」不符。案經轉准行政院新聞局七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73）瑜版二字第一〇五〇七號函核定，違反出版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一、二款，應依同條款規定予以行政處分。

處分種類：定期停止發行一年（自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起至七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止）。

違反法律：違反出版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一、二款依出版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一、二款及同條第二項之規定予以處分。

右列出版品經依法核定行政處分如上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版的《政治家叢書第一集》，由鄧維賢等人自兼發行人與編著者。八月十四日，鄧維賢在《政治家叢書第三集》的〈我們為什麼出「政治家叢書」？〉表明，這樣做——是出自勇氣和決心的——基於幾個理由：

(一) 為了表示抗議。有關當局停刊《政治家》，是草率、漫無標準的決定；顯示有關當局根本藐視言論自由的尊嚴，既令人痛心又教人失望。

(二) 《政治家》被停刊後，碰巧黨外雜誌正面臨來自各方的「喊打」「喊殺」，使黨外雜誌負責人、編輯及作者陷入風聲鶴唳之中；在極不幸和悲劇氣氛中，身為黨外雜誌的一員，理當同舟共濟，不該趁此時全身而退。

(三) 我們曾考慮讓《民主人》復刊，在辦妥復刊手續之前，暫時以「叢書」名義，每週出版一本，以便對長期訂戶及定期購買的讀有所交待。

但是，《政治家叢書》卻遭到台北市政府新聞處禁止發行。雖無違反出版法，在有關

單位全面封殺之下，除了無法郵寄之外，上市的雜誌會隨時被沒收。因應之道是出版到八月底（第四及五集），將暫時結束目前的出版。主要的考慮有二：（一）八月份是黨外雜誌可能遭到整肅的關鍵時刻，《政治家》並未撤退，表示我們願與所有黨外雜誌共患難。

（二）九月以後，《政治家》暫停發行，有助緩和黨外雜誌競爭的壓力，這是我們樂見其他黨外雜誌的生存與發展。

《政治家叢書第五集》於八月三十日出刊，用了超過全書四分之一的大篇幅刊登〈反制衡、拼命幹、零故障——黨外縣市長檢討跛腳地方自治〉，由台北市議員陳水扁主持，有屏東縣長邱連輝、彰化縣長黃石城、新竹市長施性忠三位參加座談。鄧維賢也在書末以〈「政治家」明年復刊，申請「民主政治」雜誌〉一文中，清楚表明：叢書停止出版，計劃申請一本新刊物——《民主政治》。《政治家》的班底，將暫時解散。在《民主政治》創刊前，「休息，為了走更遠的路」。

## 《民主政治週刊》

《民主政治週刊》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創刊，創辦人鄧維賢，發行人黃菊文，社長潘立夫（一、二十六期），一路走來，也是跌跌撞撞，總算出版一期算一期，到了第二十六、二十七期鄧又自兼代理發行人，至一九八五年五月八日《民主政治週刊》第三十八期出刊後，宣告休刊。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發行人鄧維賢以系列總號一三三期宣告《政治家》雙週刊復刊，接續《民主政治週刊》。至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總號一三八期時改為週刊發行，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總號第一四五期時再度休刊，但宣稱《政治家》會再度復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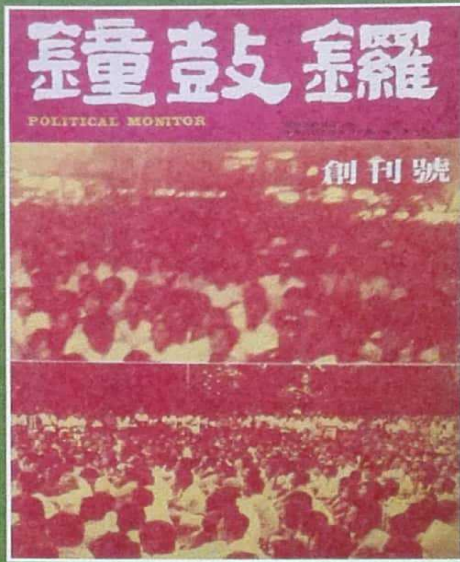
事隔一年五個月，《政治家週刊》在解除戒嚴兩個月之後，第三度以總號第一四六期復刊，出刊至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總號第一五六期後，就永久休刊了。

外界對鄧氏兄弟有一個有趣的對比：當鄧維楨在《政治家半月刊》時，雜誌封面以報導黨外人物為主題，內容多半以黨外相關報導為重心，大幅登載黨外人士的活動及反對運動的主張。半月刊發行四十期，只有第二十一期刊登當時國民黨籍的省主席林洋港，其他三十九期均為黨外人士。鄧維賢主掌的《政治家週刊》時期，一變為報導國民黨為主，其「封面故事」幾乎全部都是國民黨的「黨政高層」和內閣官員的報導。

chapter

8

# 《蓬萊島》系列





## 《鐘鼓樓》雜誌

曾經是《美麗島》雜誌社副社長的黃天福，是很少數未被逮捕的「美麗島」成員，他也是黃信介的胞弟，對於延續《美麗島》雜誌有著一份特殊的使命感。因而，在《美麗島》雜誌停刊後，他就積極籌辦繼承《美麗島》精神的《鐘鼓樓》雜誌，但在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一日，《鐘鼓樓》雜誌創刊號正在緊鑼密鼓之中，五萬多份還在平板機上印刷、完全沒有裝訂的紙張、版樣和底稿，統統被全副武裝的幾百名情治人員「搶走」。

筆者手中保有一份《鐘鼓樓》創刊號的影印本，黃天福的〈發行人的話〉寫道：

「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也是一個光明的時代；這是一個失望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誠然，黑暗與光明，失望與希望，都只是一線之隔，端着我們的作為如何而定。

二年來，我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變局。外則共匪以笑臉外交粉碎了民主國家的防線，

使我國的國際地位日益低落；石油價格的節節上漲，又助長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內則物價飛漲如脫韁之馬，人心惶惶不可終日；而執政黨推行民主政治的誠意不夠厚實，凡百措施均以鞏固其政權為前提，遂使全國百姓大為失望；迨至高雄事件發生，主要黨外人士被捕入獄，造成人們極大的心理震撼，更引起國際人士的普遍關切。各路打手乃紛紛出籠，披上「愛國」的外衣，以達到取寵的目的。許多黨外人士有如驚弓之鳥，不是噤若寒蟬，就是掉頭轉向。國人的政治冷感症更加惡化，上焉者耽於紙醉金迷，下焉者淪為殺盜淫妄。於是，執政黨的既得利益更獲保障，而我國的民主憲政基礎更形脆弱矣！

近讀宋儒蘇軾「上皇帝書」，不禁戚戚然。他說：「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循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臣之所懼，譏刺既眾，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放眼國內，敢犯顏諫上者寥若辰星。難怪，東坡先生要慨嘆：「天下亦曰殆哉！」

鐘鼓樓雜誌創刊於此時此地，益覺責任之重大，當以逆耳之忠言，作執政黨之諍友。

凡有益於國家民族者，將不惜個人生命以爭取之，凡有違憲法或人民福祉者，亦將奮臂掃除之。集眾人之智慧，運春秋之筆，期使亂臣賊子懼。

謹條陳數則，表明我們的決心，並與愛好民主自由法治的人士共勉之。

我們的理想：建立一個真正實施三民主義的國家，以促進全民的大團結，達成社會的真和諧。

我們的希望：做黨外雜誌的開路先鋒、帶動民意管道更暢通。

我們的原則：站穩立場，不歌功頌德、不奉承、不妥協。不為禁忌、神話、權勢所束縛。

我們的看法：沉默大眾的意見應受到尊重及發揚，純黨外大眾媒介有其存在的必要，

執政黨應順應輿情廣開言路。

我們的做法：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尚空談，言之有物。

我國古時候，各地方都有警「鐘」或警「鼓」之設，一有事變即擊鐘或擊鼓以警告各方民眾。歷代明君亦設諫「鼓」、登聞「鼓」於朝廷之外，以納人民諫議之言。時至今日，寺廟道觀遍佈全國，暮「鼓」晨「鐘」不絕於耳，亦所以提醒大家朝乾夕惕。讀者諸君如欲窮千里目，請更上一層「樓」。

願民主的「鐘」聲響遍寰宇，願自由的「鼓」聲威震神州，願法治「樓」上客常滿，更願美麗島上的鐘鼓樓帶給我們光明與希望。

《鐘鼓樓》創刊號應該是用三十多頁的篇幅，製作「高雄事件特輯」的報導，因此情治單位才會使出殺手鐮，在印刷廠即先行扣押，隨後又給予停刊一年的行政處分。

## 《鐘鼓樓》雜誌

直到一九八三年元旦，黃天福再創辦《鐘鼓樓》雜誌，社長是陳水扁。創刊號內「發行人的話」〈讓鐘聲·鼓聲·鑼聲同時響起〉一文，如此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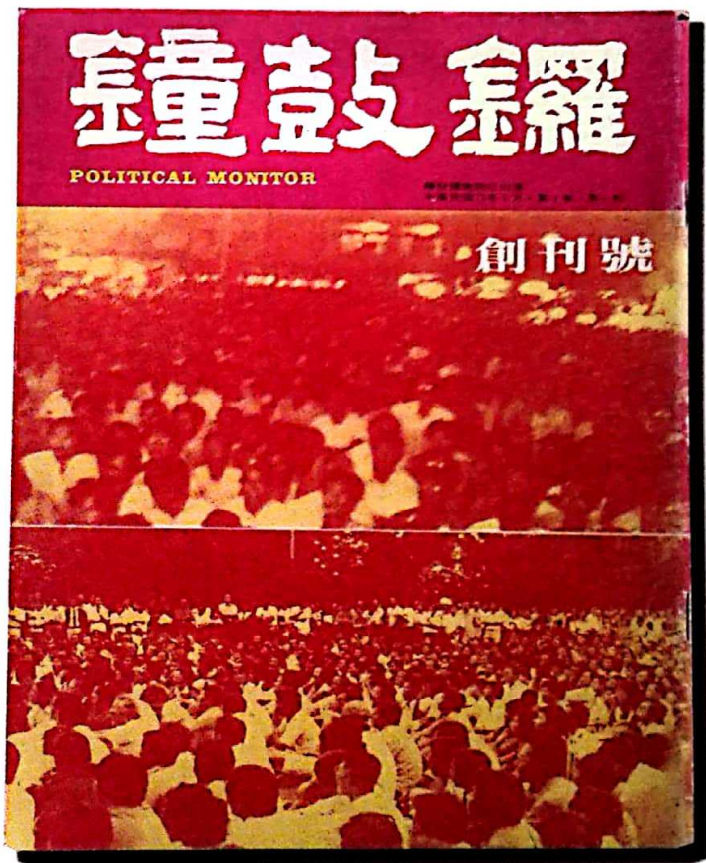
從《鐘鼓樓》到《鐘鼓鑼》，雖然只是我個人的一小步，卻希望它是黨外政治活動的另一大步。二年四個月前，《鐘鼓樓》雜誌在美麗島事件強烈震撼之中創刊，不畏強權不

懼高壓，曾經自許「做黨外雜誌的開路先鋒」，遺憾的是，開路先鋒尚未祭旗出征，就在印刷廠中被「黑金剛」掠奪沒收了。士可殺不可辱，如今《鐘鼓樓》蛻化為《鐘鼓鑼》，黨外雜誌大軍已然披掛上陣，與國民黨御用傳播工具捉對廝殺，《鐘鼓鑼》號角齊鳴，先聲奪人，樂於投入為我國民民主政治開創坦途的戰場。

《鐘鼓鑼》雜誌的創刊，將一本《鐘鼓樓》的精神，不標陳高論，不無的放矢，並將擴大參與層面，歡迎各界人士尤其是新生代加入，從各個角度深入而周延地探討現實問題，發揮輿論力量，維護憲政尊嚴及人民福利。

鐘聲鼓聲鑼聲從今日開始響起，願它聲聲入耳振聾啟聵，喚醒中國的民主魂。

《鐘鼓鑼》第三期（一九八三年三月）登載〈黨外何去何從！〉座談會全文，討論題



《鐘鼓鑼》於一九八三年元旦創刊。

綱：

(一) 黨外雜誌的發展方向？

(二) 黨外要做的是什麼？

(三) 黨外要如何作？

(四) 選舉運動與黨外。

由黃天福主持，參加者有尤清（《博觀》）、林正杰（《前進》）、林世煜、陳水扁（《鐘鼓鑼》）、鄧維楨、謝長廷（《關懷》）等人。他們用了十一頁的篇幅，為黨外的下一步交換觀點與意見。

黃天福在《鐘鼓鑼》第六期（一九八三年六月）的〈發行人的信〉中提到：

本刊第五期，又於裝訂廠中，遭情治人員奪走五千五百餘冊。這是主管當局箝制新聞自由、封鎖黨外言論的另一高潮；也是我繼《鐘鼓樓》停刊，再發行《鐘鼓鑼》以來的一次大打擊。

《鐘鼓鑼》自創刊以來，同仁們以臨深履薄的心情，戒慎戒懼，對內容已作最大的自我設限，尚且遭到警總的查扣，一葉知秋，國民黨的高壓政策，必然日甚一日；黨內外的

言論衝突，也必然益趨尖銳化。這不是我們所願見的，但我們將無所畏懼，以民眾喉舌自期許。

「寧鳴而死，毋默而生。」我始終認為一個黨外民主鬥士必須有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必須有隨時坐監的心理準備。我將繼續吶喊，喊出人民的心聲，向國民黨的鷹犬挑戰，直到人間有正義公理為止。

第五期遭到查扣，主要是因為刊登潘立夫的〈台灣·日出·韭菜命〉一文，潘指出：造成台灣人韭菜命，主要的因素在於「政治」，包括日本人和國民黨政府的治台政策，使得台灣精英遠離政治，只在經濟上求取富裕；另外就是台灣人的應對態度，先無法形成共同政治意識，加上統治者的分化政策，只能在經濟生活一代一代打轉。

「美麗島事件」造成台灣精英的犧牲，台灣民眾開始反省：

第一個刺激是：國民黨政府不是一個文明的、尊重人權的政府？

第二個刺激是：軍事法庭審判的合宜性、戒嚴對人權的傷害性？

第三個刺激是：國民黨政府和台灣人是一種什麼情況的結合關係？

第四是前瞻性的思考：台灣人應該處在什麼立場來看待國民黨？

這些問題的存在與解決，也需要台灣人自己冷靜思考的。

《鐘鼓鑼》第八期（一九八三年八月）又意猶未盡的推出潘立夫的〈台灣之命運〉一文，再度向警總挑戰。〈台灣之命運〉是這樣說：

台灣之所以到今天依然無法在國際上站起來，最重要原因是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的根結則是台灣人的結構問題。由於台灣人的結構，造成意識形態不能順利整合，因此民意分歧；而無法順利整合的原因，固然在傳統文化問題，但國民黨政府本身也有責任，而國民黨本身之所以無法提出辦法，其實正是意識形態問題。

從意識問題論，中國問題第一；但現實問題是台灣問題為當前國民黨政府的一切基礎。意識形態左右了國策、黨策、政治體制、社會公平原則，並很不智地操縱教育，讓教育 and 現實脫節。

對台灣而言，兩岸對峙不是唯一問題，國際社會的問題，全球戰略問題中的太平洋戰略是問題，美國對台關係法，和蘇聯對台灣所訂的法，都表示台灣在國際上，有其秩序地位，在戰略平衡上有其維持穩定的必要性。

台灣不過是中國大陸先後的移民，而國民黨政府竟然搞不好，三十多年來，使台灣命



運淪到這種局面，寧非怪事？

今天的政策、體制、外交、經濟、教育，統統在製造人民的痛苦。台灣人的悲哀，豈真是命運安排？

一九八三年九月出刊的《鐘鼓鑼》第九期「發行人的話」〈燃燒的火鳥——美麗島〉一文中，告訴我們：

幾乎就在同時（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台北近郊某裝訂廠內，台灣黨外雜誌《鐘鼓鑼》第八期經過愛好民主人士夜以繼日地撰寫、編校、印刷之後，甫裝訂好就被警總人員以「嚴重混淆視聽」的莫須有罪名予以查扣。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出刊的《鐘鼓鑼》雜誌第十期，是因應十二月三日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的「選舉專輯」，但警總在裝訂廠執行查扣作業，十一月十日行政院核定《鐘鼓鑼》雜誌停刊一年。

## 《蓬萊島》週刊系列

由於雜誌再度被停刊，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二日，《蓬萊島》週刊創刊，創辦人黃天福、發行人賴品撰、社長陳水扁、副社長周伯倫、總主筆常念台、總編輯黃森松（一—三期、李逸洋（四期起）。



《蓬萊島》就是《美麗島》。

《蓬萊島》週刊〈發刊辭〉表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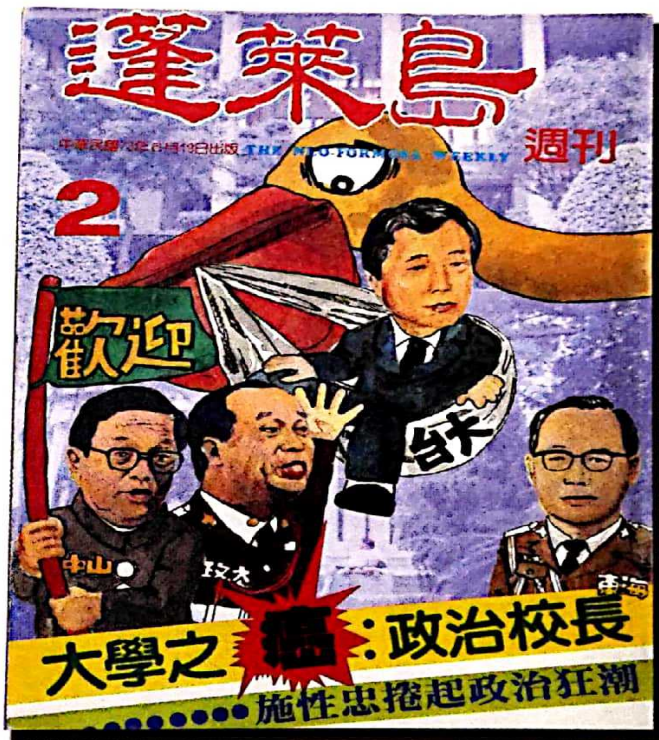
就創刊動機而言，《蓬萊島》就是《美麗島》。《美麗島》上承《臺灣政論》，下啟《鐘鼓樓》、《鐘鼓鑼》，在黨外言論的傳承上，如一燈點燃百千燈，燈燈相傳直至永遠。

就歷史背景而言，「蓬萊島」也是「美麗島」。台灣古稱「美麗島」，又稱「蓬萊島」。美麗指台灣的風光明媚，蓬萊指台灣的物產豐饒。列祖列宗胼手胝足，闢此人間仙境，我們便有責任保護她，留給後代子孫一個美麗的蓬萊島。

就雜誌成員而言，《蓬萊島》更是《美麗島》。美麗島政團為台灣的民主政治描繪了理想的藍圖，我們將邀請「美麗島」的所有子民加入行列，只要是《美麗島》的作者、讀者、支持者、關懷者，便都是《蓬萊島》的主人。

《蓬萊島》的奮鬥目標是：台灣的黨外及黨外的台灣。以報導台灣的黨外新聞，來凝聚台灣的黨外力量；用黨外的眼光看台灣，以黨外的立場批判台灣，清楚表示其延續《美麗島》雜誌的精神和傳遞黨外運動香火的媒介。

《蓬萊島》創刊號封面故事「國民黨的大玩偶——透視台籍政客四十年來的命運」，遭



《蓬萊島》第二期因「以翻譯代替著作」七字，造成「蓬萊島事件」。

到查扣。第二期封面故事「大學之癌：政治校長」，內文則被誣指為侮慢國家元首，予以警告。第三期封面故事「立法院十三兄弟」，又被戴上「混淆視聽」的大帽子予以查扣。

第四期封面故事「國民黨在台灣醫界的省籍歧視——軍方、台籍醫學勢力大對抗」，還是被查扣。六月三十日，《蓬萊島》雜誌社接到台北市政府公函：貴刊第一期所刊載多篇文字，內容均係分化挑撥，影響和諧團結，應予定期停止發行一年（自民國七十三年七月二日至七十四年七月一日）。

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蓬萊島》雜誌改名《蓬萊島叢刊》第一集（總號五）繼續發行，一九八四年九月三日出版至第九集（總號十三）後暫停。因為每期都遭到查禁或查扣，黃天福因而損失慘重。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日，創辦人黃天福，發行人藍美津，總主筆常念台，總編輯李逸洋的《西北雨》創刊號（總號第十四）接續出版，依然每期都被查禁或查扣，直到九月二十七日《西北雨》第四期（總號第十七）出刊，隨即被處分停刊一年。

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蓬萊島叢刊》第二次登場，發行人改為黃天福，陳水扁及周伯倫改為顧問，總主筆和總編輯照舊。叢刊只印上總號第十八號，十月十六日總號第十九號，十月二十三日總號第二十號，十月三十日總號第二十一號，十一月六日總號第二十二

號，本次共發行五期，當然是每期均遭到查禁或查扣。總號第二十二號的封面內頁預告《鐘

鼓鑼》即將復刊的消息。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西北雨叢刊》（總號第二十三期）首度登場代打，當然是犧牲打——查扣。封底頁再次預告《鐘鼓鑼》即將復刊的消息。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鐘鼓鑼週刊》創刊號（總號二十四）封面故事以「美洲中時被迫停刊內幕」上市。十二月四日，《鐘鼓鑼週刊》第三期（總號二十六）封面故事「海峽兩岸科學家爭奪戰」，更開始在封面標上「台灣人的新聞週刊」字樣。十二月十一日《鐘鼓鑼週刊》第四期（總號二十七）出版，封底內頁預告《東北風週刊》即將問世的消息。十二月二十八日《鐘鼓鑼週刊》第七期（總號三十）封面故事「台灣的軍事強人——郝柏村的未來動向？」，遭到國民黨政府處分停刊一年，使得《鐘鼓鑼週刊》的腳步無法邁入新的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五年一月八日，《東北風週刊》創刊號（總號三十一）出版，創辦人黃天福，發行人鍾文良，其他人照舊。《東北風週刊》創刊號的封面故事是「林家喪禮專輯」，報導發生於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林家血案，兇手闖入國民黨政府嚴密監視的省議員林義雄家中，殺死林義雄的母親和其一對雙胞胎女兒亮均、亭均三人，並重傷大女兒奂均。

吳均經搶救後，救回一命。因美麗島事件繫獄的林義雄，獲交保出獄回家處理喪葬事宜，在情治單位監控的肅殺氛圍籠罩下，他雖多方奔走尋找墓地，卻無法如願，甚至有次他擬返回霧峰省議員會館整理私人物品，卻被警備總部誣指他遊山玩水，將其再次拘押。直到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林義雄才重獲自由。出獄後找到墓地，才在一九八五年元旦為三位往生者舉行入土儀式，讓亡者長眠。文中提到，這不只是林家的喪禮，這是全體台灣人的喪禮，也是全體台灣人的「慟」；我們不求報復，但是尋找真兇，理出真相，卻是最起碼的要求。

《東北風週刊》第五期（總號三十五）在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二日出版，因為國民黨政府情報機構派人至美國暗殺美籍華人江南（本名劉宜良），造成軒然大波，引起國人對江南生前撰寫的《蔣經國傳》格外好奇，因此，包括《東北風週刊》在內的各黨外雜誌紛紛連載，造成一股「蔣傳」熱潮。無奈《東北風週刊》命運坎坷，出版五期，期期查扣，最後仍逃不過停刊一年的處分。

一九八五年三月五日，《蓬萊島叢書》總號三十六出版，版權頁註明：

社長：陳水扁（因被誣陷誹謗準備坐牢，暫辭）。

《蓬萊島叢書》總號三十九（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六日）開始連載史特寧·希格瑞夫

的《宋氏王朝》，從宋家男主人宋嘉樹談起，到宋家如何主宰中國半世紀的歷史，有著詳細的敘述。

一九八五年四月九日，《蓬萊島叢書》總號四十一出版，封面故事是「江南命案大審幕後」，膽大包天的國民黨政府情治單位，竟然派出黑道到美國暗殺美國國民，國民黨應該給個交代吧！

《蓬萊人週刊》創刊號（總號四十二）於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六日出版，創辦人黃天福，發行人藍世聰，其他人員照舊。繼續連載《宋氏王朝》。至一九八五年五月八日《蓬萊人週刊》第四期（總號四十五）出版後又遭停刊一年處分。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七日，以發行人黃天福出版《蓬萊島系列》的《蔣家王朝》（總號四十六）、五月二十八日出版《民國第一家》（總號四十七）、六月六日出版《宋家興衰》（總號四十八）、六月十五日《宋家朝代史》（總號四十九）、六月二十五日出版《宋氏朝代》（總號五十），其重點放在《宋氏王朝》一書的連載，以及一些黨外活動的報導與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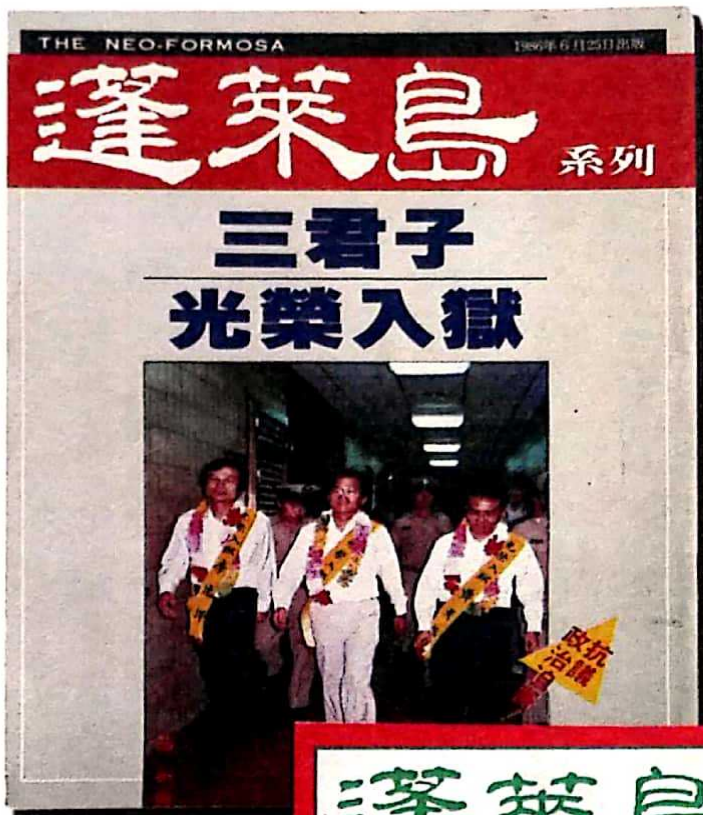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蓬萊島週刊》停刊期滿首度復刊，復刊第一期卻以總號五十一出版；七月十六日復刊二期以總號五十二出版，內文首頁以「蓬萊島」再出發！

一文，向海內外讀者宣告「暫時休刊」，改以「每月一書」方式與讀者見面。

《蓬萊島》系列週刊，創下黨外雜誌兩項記錄：

第一、查禁率最高：出刊五十二期，查禁五十一期（我們相信這一期也一定難逃查禁命運），查禁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這是黨外雜誌過去所未曾有的記錄。而未查禁的《蓬萊島週刊》第二期，係遭台北市政府處以「警告」處分，此期因刊登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七個字，而被國民黨判處本刊發行

「蓬萊島事件」的《三君子光榮入獄》特刊。



黃信介、張俊宏出獄後的《美麗島團圓》特刊。



人黃天福等三人各有期徒刑一年，罰金二百萬元，這項判決本身也寫下台灣誹謗官司刑罰最重的記錄。

第二、停刊比例最高：《蓬萊島》系列五種週刊，被警總處以停刊一年處分的發行期數正好是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依序是《蓬萊島週刊》、《西北雨週刊》、《蓬萊人週刊》、《東北風週刊》、《鐘鼓鑼週刊》，平均每出三期即被處停刊一年。總計在一年一個月又八天的發行期中，有四分之三的期間以《叢書》方式出刊，警總隨時可「非法搶奪」，《蓬萊島》週刊的命運有如「魚游釜中」，完全是在夾縫中求生存。

《蓬萊島》週刊之所以讓國民黨感覺有如芒刺在背，主要有二因，其一是《蓬萊島》針對國民黨統治本質所作批判，如家族統治、宮廷接班、權力核心鬥爭、未來台灣政局等，不但銳利無比而且十分正確，因此觸怒有關當局。其二是《蓬萊島》標榜台灣意識，堅持凡認同台灣、熱愛鄉土的人皆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

讓我們再次攜手走那民主更長遠的路！

但其後並未見「每月一書」的出刊，直到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才出版《蓬萊島事件》專輯一書。一九八六年四月八日出版二十五開本的《火鳥再生——蓬萊島文摘》叢書。同年六月二十五日再出版《三君子光榮入獄》專輯一書。一九八六年八月十日，出版《蓬萊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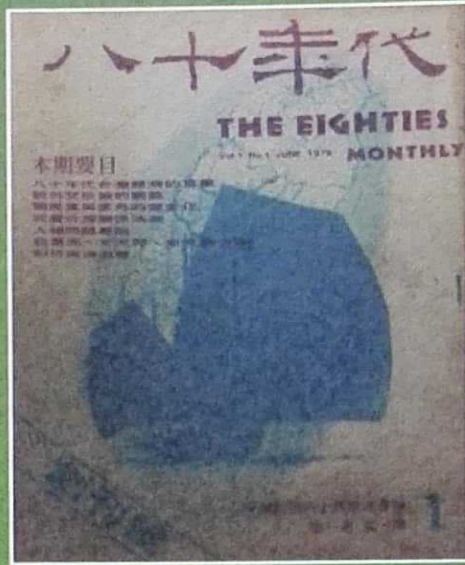
特刊——美麗島團圓特刊》，為歡迎黃信介、張俊宏兩先生全台巡迴演講的特刊。

《蓬萊島》系列週刊的編輯重心，以報導黨外為主，從黨外運動、人物、雜誌、公職人員、花絮等，再至選舉、組黨等論述。其主要目的在藉由雜誌傳播，讓讀者了解黨外堅持的理念；同時也提出許多批判國民黨、人權、台灣史及探討台灣命運的系列文章。

chapter

9

# 《八十年代》系列



## 《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

我的黨外青春

164

《八十年代》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的「美麗島事件」爆發後被處停刊一年處分。其實，《亞洲人》早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即提出申請，計劃和《八十年代》分別於每月一日與十五日出版發行，加強新聞分析與報導，同時也擴展國人關心亞洲問題。發行人司馬文武，社長康寧祥。

《亞洲人》在一九八〇年二月創刊，〈創刊辭〉表達其對台灣民主運動的看法：

我們對民主政治的主張是民主的、漸進的、道德的、和平的。我們的做法是誠實的，負責任的，我們希望利用知識的傳播、理論的闡發、問題的探討，激發民眾的參與，透過社會運動與議會制度，以建立成熟穩定的民主制度。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軍事法庭針對因美麗島事件遭逮捕的省議員林義雄，召開第一次調查庭。林義雄夫人方素敏列席旁聽，他於中午休庭時間打電話回家卻無人接聽，

遂請林義雄在議會的助理田秋堇回家看看，田回家發現重傷的兔均，立刻打電話求救，《亞洲人》雜誌辦公室與林義雄住家較近，司馬文武、康文雄、林濁水、林世煜先後趕到，在林家地下室找到林媽媽及雙胞胎亮均、亭均的屍體。

一九八〇年三月出刊的《亞洲人》第二期，林濁水以筆名「林南窗」，詳細敘述林家血案發現經過。警備總部遂以其刊頭標示《「八十年代的」亞洲人》與申請的《亞洲人》刊名不符，予以停刊一年處分。

一九八〇年八月，以康文雄為發行人，社長康寧祥，司馬文武擔任總編輯的《「八十年代的」暖流》正式出刊，但是警總找碴似的以「八十年代的」不符刊名，處以停刊一年。

一九八一年二月，《八十年代》以第八期首度復刊；一九八一年七月，《亞洲人》以第三期首次復刊；一九八二年二月，《暖流》以第二期首度復刊；三種雜誌曾經重疊發行。《八十年代》發刊至第三十二期（一九八四年一月）又遭到停刊一年處分。《亞洲人》發行至第三十二期（一九八四年一月）後暫停發刊。《暖流》則發行至第十九期（一九八四年一月）後暫停發刊。

《八十年代》因為停刊期至一九八四年四月三日，所以曾在二月二十二日出版《八十年代叢刊》及三月二十一日出版《八十年代叢書》作為過渡性刊物，而未列入總號。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日，《八十年代》半月刊以總號第三十三期第二度復刊；至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一日發刊至第三十九期，再遭停刊一年；其後第四十及第四十一期改用《八十年代叢書》出刊，並列入總號。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亞洲人》半月刊第二次以總號第四十二期復刊，發行至第五十期（十二月二十二日）後改為以週刊出版。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八日，《亞洲人》週刊以總號五十一期出版（總編輯李旺台），發行至總號第七十七期（一九八五年八月三日），八月十日又遭到停刊一年處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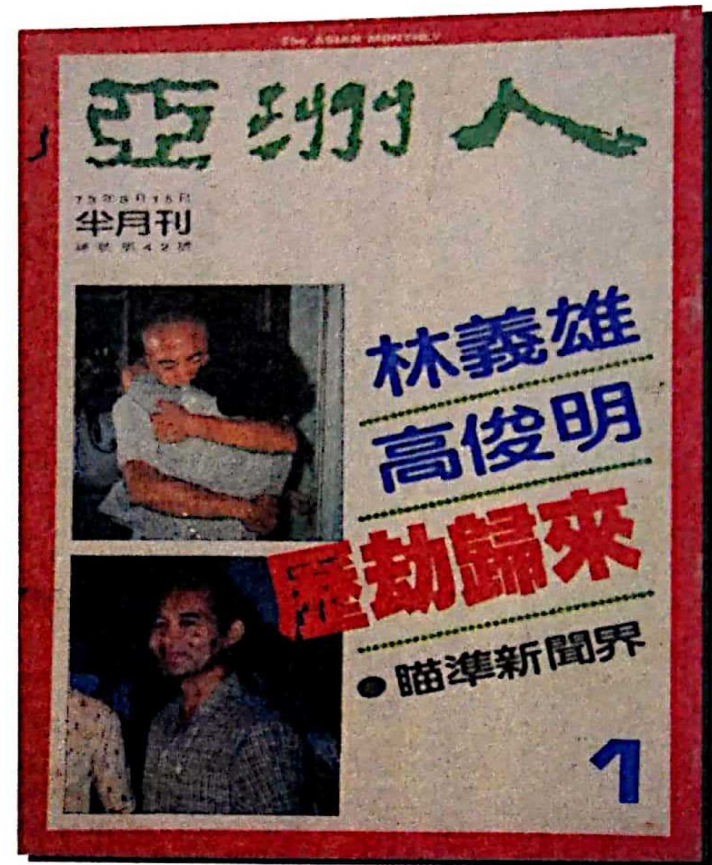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日，《八十年代》第三次復刊，並改為週刊，以總號第七十八期發行，總編輯李旺台編至第九十九期，第一〇〇期起由司馬文武擔任社長兼總編輯，發行至第一一三期（一九八六年五月十日）後，再被停刊一年處分。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暖流》以《八十年代》總號第一一四期第二次復刊，發行至第一一六期。（六月一日後，又被以「已逾延期出版期限」為由，吊銷雜誌執照而停刊）。七月十六日，再以康文雄為發行人出版《八十年代評論》作為過渡，但未列入總號。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日，《亞洲人》雙週刊，第四度以《八十年代》總號第一一七期復刊，但至十月十五日發行《亞洲人》雙週刊第二期後，就無疾而終。

《八十年代》系列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八十年代》第四卷第一期，推出〈中國民主運動發展史（二）台灣部份（一九四九—八一）〉，邀請立法委員黃煌雄、前《台灣時報》總主筆陳少廷、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前《自由中國》半月刊主編）傅正、立法委員康寧祥、立法委員張德銘、台大法律系教授李鴻禧、《中國時報》副總編輯王杏慶、台北市議員林正杰、前《大學雜誌》社務委員張紹文等人，共同來對日治時期台灣民主運動發展、省參議會時期、《自由中國》半月刊與「中國民主黨」、黨外勢力興起與在野勢力的展望等，

進行一場深刻的研究與討論。



一九八二年十月，《八十年代》與《亞洲人》推出一「憲政體制的危機」系列專題，分別是刊登於《亞洲人》第三卷第五期（十月一日出刊）的〈憲政體制危機三部曲〉、《八十年代》第五卷第三期（十月十五日出刊）的〈全面檢討國會危機〉、《亞洲人》第三卷第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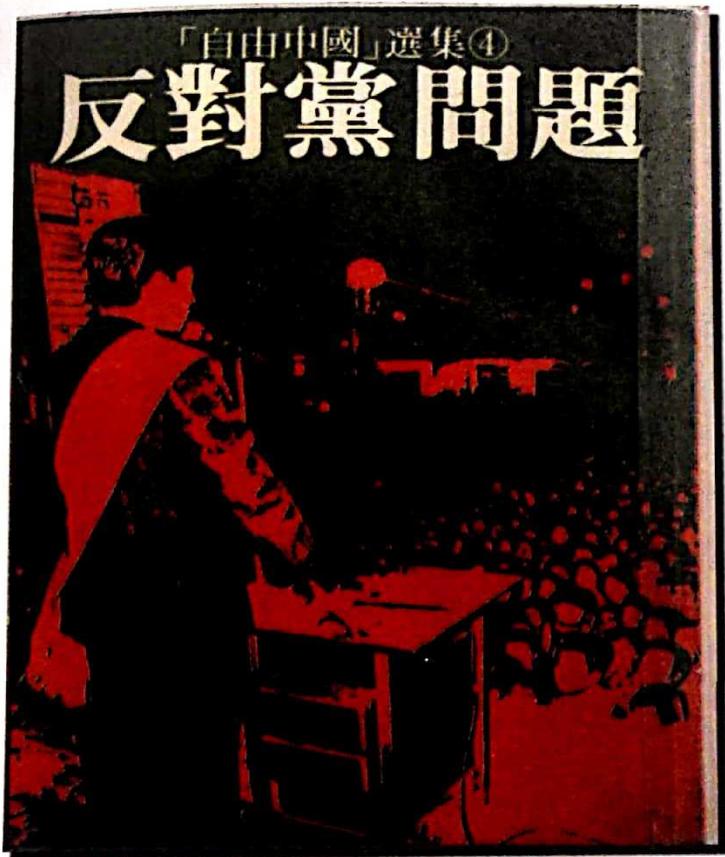
《亞洲人》由月刊改為半月刊發行。



（十一月一日出刊）的〈緊急權與抵抗權的衝突〉、《八十年代》第五卷第四期（十一月十五日出刊）的〈分裂、統一、基本法〉、《亞洲人》第四卷第一期（十二月一日出刊）的〈為民主鋪下一條寬坦的大道〉（包括〈政黨法論〉、〈七十年來國民黨的政黨觀〉、〈康寧祥與憲政學者「政治資金規制」對話〉、〈國民黨式的選舉〉），這一系列五個憲政危機專題，對國人了解憲政問題癥結之所在，提供一定程度的助益。後來在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由「八十年代出版社」編輯成《台灣的憲政危機》一書出版，供社會大眾參考。

### 《八十年代》系列能夠順利

出版，主要是因為康寧祥在議會「穩健溫和」的問政態度為蔣經國所認可，才讓他有機會領導黨外。在康寧祥帶領之下，司馬文武的主持，使得《八十年代》系列雜誌，呈現專業冷靜風格，內容及水準穩定，成為一九八〇年代黨外雜誌陣營裡的重要刊物。



附屬的「八十年代出版社」在那種「風聲鶴唳」的年代，也出版了一些好書，例如由陳忠信、周瑜、范巽綠、賀端藩等人整理《自由中國》半月刊而編輯的《地方自治與選舉》、《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反對黨問題》等四本書，所呈現的是由中國來台的自由主義者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前輩們，如何堅持主張與理念，面對蔣介石爭自由、爭民主的膽識與經驗。

最為荒謬的是《反對黨問題》一書被查禁，書籍內容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由一九五〇年四月至一九六〇年九月刊登的二十四篇文章，當時沒有一篇文章被查禁。不料，十九年後的一九七九年，將之編印成書，竟反遭國民黨政府查禁。筆者當時剪報保存的《自立晚報》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如此報導：

**「反對黨問題」一書 警總依法查禁 康寧祥準備提訴願**

「台北訊」八十年代出版社所出版的自由中國選集：「反對黨問題」一書，日前已經警總依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予以查禁，查禁理由是混淆視聽，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以及破壞團結。

由無黨籍立委康寧祥所主辦的八十年代出版社，目前已出版四本自由中國選集，除被

查禁的反對黨問題之外，還有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地方自治與選舉等三本。據悉，康寧祥已準備提出訴願及抗議。

後來，再出版《台灣的憲政危機》，討論：（一）憲政體制；（二）國會危機；（三）緊急權與抵抗權；（四）分裂、統一與基本法；（五）國民黨式的選舉等，當時台灣最關心的政治問題，並且提出解決辦法。

同時也翻譯日本知名法政學者作品，分別是：菊池久的《名宰相·愚總理·惡首相》，是藉由評論從明治維新以來四十五位日本首相，來探討現代政治領袖的條件。翻譯者署名李明仁，其實是三位東京大學留學的學者共同譯作，「李」是台大歷史系教授李永熾，「明」是台師大歷史所所長林明德，「仁」是台大歷史系教授鄭欽仁。丸山健的《政黨法論》主要討論世界民主政黨發展的歷史，方便推動政黨政治的台灣精英有參考與研究的依據。日本知名憲政學者小林直樹的《國家緊急權》一書，除了解釋國家緊急權的由來之外，更強調人民抵抗權。本書對於亟欲解除戒嚴、戡亂枷鎖的台灣民主運動，有如醍醐灌頂，從理論上的釋義和實踐上的作為，建議如何落實合憲的基礎。最後介紹這本《政治的力與理》，屬於《八十年代》系列雜誌的社論選集，表達了四年來黨外對重要政治問題的態度，開創

黨外政論新境界。

司馬文武的作品有《我愛凱撒》，在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五日出版，分為民主法制、言論自由、時政短評、國際政治、海外見聞、書評·文化等六輯。是他分別在《自立晚報》、《長橋雜誌》、《八十年代》、《大學雜誌》、《臺灣政論》、《這一代》、《中國時報》、《亞洲人》等各雜誌、報紙所發表的作品。《為國民黨的外交下半旗》是一九八六年五月出版，內容分別是：為國民黨的外交下半旗、中美外交、中日外交、中共的外交、國際政治等五輯。司馬在〈為國民黨的外交下半旗〉一文的前言是這樣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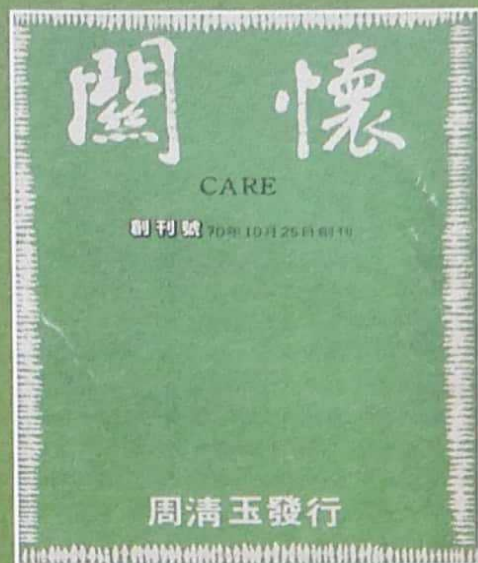
多年來，國民黨的外交節節敗退，逐漸萎縮，國民卻不知其所以然，無權力參與，也無能力關心，有的只是擔心和傷心，大部份國民都把外交當作國民黨的家務事而已，面對未來台灣的生存，我們在為國民黨外交致哀之餘，必須打破國民黨對外交資訊的壟斷，不斷以輿論和民意監督國民黨負起應負的責任來。

國民黨到二〇一五年的現在，猶活在大中國的想像之中，等著看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六日之後的改變吧！

chapter 10

關懷

雜誌



## 《關懷》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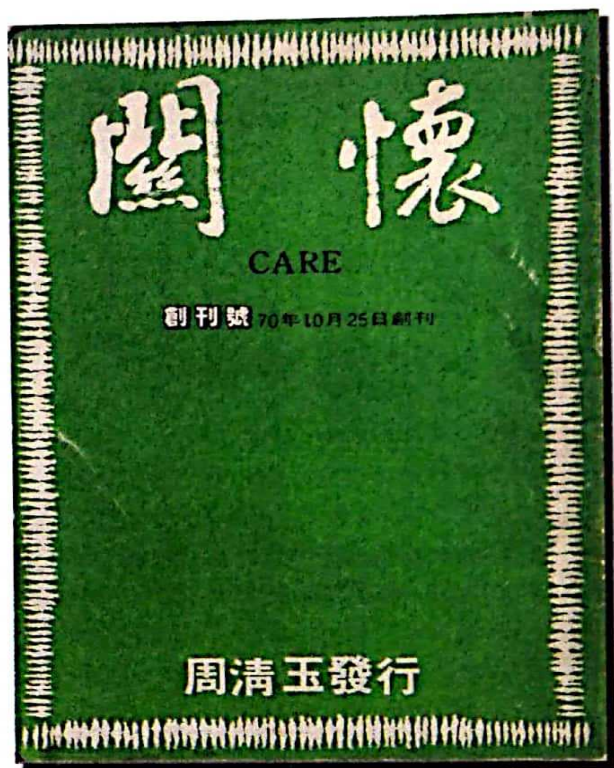
美麗島事件受難家屬周清玉於一九八〇年底以十五萬餘票當選國民大會代表。在黨外「辦雜誌」熱潮中，她在美麗島辯護律師謝長廷和新生代的協助下，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創辦《關懷》月刊。周自任發行人兼總編輯，社長是謝長廷，法律顧問陳水扁，編輯顧問林正杰。

周清玉出身社會工作領域，《關懷》雜誌定位在關心美麗島受刑人及其家屬、婦女、老人、青少年等的權益，在黨外雜誌偏向政論取向中，《關懷》的溫和風格相對突出，為黨外民主運動另闢人權領域的溫馨。

《關懷》的風格亦在黨外陣營引發討論，雖然增加政論內容，仍然不脫其本性。例如：多次呼籲特赦美麗島受刑人與政治犯；關心美麗島受難家屬，再擴大到對政治犯及一般受刑人的關心；為特殊冤獄個案成立救援組織；要求政府取消黑名單，讓海外台灣人能公開自由的返鄉；舉辦「關懷夏令營」，邀請美麗島受難家屬的兒童，提供成長分享機會，後來更擴大到其他政治犯或冤獄受刑人家屬的兒童；並設立「關懷助學金」，幫助受難家屬

或受刑人家屬等。由此可以看到周清玉努力經營黨外陣營內部團結，以及擴大黨外關心視野上的用心。

《關懷》雖曾遭到查禁（筆者查證找到被查禁期數是第六、十一、十八、二十、二十三、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期共八期），但是始終未被停刊處分，是黨外雜誌中的特殊例子。其變化大致如下：《關懷》月刊，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創刊，發行人周清玉（一、七十九期）、社長謝長廷（一、八十四期）、總編輯周清玉（一、五期）、史非非（九、十二及十六期）、黃宗文（二十六、四十七期）。



一九八五年五月第四十一期啟事：因應《臺灣年代》週刊的誕生，第四十二期起內容及篇幅縮減一半，改為純人權雜誌。第四十二期（一九八五年六月）開始僅對訂戶發行，至第七十三期（一九八九年六月）。

一九九〇年三月，周清玉出任彰



化縣長，才出版第七十五期。一九九〇年九月，第八十期改為革新版，周改任創辦人，發行人游正治，同時為因應周任縣長，人事改組，雜誌社遷往彰化；編輯方向除延續過去對政治犯和社會關懷之外，特別針對彰化地方的需求加強縣政報導，同時全面贈閱。

一九九一年二月，創辦人周清玉，發行人游正治，加入社長林朝業，發行革新版第六期。

雜誌地方化之後，社務委員與編輯委員也加入地方人士，發行至第一一〇期（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後結束停刊。



chapter

11

《博觀》雜誌及《博觀叢書》



## 《博觀》雜誌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監察委員尤清以其弟尤宏為發行人，余陳月瑛任社長，林濁水主編的《博觀》雜誌創刊號正式上市，全書以「台灣的外交」問題為重心，包括：「上海二號公報」顯示了什麼？／尤清談台灣對外關係／三十年來黨外的外交主張／黨外四人訪美歸國公開談話記錄／打開外交僵局的新途徑——兩黨外交／尤清演講台灣人權／北美台灣同鄉會簡介／美國學界對華政策的辯論。

《博觀》創刊號差一點因為金恆煒的〈美國學界對華政策的辯論〉一文，遭到警備總部查禁。本文原載於美國《中報》，《縱橫》月刊第十七期刊登此文，即遭到查禁。

《博觀》第二期「組黨！組黨！組黨！」專輯預定十月一日出刊，因故延遲。十月四日上午，台北市新聞處文化小組會同管區警察，前往北市莒光路的裝訂廠，將裝訂中的雜誌全數查扣並押走。根據其出示「台灣警備司令總部七十一年十月四日（71）隆徹字第三六九六號公文」受文單位為台北市政府新聞處。公文內容稱：「《博觀》雜誌第二期登載〈黨禁之戰〉等文部份內容嚴重淆亂視聽。故請新聞處予以查扣。」

《博觀》第三期「還我言論自由」專輯於十一月一日出刊，內文有：嚴重抗議警總剝奪人民言論自由／《博觀》查扣事件備忘錄／多可怕的查禁目錄／多可怕的停刊目錄／學生運動與校園言論自由／新聞迫害並不能帶來勝利／還我言論自由——三十年言論自由奮鬥史／特務與反抗運動等文。奇怪的是：本期並未遭到警總查禁。

《博觀》第四期「人權問題」專輯於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一點，又遭警總查禁。原因是：〈人權保衛戰〉等文章引用外國資料不當，嚴重混淆視聽，影響民心士氣為理由，查禁該雜誌的上市發行。

博觀

台灣的外交

上海「二號公報」顯示了什麼？／尤清談台灣對外交係／三十年來黨外的外交主張／黨外四人訪美歸國公開談話會記錄／打開外交僵局的新途徑——兩黨外交／尤清演講台灣人權／北美台灣同鄉會簡介／美國學界對華政策的辯論

TAIWAN PANORAMA 1982. 9. 1.

創刊號 七一年九月一日

發行人尤宏表示，該刊第四期完全以「人權」為專輯，所談都是世界各地的人權問題。例如：拉丁美洲、波蘭等地的人權狀況；荷蘭國際新聞協會對我國人權的聲明及調查報告；所謂的「政治犯」在監獄中的吶喊；建議國民黨要有點「人情味」；要求「特赦」林義雄等等，

都是希望能夠促成現狀的突破。〈人權保衛戰〉是林濁水署名，用來探討台灣戰後人權運動史作為議論中心，展示一段台灣近年來人權狀況的回顧。此文大部份內容有「歪曲事實」、「混淆民心」之嫌疑。

## 《博觀叢書》

「博觀叢書」第一集《立憲·違憲·護憲》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準備上市，文化小組據報即趕至裝訂廠，準備下手全部沒收；然而《博觀》的人手腳俐落，讓文化小組撲了個空，一本都沒收到。他們所出示的公文內容為：依據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七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72）隆徹字第一〇八七號函辦理。指出該書刊載〈違憲清單〉、〈幫會·開會·內鬥〉、〈從公共政策的角度看二重抗議事件〉等文，部份內容淆亂視聽，影響民心士氣，核已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六、七兩款，依同法第八條之規定予以查禁。

「博觀叢書」第二集《扯下法統的假面具》在同年七月上市，由尤宏、林濁水、劉一德、章學含編著，如同書名般的指責那些萬年國代是「雜牌代表」、是「逃難代表」、是「貴族代表」、是「官選代表」、是「遞補代表」、是「舞弊代表」、是「落選代表」、是「絕食代表」、是「抬棺代表」、是「酒家代表」、是「漢奸代表」等等，拼湊成國民黨的「國會法統」。尤宏等人很努力的羞辱這些「老賊」。



「博觀叢書」第三集《瓦解的帝國》由林濁水、劉一德、尤宏、章學含合作編輯，在

一九八四年一月上市，採用菊八開印刷，一本書重達十二兩半，跟一本雜誌兩、三兩重比較，重了四倍。但是，依據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七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73）隆徹字第〇三〇二號函知：該書刊載〈我的長江是淡水河〉、〈西線無戰事〉、〈打倒冒牌的民族主義〉等文，嚴重違背反共國策，





國大開會三十四天，政爭不斷的歷史。

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危害社會治安，經依照「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五、六、七款及同法第八條之規定，予以扣押其出版物。

「博觀叢書」第四集《南京最混亂的三十四天——國大現形記》由尤宏、林濁水編著，描述第一屆國民大會從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開幕，五月一日閉幕，歷時三十四天；共計開了預備會議六次，大會十六次，總

統選舉會一次，副總統選舉會四次，分組審查會三日。歷時雖短，但是其間在國民黨導演下卻政爭迭起，非同小可：有代表抬棺絕食風波，有胡適競選總統風波，有副總統候選人集體罷選風波，一波波的驚濤駭浪，打得人人目瞪口呆，一件件的醜聞，搞得人人掩耳遮目，至於開會時會場裡裡外外，天天吵架，兩天一次全武打，三天一次大遊行，甚至四次一次「攻打會場」大搏鬥，這些更不在話下了。所謂中華民國法統——所謂中華民國政權正

當性合法性的基礎，在六十八年前，就是這樣和世間見面，登上歷史舞台的。現在我們且根據當時在法統特產之地中國大陸，而現在早已絕版的幾本書和報紙記載，來重新勾繪其醜惡面目吧！

chapter

# 12

《前進》

週刊系列



《前進》週刊、《前進廣場》、《前進時代》、《前進世界》、《前進每週一書》、《向前看》等

《前進》週刊系列創辦人林正杰，政大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一九七五年透過陳菊介紹，幫康寧祥、郭雨新發傳單助選而進入黨外；一九七七年加入許信良、張俊宏競選團隊，幫助許信良、張俊宏分別當選桃園縣長與台灣省議員。後又和張富忠合撰《選舉萬歲》一書，書本在裝訂成冊時，即遭到警備總部查扣。後曾編輯《這一代》、《富堡之聲》雜誌，一九八〇年底幫周清玉、許榮淑、張德銘助選，三人都當選。一九八一年初，出任《進步》雜誌社社長，創刊號於四月出版，即遭到警備總部在裝訂廠扣押。同年底，參加台北市議員選舉，獲得高票當選。一九八二年二月擔任《深耕》雜誌社社長，一九八三年二月辭去社長一職。開始籌辦《前進》週刊。

《縱橫》月刊第二十四期（一九八三年三月號）曾用了十一頁的篇幅做了〈前進週刊點將錄〉，專訪發行人林正杰、社長蔡式淵、總編輯耿榮水、專欄主任蔡仁堅、採訪主任魏廷昱、編譯室主任楊祖珺、編輯黃嘉光等七人，讓他們暢談自己對《前進》週刊的努力

與期待。例如林正杰：希望把《前進》辦成中國的新聞週刊。蔡式淵：掌握新生代民主運動的脈膊。耿榮水：向民主大國「前進」！

徐陽的〈黨外政論雜誌邁向新境界——《前進》創刊的背景分析〉一文，明白指出：黨外雜誌從月刊型態已無法滿足讀者對政治資訊的需求，《政治家》因而在兩年前推出「半月刊」，《深耕》和接續《政治家》的《民主人》也推出半月刊，展現黨外雜誌腳步正逐漸加快中。

《前進》週刊的人事，除上列七人外，還有名譽發行人費希平（老立委）、總經理陳盛林、美術編輯劉還月、總務黃志堅。可以看到他們都具有豐富的編輯和選戰經驗，年紀都在二、三十歲上下，以他們的理想與熱情來辦理一份極具意義的週刊，勢將對整個政論界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前進》週刊試刊號出刊，市場一片叫好之聲，銷售狀況也很不錯。三月二十八日，《前進》週刊創刊號出刊，黨外雜誌正式進入「週刊時代」。直到《前進》週刊第十五、十六、十七期，開始上演和警備總部派出的「文化小組」人員進行搶書、查禁、警告處分的攻防戰。八月六日第十九期上市，接到了《前進》週刊停刊一年的處分公文。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名譽發行人費希平、發行人蔡式淵、社長林正杰、總編輯耿

榮水的《前進廣場》週刊創刊號正式登場。孰料，八月三十日《前進廣場》週刊第四期一萬七千本，遭到警備總部在裝訂廠查扣，理由是〈台北·艾奎諾·馬尼拉〉等文，內容嚴重淆亂視聽，影響民心士氣，依法予以查禁。

十月十五日出刊的《前進廣場》週刊第十期十七頁〈首都別記〉登載「台北市政府新聞處來函」：

受文者：前進廣場雜誌社

主旨：貴刊第七期（民國七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版）第十五頁〈顏尹謨與「劉顏事」〉一文，對叛亂份子黃華刻意加以揄揚，及第四十頁〈逐鹿於美國的台灣人〉一文，內容偏頗不實，極為不妥，應予糾正，嗣後請勿再刊載類似文字，

請查照辦理。

處長 黃老生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時許，《前進廣場》週刊第二十一期，在裝訂廠又

遭警備總部相關人員當場查扣。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來函如下：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函）

受文者：前進廣場週刊

日期：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字號：（72）隆徹字第五二二五號

主旨：《前進廣場》週刊第二十一期內容不妥，依法查禁，請查照。

說明：一、該刊本期部份文稿內容嚴重淆亂視聽，影響民心士氣，挑撥政府與人民情

感，核已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六、七兩款，依同

法第八條之規定，扣押其出版物。

二、請依權責轉知各級學校、圖書館、警察單位、社教機構、各工（礦）廠及

所屬有關單位清查報繳。

總司令 陸軍二級上將 陳守山



《前進廣場》週刊總編輯耿榮水請辭，林正杰代理十八、二十一期的總編輯，並自第二十二期辭社長兼代理總編輯，專心從事議會工作與政治活動。社長由其妻楊祖珺接任，總編輯由其老戰友張富忠接任。《前進廣場》第二十二期於一九八四年一月七日出刊，雜誌社同日即接到台北市政府新聞處來函指出：

《前進廣場》週刊第二十一期刊載〈十大熱門話題〉、〈十大絕配〉、〈台灣人權協會來函照登〉、〈監察權沉淪錄〉等多篇文字內容，醜化政府首長及中央民意代表，以挑撥離間破壞團結，核與貴刊原登記發行旨趣：「闡揚基本國策，鼓勵民心士氣」不符。案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定，違反出版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一、二款，乃予以停刊一年的行政處分。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四日，《前進時代》週刊創刊號（總號四十三）登場，在名譽發行人費希平、發行人蔡仁堅、社長楊祖珺、總編輯張富忠、總主筆汪立峽的帶領下，繼續「前進」！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時，當《前進時代》週刊第七期（總號四十九）在摺

紙廠摺紙時，警備總部有關人員即非法搶走尚未裝訂成冊的內頁四萬餘張。三月八日出刊的《前進時代》第八期（總號五十）亦遭警備總部查扣。理由是：「該刊本期刊載〈蔣經國的頭痛時間〉、〈民國以來十大政治名女人〉等文，其中部份內容蓄意扭曲事實，嚴重淆亂視聽，核已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六款，依同法第八條之規定，扣押其出版物。」

《前進時代》第八期被查扣的同時，雜誌社接獲台北市政府新聞處公文，指出：貴刊第七期刊載〈二二八前夜〉、〈二二八事件始末〉、〈走出二二八的陰影〉、〈心願未了〉、老兵不死——楊逵談二二八〉等多篇文字，其內容極盡挑撥分化之能事，嚴重影響和諧團結，核與貴刊原登記發行旨趣「闡揚基本國策，激勵民心士氣」不符。因此「定期停止發行一年」。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七日《前進世界》週刊創刊號（總號五十一）出刊，除了發行人變更為鄭勝助（曾任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及《進步》雜誌發行人）之外，其他人全部留任。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二日出刊的《前進世界》週刊第九期（總號五十九）於五月九日下午，遭到警備總部文化小組人員在裝訂廠查扣七千餘本。查扣理由還是引用「挑撥分化、淆亂視聽」等含糊理由搪塞。第十期、第十一期亦遭到警備總部查扣的命運。五月二十六

日，台北市政府新聞處又送來一份「停刊一年處分」的禮物。

手中已無雜誌登記證的《前進》系列，只好以前進出版社「每週一書」名義出版，首期於六月二日出版《繃帶下的教育——九十年代的光與影》（總號六十二）；六月九日出版《大黨工的故事》（總號六十三）；六月十六日出版《我當官·你坐牢——大學雜誌一〇八條好漢》（總號六十四）；同時「前進之聲」專欄（總號六十五、六十七、六十八期）也刊登一則〈前進出版社啟事〉：

親愛的訂戶您好：

頃奉台北市政府73、6、6府新一字第24476號函，本社所出版的每週一書，依出版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遭市府扣押，故本社無法寄書給您，深感抱歉。

十數次的查扣，帶給您諸多的不便，也影響到本社的財務，但絕毀不了我們「前進」的心。民主一日不彰，「前進」的腳步亦一日不止。我們決定以前進出版社「每週一書」的方式按期出書，直至民國七十三年八月五日《前進》週刊復刊，在這段期間，礙於出版法有關規定，雜誌無法郵寄給您，否則將在郵局遭警總悉數查扣。為此，麻煩您親駕本社取閱或就近前往書報攤購買，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最後，感謝您一年來的愛護，盼望繼續給我們最大的支持。

順祝 安好！

前進雜誌社 七三、六

「每週一書」於六月二十三日出版《馬上得天下——細說黃埔分合盛衰》（總號六十五）；六月三十日出版《施性忠當選——六四三〇一位法官的判決》（總號六十六）；七月五日出生《張銘傳改判無罪》（總號六十七）；七月十二日出生《大內高手總動員》（總號六十八）；七月十九日出生《掃把內閣——俞內閣的政治迷信與政治責任》（總號六十九）；七月二十六日出生《報業盟主爭奪戰——聯合報、中時公開火拼》（總號七十）；八月二日出生《講總統的下場——文字美麗島的危機》（總號七十一）。

從總號六十八期開始，即將發行人頁取消，改掛編著人；同時在總號七十及七十一期封底頁預告《前進》週刊將於八月五日復刊的消息。

一九八四年八月九日，《前進》週刊首度以第二十期（總號七十二）復刊，以名譽發行人費希平、發行人林正杰、社長楊祖珺、總編輯吳祥輝再次出發。闖蕩至十一月十五日《前進》週刊第三十四期（總號八十六）出刊後，又遭到停刊一年處分。

十一月二十二日，以發行人費希平、社長楊祖珺、總編輯吳祥輝的《向前看》週刊創刊號（總號八十七）出刊，發行至一九八五年一月三日第七期（總號九十三）出版後，因為《前進廣場》週刊停刊一年期滿而暫時休刊。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以創辦人林正杰、名譽發行人費希平、發行人蔡式淵、社長楊祖珺、總編輯吳祥輝為首，《前進廣場》週刊以第二十三期（總號九十四）復刊；一月十七日出版第二十四期（總號九十五），為因應法律訴訟而變動版權頁，以林正杰為所有職務的負責人，強調擔負所有文責；發行人蔡式淵請假由林正杰代理。發行至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八期（總號九十九）出刊後，再遭停刊一年之處分。

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前進時代》週刊第九期（總號一〇〇）首次復刊，發行人蔡仁堅請假，由林正杰代理，林正杰同時掛名社長、總編輯、採訪主任、執行編輯、校對、發行經理、財務經理等。一路跌跌撞撞走到八月二十四日《前進時代》週刊第三十四期（總號一二五）又被迫停刊一年。

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創辦人林正杰、發行人鄭勝助、社長楊祖珺等人再次聚集在《前進世界》週刊旗下，以第十三期（總號一二七）復刊；但九月二十一日，發行至第十五期（總號一二九）亦發表〈休刊詞〉，強調因為「財務壓力」休刊，將改為「報紙型」

發行。

一九八五年十月四日，改成週報的《前進世界》（總號一三〇）正式出刊，但是版面明顯成為林正杰參與台北市議員競選連任的文宣品，發行至十月十六日（總號一三二）之後未再發行。

一九八六年四月，《前進廣場》改為月刊（總號一三三）再度復刊；發行人兼社長蔡式淵、總編輯張富忠、總主筆南民（王杏慶），共發行七期至十月十五日（總號一三九）才告結束。

解除戒嚴後的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前進》週刊在創辦人兼編輯委員會召集林正杰、發行人楊祖珺、總主筆蔡仁堅主持下，出版試刊號（總號一四〇），六月三日以創刊號的形式正式出刊，發行至十一月十六日第二十二期（總號一六二）出刊後，表明完成階段性任務，宣佈休刊。

《前進》系列為奠定「週刊」的發行首例，明確以新聞報導形式的「新聞週刊」自許，有別於以往黨外雜誌以政論為主的編輯方式，明顯改變成為以新聞報導資訊為重心，此風格也影響日後黨外雜誌，並陸續改為「週刊」形式發行。

《前進》系列內容以「報導黨外活動」和「批判國民黨」雙線並重的方式進行。黨外

活動有：黨外運動的反省、路線爭議、選舉報導、黨外人士訪談及介紹，選舉期間配合黨外的宣傳，同時更特別關注「美麗島事件」的政治犯為主的追蹤報導對象。對國民黨的批判有：黨政高層人事調動的內幕、黨政軍特機關和人員的報導、江南案、十信事件等，儘量平衡黨外與國民黨的報導，使之不致失衡。鼓吹台灣意識的文章，除台灣史研究之外，特別強調台灣文學，如介紹作家楊逵、楊青矗等人，並且有系統地介紹台灣文學與台語研究。另外，也刊登有關勞工、原住民與婦女運動的文章，公害、污染對生態環保所造成的危害，教育讀者要有環保觀念，充分呈現黨外運動與社會脈動、民眾結合的特色。





chapter

# 13

# 《自由時代》系列



《自由時代》、《先鋒時代》、《民主時代》、《民主叢刊》、《開拓》、《發展》、《發揚》、《民主天地》、《人權時代》、《公論時代》、《新聞時代》、《全元時代》、《進步時代》、《創新時代》、《創造時代》、《爭鳴時代》、《新潮時代》、《台灣時代》、《捍衛時代》、《寶島時代》、《鄉土時代》、《戰鬥時代》、《獨立時代》

筆者首次與鄭南榕見面是一九八四年三月初，他在友人陪同下南下台中，到我所服務的書報社洽談《自由時代》週刊在中部地區的代理問題，我陪同翁老闖和鄭南榕開誠布公的談及中部地區黨外雜誌的銷售狀況，雙方取得合作共識，愉快的一起聚餐後，才告別。

一九八四年年底，有心以文化事業為終身職業的筆者，在歷經四年的地區書報批發工作，再去嘉義、桃園的書報社短暫幫忙的經驗，深切體認到要更上一層樓，只有到台北投入國內最大的文化市場。決心北上求職後，台北友人介紹我到幾家出版社面試。其中就有天元書報社蘇榮泉（小蘇）和哥哥中蘇引薦我去拜訪鄭南榕，仍然記得當時是要應徵發行

工作，但是鄭南榕在履歷表上寫了「叢書編輯」，就錄用了我。但是當時我的專長是書報發行，對於編輯工作是有興趣而無經驗，遂向鄭南榕懇辭，投入遠流出版公司擔任《柏楊版資治通鑒》行銷企劃的工作。我自己絕對沒有想到，後來從事出版編輯工作的時間遠遠比發行工作的時間更長久，回想起來，不得不佩服鄭南榕在短暫的交談之中，將一個人的優點與長處找出來，而避免用一個人的缺點和短處的才能。

鄭南榕曾描述自己：「我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下決心很慢，一旦下了決心，就很堅定，不會改變。」所以他在台大哲學系可以因為拒絕修習「國父思想」課程，而放棄台大畢業證書。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他在一九八〇年年底投入「黨外」，為美麗島受難家屬周清玉助選；選後，他開始幫《深耕》、《政治家》寫稿；鄭南榕經過幾年觀察，於一九八三年底，決心自己辦雜誌。一九八四年初，他徵詢鄧維楨的意見，鄧介紹他認識李敖。李敖和鄭南榕雙方彼此互敬互諒的情誼，超乎一般人的境界，可說是「英雄惜英雄」吧！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鄭南榕（創辦人兼總經理）、李敖（總監）、林世煜（發行人）、陳水扁（社長）、顏錦福（副社長）的《自由時代》週刊創刊號正式登場，封面人物是李敖，標題是〈李敖：黨外·黨內·性〉；封底則標示「爭取一〇〇%自由」。

他希望黨外至少能發行七份週刊，輪流上市，以打破國民黨對言論自由的控制。發行至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一日）後遭到停刊一年處分，五月二十八日第十二期出刊後停刊（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起一年）。

一九八四年六月四日，《先鋒時代》週刊創刊號接續上市，增列發行人胡慧玲，林世煜改為副社長，其他人不變，第二期（總號十四）後又遭到停刊一年處分（一九八四年六月九日起一年）。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八日，《民主時代》週刊創刊號（總號十五）登場，除發行人由胡慧玲變更為顏錦福，其他人不變。至七月二日發行第三期（總號十七）後再遭停刊一年處分。

七月九日，鄭南榕因為手中已無雜誌登記證，遂發行《民主叢刊》第一集（總號十八），叢刊列鄭南榕（創辦人兼總經理）、李敖（總監）、林世煜（副社長），作為過渡。七月十六日，以葉菊蘭為發行人的《開拓》週刊創刊號（總號十九）出刊，發行至八月十三日第五期（總號二十三）出刊後又遭停刊一年處分。

八月二十日，新增發行人周伯倫、總編輯魏廷昱，其他人不變，《發展》週刊創刊號（總號二十四）出版，發行至十一月五日第十二期（總號三十五），但在十一月四日就被停刊

一年處分。

十一月十二日，張貴木擔任發行人的《發揚》週刊創刊號（總號三十六）登場，發行至十二月三日第四期時，鄭南榕自兼總編輯，至十二月十日第五期總經理由周伯倫出任。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發行第十一期起，為了因應可能到來的文字獄，版權頁強調文責由總編輯鄭南榕負責，因而不詳具作者姓名。雖然在二月十三日接到停刊一年的公文，但是到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第十七期（總號五〇一一）出刊後，才由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起執行停刊一年處分。

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王鎮輝擔任發行人的《民主天地》創刊號（總號五十二）出版，至三月二十五日發行第四期時，陳水扁卸下社長一職，第五期起由顏錦福接任；四月十五日出版第七期後，李敖亦卸下總監一職。四月二十二日發行第八期時，周伯倫辭總經理一職。七月十七日，《自由時代》首次復刊，遂與《民主天地》共推「三日刊」，《自由時代》是週三出刊，《民主天地》是週六出刊。《民主天地》週刊從八月十日第二十四期起，編採人員一律不掛名。《自由時代》週刊從七月十七日首次由第十三期復刊，實施「三日刊」；但因查禁損失擴大，發行至八月二十八日第十九期時暫停「三日刊」同步發行模式，保留由《民主天地》發行。《民主天地》週刊出刊至十一月十一日第三十七期（總號

九十五)時，遭到停刊一年處分。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行人胡慧玲的《先鋒時代》週刊由第三期(總號九十六)首次復刊，發行至一九八六年二月十日第十三、十四期合訂本(總號一〇六、一〇七)，主要因為前有警備總部的掃蕩行動，因而延期一週，二月七日接到停刊一年的通知。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顏錦福擔任發行人的《民主時代》週刊由第四期(總號一〇八)首次復刊，鄭南榕在《民主時代》週刊三月十七日出刊的第七期(總號一一一)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鼓吹動員民眾，於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當天以鳴喇叭、掛綠絲帶等行動來抗議戒嚴。他同時到桃園、台中、高雄、台南、新竹各地舉辦「五一九綠色行動」說明會。後來，五月十二日正式決議於五一九舉行抗議活動，準備由龍山寺遊行到總統府。五月十九日，「五一九綠色行動」正式展開，數百名參與民眾遭到二千名以上的警力包圍在龍山寺內，超過十小時。這是台灣第一次「反戒嚴」的群眾運動。

五月七日，鄭南榕和江蓋世為了響應許信良海外組黨運動，兩人先後登記為台灣島內第一號及第二號「台灣民主黨」黨員。六月二日，《民主時代》週刊第十八期(總號一二二)發刊當日，因為被台北市議員張德銘控告「違反選罷法」，鄭南榕遭到警方拘提，

未審判先入獄，直到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才被判無罪出獄，無辜遭關押二百三十七天。雖然他人在獄中，但週刊仍然按時出版，從不延誤，堪稱「奇蹟」。

《民主時代》出刊至七月十四日第二十四期（總號一二八）後，再遭到停刊一年處分。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發行人葉菊蘭、總編輯林世煜的《開拓時代》週刊創刊號（總號一二九）正式登場，發行至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二十八、二十九期（總號一五六、一五七合訂本），又遭到停刊一年。

一九八七年二月九日，《自由時代》週刊二度復刊（總號一五八），內容為「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專輯」。原來鄭南榕在一月二十四日出獄後，就連絡友人，他和陳永興、李勝雄（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於二月四日發起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全國推動平反二二八遊行、演講活動。四月十八日，鄭南榕在台北市金華國中「反對國安法」演講會上，公開主張：「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同時在《自由時代》週刊四月二十五日出刊（總號一六九）的「時代觀點」社論，以〈我主張台灣獨立〉再度清楚明白的表達他的看法。同年五月十九日，鄭南榕再度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只要解嚴，不要國安法」，數萬群眾齊聚孫文（國父）紀念館，拒馬與蛇籠團團圍攏，與警方對峙十二小時，這一回大夥終於可以自由散步，冒著雨高高興興地繞行孫文紀念館一圈。同年七月十五日，



蔣經國終於宣告「解嚴」，所謂「國家安全法」正式實施，然而民主之路依然坎坷難行。

九月五日，《自由時代》總號一八八期出刊後，又被停刊一年。

九月十二日，發行人胡慧玲的《先鋒時代》週刊以總號一八九期第二度復刊，發行至九月二十六日總號一九一期時，又被停刊一年。

十月三日，發行人張貴木的《發揚時代》以總號一九二期首次復刊，但發行至十月三十一日的總號一九六期後，再次遭到停刊一年。

十一月七日，顏錦福擔任發行人的《民主時代》週刊以總號一九七期第二次復刊，發行二期後，當十一月二十一日總號一九九期出刊後，又被處停刊一年。

發行人葉菊蘭的《開拓時代》週刊在十一月二十八日，以總號二〇〇期第二度復刊，但是只發行四期，就在十二月十九日《開拓時代》總號二〇三期出刊後，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停刊一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以曾台生（作家曾心儀的本名）為發行人、鄭南榕為創辦人兼總編輯的《人權時代》週刊創刊號以總號二〇四期出刊，幸運地由一九八七年跨越到一九八八年，然而出版至一月十六日第四期（總號二〇七）之後，又遭到停刊一年。

接著創辦人兼總編輯鄭南榕及發行人劉會雲的《公論時代》週刊，在一月二十三日首

度以總號二〇八期復刊，孰料竟在一月三十日第二期（總號二〇九期）出刊前一天（一月二十九日）即遭停刊一年。

創辦人兼總編輯鄭南榕的弟弟鄭肇基任發行人的《新聞時代》週刊創刊號，以總號二一〇期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創刊，發行至二月二十七日總號二一三期出刊後，在三月四日起又被處停刊一年。

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創辦人兼總編輯鄭南榕、發行人廖永全的《全元時代》週刊創刊號以總號二一四期出版，可惜的是三月十二日第二期（總號二一五期）發行後，就遭到停刊一年處分。

從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推出《人權時代》，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推出《公論時代》，二月六日推出《新聞時代》，三月五日推出《全元時代》，到三月十九日推出發行人楊清山的《進步時代》週刊創刊號（總號二一六期），存活到四月二十三日第六期（總號二二一期）出刊後，在四月二十七日起又停刊一年。差不多四個月的時間，就有五本雜誌各被停刊一年。

一九八八年四月三十日，創辦人兼總編輯鄭南榕、發行人田永人的《創新時代》週刊，創刊號以總號二二三二期創刊；五月二十一日發行第四期（總號二二五）後，為了因應「五一

○農運事件」，特別推出《五二〇農民血戰街頭二十四小時》號外特刊。五月二十八日，《創新時代》第五期（總號二二六期）出刊後，六月一日起又遭停刊一年。

六月四日，接著出刊的是發行人葉善輝的《創造時代》週刊創刊號（總號二二七）。七月一日，鄭南榕和家人首次赴日本旅遊，再轉往美國拜訪許世楷博士，取得〈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原稿。發行至七月九日的第六期（總號二三二期）之後，七月八日起再遭停刊一年。

七月十六日，再推出發行人邱美緣的《爭鳴時代》週刊創刊號（總號二二三），發行至八月十三日第五期（總號二三七）後，八月十七日起又被停刊一年。

八月二十日，再推出發行人張立明的《新潮時代》週刊創刊號（總號二三八），九月三日第三期（總號二四〇）出刊後，九月九日起即遭停刊一年。

九月十日，以林世煜為發行人的《自由時代》第三次復刊（總號二四一），但是九月十七日第二期（總號二四二）出刊後，隨即在九月二十二日起停刊一年。

接棒打擊的是九月二十四日出版發行人江瑞添的《台灣時代》週刊創刊號（總號二四三），也只發行至十月十五日第四期（總號二四六），十月十九日起停刊一年。

發行人胡慧玲的《先鋒時代》週刊於十月二十二日第三次復刊（總號二四七），發行

至十一月十二日第四期（總號二五〇）之後，十一月十七日起第四次遭停刊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鄭南榕與黃華一起推動「新國家運動」，舉辦四十天環島大遊行。

十一月十九日，發行人廖永全的《全元時代》週刊首度復刊（總號二五一），一週後的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二期（總號二五二）出刊後，十一月二十六日起又遭停刊一年。

十二月三日，以張貴木為發行人的《發揚時代》週刊第二度復刊（總號二五三），十二月十日出刊第二期（總號二五四）時，內容刊載許世楷博士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十二月九日起即被停刊一年。

十二月十七日，發行人顏錦福的《民主時代》週刊第三次復刊（總號二五五），十二月二十四日發行第二期（總號二五六）後，第四次遭停刊一年。

一九八八年的最後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發行人葉菊蘭的《開拓時代》週刊第三度復刊（總號二五七），但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四日起即第四次遭停刊一年。同一天，鄭南榕遭到台北地檢處以「妨害公務」、「妨害自由」等罪名起訴。

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發行人林凌峰的《捍衛時代》週刊創刊號（總號二五八）上市；一月二十一日，鄭南榕收到高檢處「涉嫌叛亂」的傳票。一月二十七日，鄭南榕公開宣佈「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在雜誌社開始部署防禦工事，展開七十一

《時代觀點》展現出鄭南榕的思想。



天的「自囚」生涯。二月四日發行第五、六期合訂本（總號二六二、二六三）之後，自二月十五日起停刊一年。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八日，發行人劉會雲的《公論時代》週刊首次復刊（總號二六四），但在四天後的二月二十二日起第二次被停刊一年。

一週後的二月二十五日，發行人林美挪的《寶島時代》週刊創刊號（總號二六五）才上市三日，就在二月二十八日起被處分停刊一年。

三月四日，創辦人兼總編輯鄭南榕、發行人蔡文旭的《鄉土時代》週刊創刊號（總號二六六）嶄新登場；4月7日早上，國民黨政府派出大批警力到自由時代雜誌社，欲強行拘提鄭南榕，鄭在總編輯室點火自焚，震驚社會各界。《鄉土時代》第七期（總號

二七二)起，由鄭肇基擔任總編輯，並推出「台灣建國烈士鄭南榕紀念專輯」。四月二十三日，《鄉土時代》第八期(總號二七三)出刊當日，即收到四月二十七日起再停刊一年處分。

四月三十日，創辦人鄭南榕、發行人兼總編輯鄭肇基、社長黃華的《新聞時代》週刊首次復刊(總號二七四)，但在五月七日第二期(總號二七五)出刊後，五月十二日再度被停刊一年。從總號二七四期開始至總號三〇二期停刊為止，創辦人鄭南榕、社長黃華、總編輯鄭肇基三人職務完全沒有更換。

五月十四日，發行人楊清山的《進步時代》週刊首次復刊(總號二七六)，內有「告別鄭南榕 震撼總統府」專輯，希望大家「五一九」一起走到總統府送別鄭南榕。五月十九日，五萬人參與鄭南榕送殯遊行，至凱達格蘭大道時，詹益樺在總統府前自焚。五月二十八日出版第三期(總號二七八)後，六月二日起再被停刊一年。

六月三日，發行人林曉霞的《戰鬥時代》週刊創刊號(總號二七九)新上市；六月十日第二期(總號二八〇)再加上副總編輯林乾義、胡慧玲兩人至總號三〇二期休刊為止；六月十七日第三期(總號二八一)出刊後，六月十六日起又被停刊一年。

六月二十四日，發行人田永人的《創新時代》週刊首度復刊(總號二八二)，但是七

月一日第二期（總號二八三）出刊後，七月六日起又再度被停刊一年。

七月八日，發行人林重謨的《獨立時代》週刊創刊號（總號二八四）堂堂上市，至七月二十九日出版第四期（總號二八七）的封面標示「台灣獨立眾望所歸」，八月二日起又停刊一年。

一九八九年八月五日，發行人葉善輝的《創造時代》週刊首次復刊（總號二八八），八月十九日第三期（總號二九〇）出刊後，八月二十一日就第二度被停刊一年。

八月二十六日，發行人邱美緣的《爭鳴時代》週刊首次復刊（總號二九一），但是九月九日第三期（總號二九三）出刊後，當日起第二度被停刊一年。

發行人張立明的《新潮時代》週刊，於九月十六日首度復刊（總號二九四），可惜的是九月二十三日第二期（總號二九五）出刊後，九月二十六日起第二次被停刊一年。

九月三十日，發行人林世煜的《自由時代》週刊第四度復刊（總二九六）；十月七日，葉菊蘭成立競選總部參選年底立法委員選舉。此後，雜誌有較多她參選報導，雜誌的特定公職色彩漸漸濃厚。十月二十八日，復刊第五期（總號三〇〇）出刊後，當日起第五度被停刊一年。

十一月四日，發行人江瑞添的《台灣時代》週刊首度復刊（總號三〇一），隔週的

十一月十一日復刊第二期（總號三〇二），即以「時代向你說謝謝，也向你說再見」發表停刊啟事，指稱自五月以後（鄭南榕自焚是四月七日），已連續六個月虧損，因不堪長期累賠，故自十一月十一日起停刊。

無論如何，那一顆追求民主自由的種子已經播種下去，不管是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自由時代》週刊創刊時？亦或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鄭南榕自焚時？然而黨外人士歷經多年的努力，奉獻青春、財產甚至生命，是否真的讓台灣變得更進步？更民主？或者更自由了？答案無疑是肯定的。但如果以上都是，為何二〇一四年有大學生的「三一八太陽花學運」，二〇一五年又有中學生的「反黑箱課綱」，難道是學生吃飽沒事做？亦或是我們的努力還不夠？尤有甚者，到底又是誰讓馬英九總統，可以如此胡搞瞎搞、任意妄為呢？

台灣究竟要往何處去？當年黨外雜誌時常探討的命題，如今依然是我們必須正視的課題。



chapter

14

# 《新潮流》

## 系列



## 《新潮流》週刊、《新潮流叢刊》、《新社會》

黨外新生代在《深耕》系列雜誌時期，引發了「黨外路線爭論」之後，邱義仁等人一直在思索如何成立一個可以具體落實黨外新生代想法的「團體」。一九八四年初，《深耕》編輯部「總辭」之後，邱義仁、吳乃仁、林濁水等人組織成立「新潮流」，並發行《新潮流》週刊來推動他們的運動觀。

《新潮流》週刊創刊號的發刊詞〈重建新的反對事業〉中，明白表示對黨外運動中，長期以來由公職人員掛帥主導提出反省，並認為：

我們主張：選舉只是民主運動的一個環節，議會路線應與群眾路線相調和，亦即現階段的台灣民主運動必須和吾土吾民做持續不懈、緊密貼切的結合。由此出發去建立更廣泛的社會基礎，去動員更深入多元的社會力量。

「新潮流」這個團體，先將黨外勢力的「派系化」真確落實，其本身就在實踐民主化

機制，並經過內部充分溝通討論而產生對外的一致性行動。

就《新潮流》雜誌而言，是其對外推動理念的重要工具，它以週刊形式發行，也有採取備胎模式，但只發行半年，「辦雜誌」的動力已經大減，這也可能和警備總部大肆查禁與查扣，致使新生代財物大量被消耗有關。後來在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三年曾再出刊，但在社會上已沒有太大影響力，反而是在凝聚內部的共識方面，有其作為溝通平台的效果。



《新潮流》以雜誌推動新生代的理念。

chapter

# 15

# 李敖系列



# 千秋評論叢書、千秋評論號外、萬歲評論叢書

我的黨外青春

222

## 《千秋評論叢書》

李敖在《文星》雜誌嶄露頭角時，我們的年紀還小，當開始在舊書攤買他的「禁書」時，已經是十七、八歲的年紀了，他的文章所散發出來的光與熱，更是鼓舞了一個世代的年輕人。從《傳統下的獨白》開始，雖然花了一些時間才走到《獨白下的傳統》。

說來可笑，李敖本來只想辦一份雜誌，因此他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八日提出《千秋評論》雜誌的執照申請，一個月後獲得雜誌執照許可；但是隨後又被新聞局依《出版法》第十一條：「被處二個月以上之刑在執行中者，不得為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人或編輯人」為由，取消其雜誌執照。李敖就用出版「系列叢書」的方式，為文來表達他的言論自由。

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創刊號《千秋·冤獄·黨》由四季出版社發行，一時洛陽紙貴，馬上遭到查禁處分。從此「每月一書」，害得國民黨每個月都得驚嚇一次，就這樣從第一期《千秋·冤獄·黨》第一篇《被封殺的「千秋評論」》到第二二

# 秀·脫黨·脫黨

李敖千秋評論叢書117



○期《十年·十年·停》的「千秋評論」停刊告白》，剛好走了十年，而李敖也從四十六歲走到五十六歲，留給讀者們的是二二一冊的「千秋評論」，以及由「千秋評論」中結集成書的《孫中山研究》、《蔣介石研究》一、二集、《蔣經國研究》、《國民黨研究》一、二集、《民進黨研究》、《鄭南榕研究》、《冷眼看台灣》等

書。至於「李敖千秋評論叢書」被查禁期數一共有：一、十一、十六、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二、三十四、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三（下）、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一、七十四，共計查禁四十二期。各位看官，至於七十五、一二〇期為何沒有查禁呢？答案很簡單——因為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宣



佈「解嚴」了！而七十四期被查禁四十二本的查禁率約五十七%。

李敖在〈「千秋評論」停刊告白〉引用《紅樓夢》的：

字字看來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尋常。

身為讀者，只能向李敖說聲：謝謝您！

### 《千秋評論號外》

《千秋評論號外》從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第一期，第二期《開槍·鬥牛·蛋》，第三期《雞骨·泡沫·搶》，至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五日第四期《公論·私通·我》，是李敖集結在《深耕》、《政治家》、《民主人》等黨外雜誌發表的文章，編輯成書的作品。

### 《萬歲評論叢書》

《萬歲評論叢書》第一期《萬歲·萬歲·萬萬歲》於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創刊，收集李敖及朋友們的文章而每月出版一期，是以文會友的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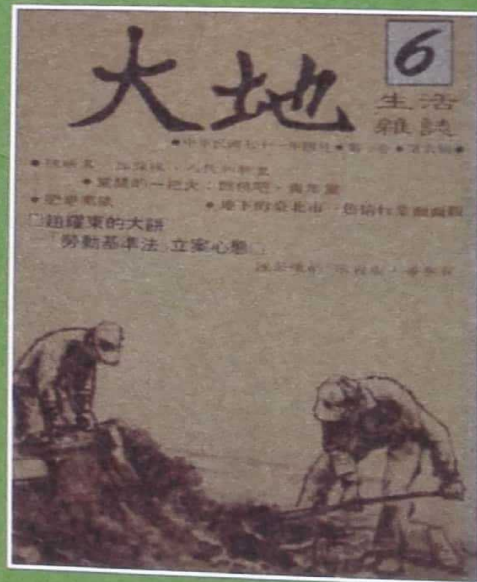
李敖參與的友人（不分先後，以首次出現在叢書中為準）：孟絕子、劉峰松、胡狐、林永豐、何偉康、黃怡、李筱峰、林永智、屠申虹、曾心儀、陳必、洪荒、胡虛一、許以祺、馬戈、崔蓉芝、金一、沈沉、車之鑑、金鐘、范龍言、趙敏、陳平景、包正、史通、李世傑、林山、黃敬安、尚丁、蘇秋鎮、史為鑑、葉遲、木令耆、廖作、李子頌、皇甫之、潘毓剛、李明德、張春男、陳橋、丁穎、台灣客、牧夫、金延湘、張子文、吳也敖、方卡謬、滕建耀、饒福祺、陳錫福、鄧維楨、唐德剛、胡基峻、姜敬寬、天皓、李政一、李烈原、姬周、陳漳生、高埔、龍眠、牟力非、叢甦、金明、張溫鷹、宋永全、舒逸萍、鄒冬雨、陳紹鵬、李惠英、陳聯、黃海霞、林世新、林不知、唐文標、東平、何藝文、吳哲朗、蘇萍、向青、沈涯夫、李昂、王拓、陳炎坤、張義等人，共計有八十五人之多。

發行至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萬歲評論叢書》第四十期《羊頭·羊頭·掛羊頭》出版，李敖以一篇〈掛「千秋」羊頭，賣「萬歲」狗肉〉文章，作為此叢書的告別之作而結束。

chap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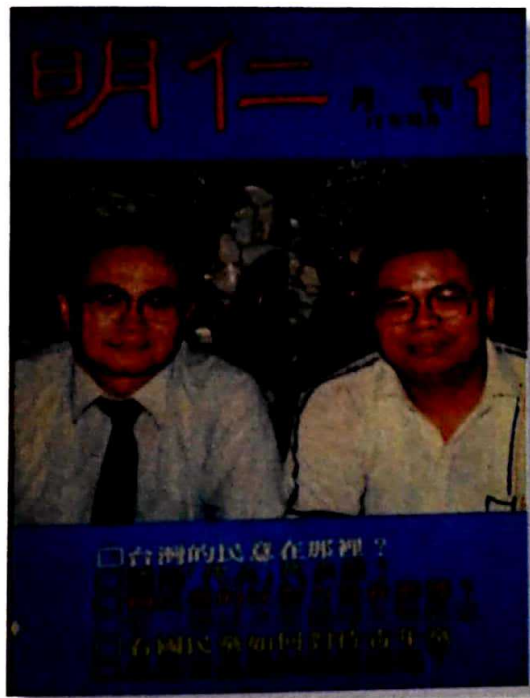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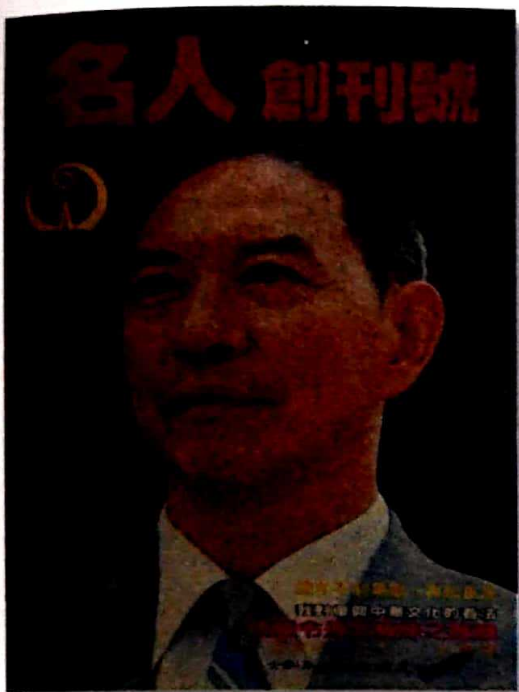
#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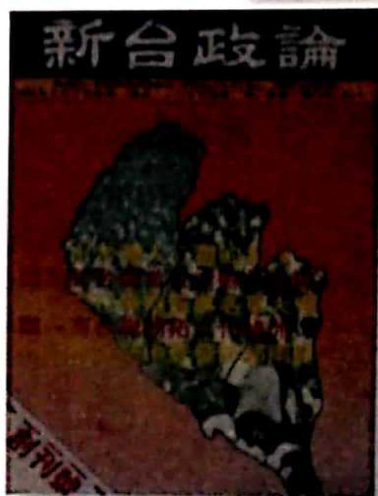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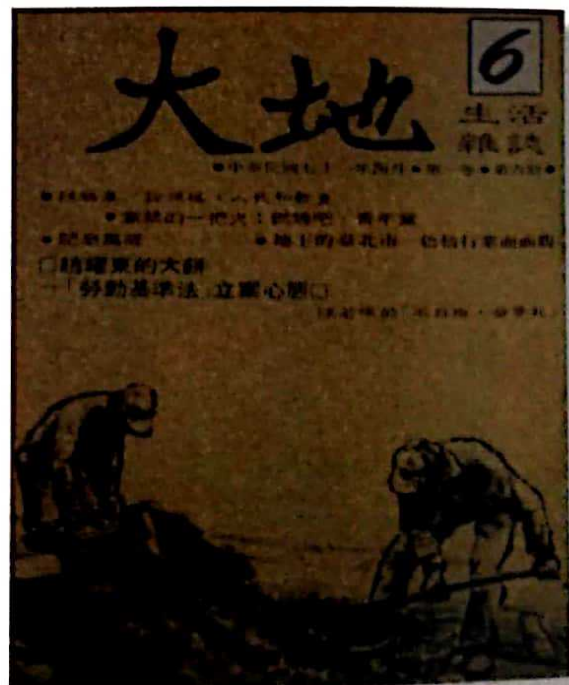
# 其他黨外雜誌



還有一部份的黨外雜誌，例如：王義雄的《海潮》、費希平的《前瞻》、黃煌雄的《開創》、黃順興的《大地生活》及《生活與環境》、謝銘仁的《名人》及《明仁》、鄭臨安的《縱橫》、耿榮水的《薪火》、周伯倫的《新路線》、吳昱輝的《新台政論》等。

在當時，它們也在對抗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被查禁或查扣也是家常便飯，就各自設定的目標，向國民黨提出挑戰，準備雖不成功，但必成仁。看似橫衝直撞，戰術上的失敗，卻也逐漸累積戰略上的成功。





# 尾聲

二次大戰之後，國民黨佔領台灣，蔣氏父子藉「二二八事件」屠殺台灣人精英，完成威權體制的統治。當時的「黨禁」與「報禁」限制人民結社和箝制言論自由。然而在這個嚴密掌控的體制內，為了展示「民主自由」給老美瞧瞧，因此留下了兩個空隙——選舉和辦雜誌，台灣的民主運動就在這狹小細縫中，匍匐前進，尋求生機。

「黨外」一詞被大量運用，是在一九七〇年代黃信介與康寧祥兩位戰後新一代本土政治人物崛起之後，將反國民黨的政治行動帶入新一波「黨外運動時代」，開始集結黨外勢力。此時，「辦雜誌」和「選舉」相互掩護，進入一個全新的「黨外雜誌時代」。

戰後，台灣第一波的反抗論述，是起自於國民黨「反共」體制之內、由中國來台的知識分子與從政人員主導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主張民主、反共、救國立場，建立「公共領域」典範，它的反抗論述及理念，為一九七〇年代後的黨外雜誌所傳承。雖然，《自由中國》半月刊為主的反抗勢力在一九六〇年代初，隨著雷震因組黨行動被國民黨政府以「知匪不報」為藉口，關押雷震而結束。

然而在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文星》和《大學雜誌》傳承了《自由中國》的香火，在國際局勢逐漸轉變下，展開「革新保台」運動，把論述落實到關心具體的政治、文化與社會等問題，並經由新生代的台籍與外省籍知識分子的合作來落實。



一九七〇年後，一個以「本土領導」為主體，凝結出現於《臺灣政論》。《臺灣政論》不但整合反對陣營的老中青三代，更配合選舉活動成為黨外候選人的宣傳工具；其已經具備文宣、動員群眾之功效，將黨外運動由「筆」帶往以「口」為工具的方式對抗國民黨，雜誌的論述除了主張民主與自由之外，亦開始浮現「台灣主體」意識。可以明顯的看到，「辦雜誌」與「選舉」這兩項活動，在《臺灣政論》時期已經巧妙的結合。亦即是選舉時利用民主假期，宣揚理念，進行群眾動員，爭取進入議會，發揮制衡效果；非選舉期，以雜誌的言論空間，突破言論箝制，傳播黨外理念，提供黨外的正確資訊，為選舉做準備，為民主運動蓄積能量。

一九七〇年代末，黨外在《美麗島》時期，主要以雜誌作為「沒有名字的黨」的基礎；一方面積極透過雜誌言論與國民黨作抗衡，另一方面從事群眾與選舉運動。《美麗島》雜誌是黨外運動轉變為以實際運動為主要、言論基礎為輔的關鍵，它不僅挑戰國民黨政治統治基礎，同時也明顯的以台灣主體認同對抗國民黨的意識形態。

如果比較一九八〇年代前後的黨外雜誌在形式與本質上的變化，受到主導者與撰文者之省籍、階層與讀者層級改變，就影響論述內容的質變。一九八〇年代前，由中國來台的體制內知識分子為主，以溫和的諫言、中國式的、反共式論述，撰文給同是知識分子為主

的讀者；一九八〇年代後，轉換成以台灣本土政治、知識分子為主的人撰文，以激烈批判、台灣本土論述，對象是各階層的社會大眾。

一九八〇年代後，黨外雜誌內容不僅延續《美麗島》雜誌的本土路線，以更積極的方式進行反抗運動，同時產生以下幾項特色的變革：

(一) 月刊到週刊形式的轉變。月刊時期，寫作方式與文稿類別、編排，以文字為主、圖片為輔，封面設計保守，可說較為一本正經。週刊時期，減少評論，增加新聞、花絮報導，編排活潑，更配合時事增加封面設計與圖片使用的張力。

(二) 台灣意識表現方式轉變。由含蓄的介紹台灣的風土、人物、歷史、語言，轉換到激烈批評國民黨的中國革命史觀與打破統治神話；口號由「台灣人民自決」到主張「台灣獨立建國」與制定新憲法等。

(三) 由對國是、國民黨的諫言，轉換成挑戰國民黨法統禁忌，甚至出現攻訐的「國民黨學」與呼籲民眾走上街頭，具體的行動實踐，如要求「解嚴」、「五一九綠色行動」等。

(四) 大幅度增加對黨外地方政治人物之介紹，甚至積極推銷黨外。

黨外雜誌出現以前，台灣社會的媒體資源完全被國民黨政府所壟斷，造成台灣社會基層世代的斷裂；僅存由中國來台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自由中國》半月刊採取書生論

政式的反抗，屬於溫和及影響力局限在特定基層，不只動員力低，且力量微薄，無法根植於台灣社會，更容易為國民黨政府所壓制。

直到一九七五年之後，本土反對勢力取代外省籍精英，並在一九八〇年代以黨外雜誌的狂飆，為言論自由開闢園地，各個階層反對運動與民主訴求獲得串聯機會，逐漸從「一個虛幻中國」↓「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台灣」↓「台灣中華民國」，將台灣主體形象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來。

「民主尚未落實，同好仍需努力」，大夥兒在各自工作崗位上努力落實吧！

附錄

## 參考書目

### 一、雜誌

台灣政論／夏潮系列／這一代系列／富堡之聲／八十年代系列／美麗島／春風／鼓聲／政治家系列／長橋／今日府會／進步／深耕系列／關懷／蓬萊島系列／前進系列／新潮流系列／自由時代系列／千秋評論叢書／萬歲評論叢書／千秋評論號外／新生代叢刊／在野雜誌／在野評論／博觀雜誌／博觀評論

### 二、專書

- 1、林正杰、張富忠，《選舉萬歲》，台北，一九七八年。
- 2、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一九八七年。

- 3、李筱峰，《恐龍的傳人》，四季出版公司，一九八一年。
- 4、李筱峰，《叛徒的告白》，四季出版公司，一九八一年。
- 5、李筱峰，《知識份子與政治革新運動》，收入氏著《進出歷史》，稻鄉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 6、進峰編，《康寧祥與民主政治》，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 7、陳世宏、張建隆等編註，《從黨外助選團到黨外總部》，國史館，二〇〇一年。
- 8、楊秀菁、薛化元、李福鐘編註，《新聞自由（一九六一—一九八七）》，國史館，二〇〇〇年。
- 9、薛化元、楊秀菁、林果顯編註，《言論自由（三）》、《言論自由（四）》，國史館，二〇〇四年。
- 10、康寧祥論述、陳政農編撰，《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允晨文化，二〇一三年。
- 11、陶涵著，林登貴譯，《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時報文化，二〇〇〇年。
- 12、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時報文化，一九九九年。
- 13、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

團的發展》，時報文化，一九九九年。

14、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暴力與詩歌——高雄事件與美麗島大審》，時報文化，一九九九年。

15、史為鑑編，《禁》，四季出版公司，一九八一年。

16、包澹寧著，李連江譯，《筆桿裡出民主——論新聞媒介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時報文化，一九九五年。

17、杭之，《邁向美麗島的民間社會》上下二冊，唐山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18、吳哲朗，《黨外的新聞——台灣日報辛酸史》，作者自印，一九七八年。

19、若林正文，《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月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20、張俊宏，《我的沉思與奮鬥》，作者自印，一九七七年。

21、張俊宏，《景涵選集》，作者自印，一九七七年。

22、楊錦麟，《李萬居評傳》，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23、鄭南榕，《時代觀點第一卷》，自行發行，一九八六年。

24、鄭南榕，《時代觀點第二卷》，自由時代，一九八八年。

25、鄭南榕，《時代觀點第三卷》，自由時代，一九八九年。

- 26、謝聰敏，《談景美軍法看守所》，鄭南榕發行，一九八六年。
- 27、江南等，《失敗的悲劇者——蔣介石》，鄭南榕發行，一九八七年。
- 28、鄭牧心，《台灣省議會之變局》，八十年代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 29、鄭牧心，《台灣議會政治四十年》，自立晚報社，一九八七年。
- 30、蔡憲崇，《鑼聲若響——台灣島上的反對黨》，作者自印，一九八三年。
- 31、楊秀菁，《台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稻鄉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 32、江詩菁，《宰制與反抗——中時、聯合兩大報系與黨外雜誌之文化爭奪（一九七五—一九八九）》，稻鄉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 33、深耕雜誌編輯部，《陳文成博士紀念集》，陳庭茂發行，一九八二年。
- 34、張炎憲主編，《民主崛起——一九八〇年代台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一、二集，國史館，二〇〇八年。
- 35、胡慧玲，《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三民主的浪潮》，衛城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十月。



### 三、論文

- 1、林淇養，〈暗夜·黑潮·《美麗島》：台灣「黨外」報業政治傳播的歷史分析〉，收入張炎憲等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民族與國家」論文集〉，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二〇〇一年。
- 2、許瑞浩，〈《臺灣政論》的初步分析——以「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為中心〉，《國史館學術集刊》第二期，二〇〇二年。
- 3、彭琳淞，〈黨外雜誌與台灣民主運動〉，收入胡健國等編，〈二十世紀台灣民主發展——第七屆中華民國國史專題論文集〉，國史館，二〇〇四年。
- 4、張炎憲，〈美麗島事件與台灣民主運動的轉折〉，收入張炎憲等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民族與國家」論文集〉，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二〇〇一年。
- 5、蔡盛琦，〈《深耕雜誌》之研究（一九八一年六月—一九八三年二月）〉，《國史館學術集刊》第十五期。

# 黨外雜誌

## 簡要年表

年	日期		大事記
	月	日	
一九四五	8	15	日本無條件投降，二次大戰結束
	10	25	李萬居創辦《台灣新生報》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陳儀）
一九四六	2	1	《人民導報》創刊（社長宋斐如）
	7	30	《民報》創刊（社長林茂生）
一九四七	2	1	《中外日報》創刊（社長林宗賢）
	2	27	取締私煙，引爆「二二八事件」
	4	22	撤換陳儀，台灣省政府成立（省主席魏道明）
	10	10	《自立晚報》創刊（周莊伯）

一九四八	10 / 25	《公論報》創刊（李萬居）
一九四八	5 / 20	蔣介石出任「中華民國」總統
一九四九	3 / 12	《中央日報》發行台灣版
	5 / 20	省主席陳誠宣布戒嚴
	6 / 15	幣制改革（舊台幣四萬換新台幣一元）
	11 / 20	《自由中國》創刊（胡適、雷震）
	12 / 7	國民黨政權流亡台灣
一九五〇	3 / 1	蔣介石自行宣布「復行視事」
	6 / 25	韓戰爆發，美軍介入台海
	10 / 2	《徵信新聞報》創刊（余紀忠）
	12 / 1	國民黨政府實施報禁、限張政策
一九五一	8 / 11	胡適因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遭軍方干涉，辭《自由中國》發行人
	9 / 16	《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三報合併出刊《聯合版》
一九五四	7 / 26	文藝界發動清除「紅黃黑」文藝三害
	8 / 27	內政部對《中國新聞》等十家雜誌給予停刊處分

一九五七	11 / 7	報界抨擊內政部頒布之九項新聞禁限辦法
一九五七	5 / 24	「劉自然事件」引發反美示威
	6 / 20	《聯合版》更名為《聯合報》
	7 / 16	蔣介石接見新聞業負責人，指示新聞報導準則
	11 / 5	《文星雜誌》創刊（蕭孟能）
一九五八	5 / 15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成立（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
	6 / 20	立法院通過修正《出版法》
一九六〇	9 / 4	雷震被捕，《自由中國》停刊
一九六一	3 / 3	《公論報》遭假扣押處分
一九六三	8月	《中華雜誌》創刊（胡秋原）
一九六四	4 / 1	《台灣文藝》創刊（吳濁流）
	6 / 15	本土派《笠》詩社創刊
	9 / 20	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因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捕判刑
	10 / 25	《台灣日報》創刊（夏曉華）
一九六五	12 / 1	《文星》觸怒當局，出版九十八期後停刊

一九六六 4 / 9 李萬居病逝（生於一九〇一年八月七日）

《文學季刊》（文季）創刊（尉天驄）

一九六七 1 / 11 省府通令各縣市成立文化工作執行小組，取締違法出版品

內政部公布《修正戰時新聞用紙節約辦法》，增為二張半

一九六八 1 / 1 《大學雜誌》創刊（鄧維楨）

柏楊因「大力水手案」被捕，刑十年

陳映真等人因「民主台灣聯盟案」被捕判刑

一九六九 11 / 15 康寧祥當選台北市議員

黃信介、郭國基等當選立委（終身職）

一九七〇 4 / 23 行政院通過《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成為查禁書刊利器

蔣經國在紐約遭黃文雄狙擊，未受傷

雷震坐滿十年冤獄後出獄

一九七一 1 月 《大學雜誌》改組，發表《給蔣經國先生的信》

《台灣時報》創刊（吳基福）

10 / 25 蔣介石政權被趕出聯合國

一九七二	12 / 16	基督長老教會通過〈對國是的建議與聲明〉，主張台灣人有自決的權利
一九七二	1 / 10	雷震發表〈救亡圖存獻議〉，建議國府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等十大政策
	2 / 27	美中簽訂〈上海公報〉
	5 / 26	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全面接班
	9 / 20	日中建交，台灣與日本斷交
	12 / 23	康寧祥當選增額立委
一九七三	1月	《大學雜誌》成員分裂，分別投入國民黨與黨外
	4 / 26	陳鼓應等人遭台大解職，即「台大哲學系事件」
一九七五	4 / 5	蔣介石病死，後蔣經國接任國民黨主席一職
	8月	黃信介、康寧祥創辦《臺灣政論》
	11 / 18	基督長老教會發表〈我們的呼籲〉，主張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要求突破外交困境
一九七五	12 / 20	增額立委選舉，康寧祥當選連任，郭雨新落選
一九七六	2月	《夏潮雜誌》創刊（鄭泰安）

一九七六 10 / 21 最高軍事法庭判決《臺灣政論》刊登觸犯內亂罪等文字，依出版法註

銷雜誌登記

一九七七 3 / 1 《仙人掌月刊》創刊（許長仁）

4月 許信良《風雨之聲》出版，反應劇烈

8 / 16 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提出「人民自決」及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主張

9月 張俊宏主編《這一代》月刊

11 / 19 「中壢事件」導致黨外當選四席縣市長及二十一席台灣省議員

一九七八 3 / 18 林正杰、張富忠合著《選舉萬歲》一書，在裝訂廠被強行查扣

3 / 21 蔣經國當選總統

4 / 1 尉天驄編《台灣鄉土文學討論集》出版

12 / 16 美中宣布建交，蔣經國發布緊急處分令，下令選舉延期

一九七九 1 / 21 警備總部以「涉嫌叛亂」逮捕余登發父子

1 / 22 黨外人士在高雄橋頭、鳳山示威遊行，聲援余氏父子

1 / 24 《夏潮》、《這一代》均被停刊一年

3 / 7	雷震逝世（生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4 / 10	美國總統卡特簽署〈台灣關係法〉
4 / 27	陳婉真、吳哲朗等創辦《潮流》地下刊物
6 / 1	《八十年代》創刊（康寧祥等）
6 / 14	鄧維楨《長橋雜誌》遭停刊一年
8 / 16	《美麗島》雜誌創刊號（黃信介）
8 / 30	《富堡之聲》洪誌良涉嫌「圖為共匪執行統戰陰謀」遭捕，後判刑五年
9 / 8	《美麗島》創刊酒會，遭極右派份子包圍鬧場，稱為「中泰賓館事件」
9 / 14	陳鼓應《鼓聲》出刊，旋遭查禁
10 / 15	自由中國選集之《反對黨問題》一書，出版即遭查禁
10 / 25	《春風》雜誌創刊（王拓）
12 / 10	高雄「美麗島事件」，官方先鎮後暴
12 / 13	警總逮捕美麗島人士，查封雜誌社及各服務處，僅施明德逃脫成功
12 / 15	施明德妻艾琳達遭國府驅逐出境
12 / 20	《八十年代》、《春風》遭停刊一年



一九八〇

1 / 8

施明德在重金懸賞下在台北被捕

2 / 1

《亞洲人》雜誌創刊（司馬文武）

2 / 28

發生「林宅血案」三死一重傷

3 / 31

《亞洲人》出刊二期即遭停刊一年

4 / 18

美麗島軍法大審，黃信介等八人受軍法審判，刑期在2年以上

4 / 24

高俊明牧師因藏匿施明德被捕判刑

7 / 10

《暖流》雜誌甫出刊，即遭停刊一年

9 / 1

黃天福《鐘鼓樓》創刊號仍在印刷裝訂時即被全部查扣

9 / 24

警總查禁林義雄、姚嘉文、張俊宏著作，有《虎落平陽》、《景涵選集》

等

11 / 5

王義雄《海潮》月刊創刊號被查禁

11 / 20

查禁許信良《風雨之聲》等書

12 / 6

美麗島受難家屬周清玉、許榮淑、黃天福分別當選國大及立委

一九八一

1 / 24

鄧維楨《政治家》半月刊創刊

2 / 2

史為鑑編著《禁》出版

11月	9 / 9	8 / 25	4 / 2	3 / 14	1 / 16	1月	10 / 8	6 / 10	4 / 9	10 / 25	9 / 1	7 / 2	6 / 1	4 / 29
施明正《島上愛與死》出版，遭查禁	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成立	李敖《千秋評論號外》，發刊四期	《八十年代》再遭停刊一年	林正杰《前進周刊》試刊號出刊，三月二十八日正式創刊	《政治家》遭停刊一年，《民主人》半月刊接棒	黃天福《鐘鼓鑼》創刊（第十期）	《美麗島受難人共同聲明》傳單遭禁	《深耕》雜誌開始「批康」	林宅血案原址改設「義光教會」	《關懷》月刊創刊（周清玉）	《李敖千秋評論》出刊（一二〇期）	返台探親的陳文成教授遭警總約談，後卻陳屍台大校園（陳文成案）	《深耕》雜誌創刊（主編林世煜）	《進步雜誌》在裝訂廠遭查扣

一九八四 1 / 23 李敖《萬歲評論》叢書出版（一、四十期）

3 / 12 鄭南榕《自由時代》系列創刊

3 / 20 蔣經國連任總統

7 / 5 十家黨外雜誌聯名向立法院國防委員會請願，促請當局明確訂定查禁標準

8 / 15 林義雄、高俊明獲假釋出獄

9 / 2 「黨外公政會」成立（理事長費希平）

10 / 15 作家江南在美國舊金山自宅遭槍殺死亡

11 / 11 美洲《中國時報》宣布停刊

11 / 28 《夏朝論壇》被以「恣意汙衊國家元首」查禁

一九八五 1 / 1 林義雄為母親及雙胞胎女兒舉行葬禮

5 / 7 黨外人士赴立法院、監察院、北市議會，抗議當局非法查扣刊物

6 / 7 《民眾日報》以頭版頭條刊載中國新聞，被以「違反國策，為匪張目」之名，處停刊七日

一九八六 2 / 4 陳菊等十二人獲假釋出獄

5 / 1	吳昱輝《新台政論》半月刊創刊
5 / 19	黨外五一九綠色行動，集結龍山寺抗議戒嚴
5 / 30	蓬萊島案，黃天福等三人均遭判刑八個月
8 / 15	黨外公政會與編聯會在北市中山國小舉行「行憲組黨說明會」
9 / 28	「民主進步黨」成立（主席江鵬堅）
10 / 15	蔣經國宣布即將解除戒嚴
一九八七	
2 / 23	「二二八和平促進會」公開活動
7 / 14	國府宣布七月十五日零時起解除戒嚴
8 / 30	政治犯聯誼會宣揚「台灣獨立」主張
一九八八	
1 / 1	「報禁」解除
1 / 13	蔣經國病逝，李登輝接任總統
1 / 27	李登輝出任國民黨代理主席
5 / 20	農權會至立法院請願，官方強力鎮壓，引爆巷戰，稱「五二〇」事件
5 / 23	《前進月刊》推出試刊號
7 / 8	李登輝當選國民黨主席

8 / 9	「平反雷震案後援會」赴監察院抗議官方非法毀滅雷震回憶錄及雷案 審查不公
8 / 22	作家施明正絕食身亡
12 / 29	吳三連病逝（生於一八九九年十月三日）
1 / 20	立法院三讀通過「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
2 / 26	「二二八和平公義運動」在全國各地展開活動
4 / 7	鄭南榕為維護100%言論自由而自焚
9 / 13	前高雄縣長余登發陳屍自宅
9 / 27	許信良偷渡返台被捕
10 / 16	美麗島受刑人發表聲明，要求重審或特赦
11 / 6	林義雄正式公布〈台灣共和國基本法草案〉
11 / 9	《自由時代》系列於三〇二期後宣布停刊
2 / 2	台獨人士黃華推動「總統民選運動」
3 / 18	大學生於中正紀念堂靜坐，提出「解散國大」等四項要求（野百合學運）
3 / 21	李登輝當選總統

一九九一	
4 / 24	台獨人士成立「新國家聯盟」
5 / 20	李登輝就職，特赦黃信介等九人
6 / 21	大法官二六一號釋憲案，資深中央民代應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終止行使職權
7 / 4	國是會議閉幕，取得「老民代速退」、「總統及省市長民選」等共識
10 / 7	民進黨一〇〇七決議文，主張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10 / 25	江南命案庭外和解，國府當局支付一百五十萬美元之人道慰問金給江南遺孀
11 / 3	英《經濟學人》週刊報導釣魚台事件，指台灣事實上已經獨立
11 / 21	「海峽交流基金會」成立（辜振甫）
1 / 24	李登輝表示贊成一機關兩階段修憲
4 / 17	民進黨發動「四一七」遊行，抗議資深國代修憲
4 / 30	李登輝宣告依國民大會決議，五月一日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公告《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5 / 22	李登輝公布廢止《懲治叛亂條例》

---

一九九二	12 ／ 31
一九九一	3 ／ 13
一九九〇	8 ／ 1
一九八九	1 ／ 11

---

資深中央民代全部退職，四十四年未曾改選的國會告終

國民黨憲改方向重大修正，總統直選採相對多數，任期四年

動員戡亂法令全部廢止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裁撤（成立於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五日）

《出版法》廢止

---

# 我的黨外青春

## 黨外雜誌的故事

作者：廖為民

發行人：廖志峰

責任編輯：楊家興

美術編輯：劉寶榮

法律顧問：邱賢德律師

出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網址：<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ycwh1982@gmail.com](mailto:ycwh1982@gmail.com)

服務電話：(02)2507-2606

傳真專線：(02)2507-4260

劃撥帳號：0554566-1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印刷：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聿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2015年11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350元

ISBN：978-986-5794-48-4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廖為民著.--初版.--

臺北市：允晨文化，2015.11

面：公分.--(生活美學；90)

ISBN 978-986-5794-48-4(平裝)

1.禁書 2.出版品檢查



呈獻在各位讀友面前的是，從一九七五年八月《臺灣政論》創刊號起，經《夏潮》、《這一代》、《富堡之聲》、《長橋》、《八十年代》、《美麗島》，「美麗島事件」後由《進步》、《深耕》系列、《關懷》、《政治家》系列、《千秋評論》、《前進》、《自由時代》系列、《新潮流》等，再受到「民主進步黨」成立、解除戒嚴、開放報禁後，資訊自由傳遞的禁忌消失後，才日漸沒落，最後只能「休刊」的過程。歷代黨外前輩們努力爭取自由、追求民主的艱辛過程，也已成爲「台灣歷史」的一部份，更期待有心人士能再進一步涉入這塊尚待開拓的領域，一棒接一棒爲台灣民主及自由奠下更深遠的根基，成爲我們的生活方式，這是我們的共同願望。

三十幾年前，國民黨對內控制，還當盛時。我們辦黨外雜誌，好像在佔領區打游擊，一站一站快跑前進。採訪、拍照、寫作、編輯、打字、完稿，到了天將光，火速送廠，製版、校訂、調色，上機，印刷、摺紙，裝釘。流水工序一廠傳過一廠，像游擊隊一村行過一村。第二天深夜，打包完成，趁著夜黑風高，堆疊裝車，銜枚疾走，穿街走巷轉上高速公路。漆黑的車廂裡亮著兩只火紅的菸頭，兩個單兵互相掩護，展開縱貫線聯勤大作戰……。為民兄做為一名民間學者型的藏書家，有他身為書商的豐富資源，更在於他有心有情有意，在國民黨的爪牙和網羅當中，搶救福爾摩莎抵抗史料的堅持。

——林世煜

作者是資深的書籍流通和出版業者，平時既廣泛地閱讀，有關遭查禁的各類政論雜誌，全被他蒐羅和保存下來，期號刊別齊全幾無缺漏，在這方面，可說遠遠勝過國家級的史料收藏。最重要的是，他是「在場」的觀察者。他親歷過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陰谷。有了這兩種奇妙的經驗基礎，其展示的歷史圖景自有其特殊的魅力。儘管台灣已經進入二次的政黨輪替，民主的風潮方興未艾，轉型正義做得並不徹底，許多歷史罪惡沒有受到深切批判和清算，便走向看似幸福和平的民主社會，這终究沒能達至歷史創傷的超越與克服，頂多只是內傷外癒罷了。若果如此，它的出版在某種程度上，應該可視為是投向未竟的轉型正義的一束亮光。

——邱振瑞



# 我的外青春

呈獻在各位讀者面前的，從一九七五年八月  
《臺灣政論》創刊號起，經《夏潮》，《這一  
代》，《奮鬥之聲》，《長橋》，《八十年  
代》，《美麗島》，「美麗島事件」後由《進  
步》，《深耕》系列，《關懷》，《治黨》  
系列，《千秋評論》，《前進》，《自由時  
代》系列，《新潮流》等，再受到「民主進步  
黨」成立、解除戒嚴、開放報禁後，資訊自由  
傳遞的禁忌消失後，才日漸沒落，最後只能  
「休刊」的過程。歷代黨外前輩們努力爭取自  
由、追求民主的艱辛過程，也已成爲「台灣歷  
史」的一部份。更期待有心人士能再進一步涉  
入這塊尚待開拓的領域，一棒接一棒爲台灣民  
主及自由奠下更深遠的根基，成爲我們的生  
活方式。這是我們的共同願望。

廖為民

九卷之心

黑夜。搜查。  
禁印。焚焰。

塵埋的記憶，  
激揚的秘辛，

屬於台灣的，

最絢麗的青春物語

作家

林世煜  
邱振瑞

感動推薦